

本议第一

惟始元六年，有诏书使丞相、御史与所举贤良、文学语。问民间所疾苦。

文学对曰：窃闻治人之道，防淫佚之原，广道德之端，抑末利而开仁义，毋示以利，然后教化可兴，而风俗可移也。今郡国有盐、铁、酒榷、均输，与民争利。散敦厚之朴，成贪鄙之化。是以百姓就本者寡，趋末者众。夫文繁则质衰，末盛则本方。末修则民淫，本修则民悫。民悫则财用足，民侈则饥寒生。愿罢盐铁、酒榷、均输，所以进本退末，广利农业，便也。

大夫曰：匈奴背叛不臣，数为寇暴于边鄙。备之则劳中国之士；不备则侵盗不止。先帝哀边人之久患，苦为虏所系获也，故修障塞，飭烽燧，屯戍以备之。边用度不足，故兴盐、铁，设酒榷，置均输，蕃货长财，以佐助边费。今议者欲罢之，内空府库之藏，外乏执备之用，使备塞乘城之士，饥寒于边，将何以贍之？罢之，不便也。

文学曰：孔子曰：“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”故天子不言多少，诸侯不言利害，大夫不言得丧。畜仁义以风之，广德行以怀之。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。故善克者不战，善战者不师，善师者不阵。修之于庙堂，而折冲还师。王者行仁政，无敌于天下，恶用费哉？

大夫曰：匈奴桀黠，擅恣入塞，犯厉中国，杀伐郡县朔方都尉，甚悖逆不轨，宜诛讨之日久矣。陛下垂大惠，哀元元之未贍，不忍暴士大夫于原野。纵难被坚执锐，有北面复匈奴之志，又欲罢盐、铁、均输，扰边用，损武略，无忧边之心，于其义未便也。

文学曰：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。孔子曰：“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”今废道德而任兵革，兴师而伐之，屯戍而备之，暴兵露师以支久长，转输粮食无已，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，百姓劳苦于内。立盐、铁，始张利官以给之，非长策也。故以罢之为便也。

大夫曰：古之立国家者，开本末之途，通有无之用。市朝以一其求，致士民，聚万货，农商工师各得所欲，交易而退。《易》曰：“通其变，使民不倦。”故工不出，则农用乏；商不出，则宝货绝。农用乏，则谷不殖；宝货绝，则财用匱。故盐、铁、均输，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。罢之，不便也。

文学曰：夫导民以德，则民归厚；示民以利，则民俗薄。俗薄则背义而趋利，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。《老子》曰：“贫国若有余。”非多财也，嗜欲众而民躁也。是以王者崇本退末，以礼义防民欲，实菽粟货财。市，商不通无用之物，工不作无用之器。故商所以通郁滞，工所以备器械，非治国之本务也。

大夫曰：《管子》云：“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，器械不备也。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，商工不备也。”陇、蜀之丹漆旄羽，荆、扬之皮革骨象，江南之柎梓竹箭，燕、齐之鱼盐旃裘，兖、豫之漆丝絺纻，养生送终之具也，待商而通，待工而成。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，以通川谷，服牛驾马，以达陵陆；致远穷深，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。是以先帝建铁官以贍农用，开均输以足民财；盐、铁、均输，万民所戴仰而取给者，罢之，不便也。

文学曰：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，工商盛而本业荒也；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，不务民用而淫巧众也。故川原不能实漏卮，山海不能贍

溪壑。是以盘庚萃居，舜藏黄金，高帝禁商贾不得仕宦，所以遏贪鄙之俗而醇至诚之风也。排困市井，防塞利门，而民犹为非也，况上之为利乎？《传》曰：“诸侯好利则大夫鄙，大夫鄙则士贪，士贪则庶人盗。”是开利孔为民罪梯也。

大夫曰：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贡输，往来烦杂，物多苦恶，或不偿其费。故郡国置输官以相给运，而便远方之贡，故曰均输。开委府于京师，以笼货物。贱即买，贵则卖。是以县官不失实，商贾无所贸利，故曰平准。平准则民不失职，均输则民齐劳逸。故平准、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，非开利孔为民罪梯者也。

文学曰：古者之赋税于民也，因其所工，不求所拙。农人纳其获，女工效其功。今释其所有，责其所无。百姓贱卖货物，以便上求。间者，郡国或令民作布絮，吏恣留难，与之为市。吏之所入，非独齐、阿之缣，蜀、汉之布也，亦民间之所为耳。行奸卖平，农民重苦，女工再税，未见输之均也。县官猥发，阖门擅市，则万物并收。万物并收，则物腾跃。腾跃，则商贾侔利。自市，则吏容奸。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，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，未见准之平也。盖古之均输，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，非以为利而贾万物也。

【大意】

始元六年，汉昭帝发出诏书，让丞相、御史大夫和各地推选的贤良、文学讨论、询问民间的疾苦。

文学：治人之道，当宣扬仁义。不要引导他们追求财力。现在，各地都在推行盐铁官营、酒类专卖和均输法，与民争利，这样不当，应该限制工商业，发展农业，才有利于民风的纯朴。

大夫说：匈奴背叛不服，边患不断，不得已要驻军防御敌人，但因边防费用不足，所以必须实行盐铁官营，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，以御外侮。

文学说：善于克敌致胜的人不必去打仗，善于打仗的人不必出动军队。只要修明朝政，就可以使敌人不战而退。圣明的君主施行了仁政，就可以无敌于天下，何必要什么费用呢？

大夫说：匈奴在我边关烧杀掳掠，早该征讨，你们这些人不但不能上阵杀敌，而且企图破坏国家的备战计划，岂有此理！

文学说：古时候崇尚以德服人而鄙视武力征服。况且，实行盐铁官营，以聚财供边防费用，也非长远之计。

大夫说：实行盐铁官营，加快流通，对农业、工商业都有利。

文学说：高明的执政者都重视农业，抑制工商业，用礼仪来防止百姓的贪欲，以充实粮食和货财。

力耕第二

大夫曰：王者塞天财，禁关市，执准守时，以轻重御民。丰年岁登，则储积以备乏绝；凶年恶岁，则行币物；流有余而调不足也。昔禹水汤旱，百姓匱乏，或相假以接衣食。禹以历山之金，汤以庄山之铜，铸币以赎其民，而天下称仁。往者财用不足，战士或不得禄，而山东被灾，齐、赵大饥，赖均输之畜，仓廩之积，战士以奉，饥民以赈。故均输之物，府库之财，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，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。

文学曰：古者，十一而税，泽梁以时入而无禁。黎民咸被南亩而不失其务。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蓄，九年耕有三年之蓄。此禹、汤所以备水旱而安百姓也。草莱不辟，田畴不治，虽擅山海之财，通百末之利，犹不能赡也。是以古者尚力务本而种树繁，躬耕趣时而衣食足，虽累凶年而人不病也。故衣食者民之本，稼穡者民之务也，二者修，则国富而民安也。《诗》云：“百室盈止，妇子宁止”也。

大夫曰：圣贤治家非一宝，富国非一道。昔管仲以权譎霸，而纪氏以强本亡。使治家养生必于农，则舜不甄陶而伊尹不为庖。故善为国者，天下之下我高，天下之轻我重。以末易其本，以虚易其实。今山泽之财，均输之藏，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。汝、汉之金，纤微之贡，所以诱外国而钓胡、羌之宝也。夫中国一端之缁，得匈奴累金之物，而损敌国之用。是以骠驴駝，衔尾入塞，■騊駼马，尽为我畜，■貙狐貉，采旃文罽，充于内府，而璧玉珊瑚琉璃，咸为国之宝。是则外国之物内流，而利不外泄也。异物内流则国用饶，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。《诗》曰：“百室盈止，妇子宁止。”

文学曰：古者，商通物而不豫，工致牢而不伪，故君子耕稼田鱼，其实一也。商则长诈，工则饰骂，内怀■而心不忤，是以薄夫欺而敦夫厚。昔桀女乐充宫室，文绣衣裳，故伊尹高逝游薄，而女乐终废其国。今骠驴之用，不中牛马之功，■貙旃罽，不益绵绵之实。美玉珊瑚出于昆山，珠玑犀象出于桂林，此距汉万有余里。计耕桑之功，资财之费，是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一也，一捐而中万钟之粟也。夫上好珍怪，则淫服下流，贵远方之物，则财货外充。是以王者不珍无用以节其民，不爱奇货以富其国。故理民之道，在于节用尚本，分土井田而已。

大夫曰：自京师东西南北，历山川，经郡国，诸殷富大都，无非街衢五通，商贾之所臻，万物之所殖者。故圣人因天时，智者因地财，上士取诸人，中士劳其形。长沮、桀溺，无百金之积，跖■之徒，无猗顿之富，宛、周、齐、鲁，商遍天下。故乃商贾之富，或累万金，追利乘羨之所致也。富国何必用本农，足民何必井田也？

文学曰：洪水滔天，而有禹之绩，河水泛滥，而有宣房之功。商纣暴虐，而有孟津之谋，天下烦扰，而有乘羨之富。夫上古至治，民朴而贵本，安愉而寡求。当此之时，道路罕行，市朝生草。故耕不强则无以充虚，织不强则无以掩形。虽有凑会之要，陶、宛之术，无所施其巧。自古及今，不施而得报，不劳而有功者，未之有也。

【大意】

力耕，即努力耕种，这是文学一方面的主张。大夫则以“富国何必用本

农，足民何必井田”驳斥之。

大夫认为，国家应该控制自然资源，管理关卡集市，掌握平衡物价的权力。国家积累的财富，一方面用于军费等各项开支，也预防天灾人祸时，用来救济百姓。

要使国家富强，不能只走一条路，发展贸易，互通有无，同样有利于国家。所以，要致富并非只有井田制一条路可走。

文学则认为，古时候鼓励人们从事农业劳动，努力耕种，不误农时，衣食充裕，即使遭到荒年，人们也不害怕。况且，经商务使人变得奢侈，唯利是途。经商靠投机取巧，等于不劳而获。总之，治理百姓的方法，在于让他们节俭重农，用井田制的方法分配土地就行了。

通有第三

大夫曰：燕之涿、蓟，赵之邯郸，魏之温、轵，韩之荥阳，齐之临淄，楚之宛丘，郑之阳翟，三川之二周，富冠海内，皆为天下名都。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，居五都之冲，跨街衢之路也。故物丰者民衍，宅近市者家富。富在术数，不在劳身；利在势居，不在力耕也。

文学曰：荆、扬南有桂林之饶，内有江湖之利，左陵阳之金，右蜀、汉之材，伐木而树谷，燔菜而播粟，火耕而水耨，地广而饶财；然民■窳偷生，好衣甘食，虽白屋草庐，歌讴鼓琴，日给月单，朝歌暮戚。赵、中山带大河，纂四通神衢，当天下之蹊，商贾错于路，诸侯交于道：然民淫好末，侈靡而不务本，田畴不修，男女矜饰，家无斗筲，鸣琴在室。是以楚、赵之民，均贫而寡富。宋、卫、韩、梁好本稼穡，编户齐民，无不家衍人给。故利在自惜，不在势居街衢；富在俭力趣时，不在岁司羽鹄也。

大夫曰：五行，东方木，而丹，章有金铜之山；南方火，而交趾有大海之川；西方金，而蜀、陇有名材之林；北方水，而幽都有积沙之地。此天地所以均有无而通万物也。今吴、越之竹，隋、唐之材，不可胜用，而曹、卫、梁、宋，采棺转尸；江湖之鱼，莱、黄之鲐，不可胜食，而邹、鲁、周、韩，藜藿蔬食。天地之利无不赡，而山海之货无不富也；然百姓匮乏，财用不足，多寡不调，而天下财不散也。

文学曰：古者，采椽不斫，茅茨不翦，衣布褐，饭土飧，铸金为锄，埴埴为器，工不造奇巧，世不宝不可衣食之物。各安其居，乐其俗，甘其食，便其器。是以远方之物不交，而昆山之玉不至。今世俗坏而竞于淫靡，女极纤微，工极技巧，雕素朴而尚珍怪，钻山石而求金银，没深渊求珠玑，设机陷求犀象，张网罗求翡翠，求蛮貉之物以眩中国，徙邛、笮之货致之东海，交万里之财，旷日费功，无益于用。是以褐夫匹妇，劳疲力屈，而衣食不足也。故王者禁溢利，节漏费。溢利禁则反本，漏费节则民用给。是以生无乏资，死无转尸也。

大夫曰：古者，宫室有度，舆服以庸；采椽茅茨，非先王之制也。君子节奢刺俭，俭则固。昔孙叔敖相楚，妻不衣帛，马不秣粟。孔子曰：“不可，大俭极下。”此《蟋蟀》所为作也。《管子》曰：“不饰宫室，则材木不可胜用，不充庖厨，则禽兽不损其寿。无末利，则本业无所出，无黼黻，则女工不施。”故工商梓匠，邦国之用，器械之备也。自古有之，非独于此。弦高贩牛于周，五羖赁车入秦，公输子以规矩，欧冶以熔铸。《语》曰：“百工居肆，以致其事。”农商交易，以利本末。山居泽处，蓬蒿■塉，财物流通，有以均之。是以多者不独衍，少者不独馑。若各居其处，食其食，则是橘柚不鬻，胸膈之盐不出，旃罽不市，而吴、唐之材不用也。

文学曰：孟子云：“不违农时，谷不可胜食。蚕麻以时，布帛不可胜衣也。斧斤以时入，材木不可胜用。田渔地时，鱼肉不可胜食。”若则饰宫室，增台榭，梓匠斫巨为小，以圆为方，上成云气，下成山林，则材木不足用也。男子去本为末，虽雕文刻镂，以象禽兽，穷物穷变，则谷不足食也。妇女饰微治细，以成文章，极伎尽巧，则丝布不足衣也。庖宰烹杀胎卵，煎炙齐和，穷极五味，则鱼肉不足食也。当今世，非患禽兽不损，材木不胜，患僭侈之无穷也；非患无旃罽橘柚，患无狭庐糠糟也。

【大意】

通有，就是通有无的意思。大夫列举大量事实，提出“均有无而通万物”，作为实行均输政策的理论依据，驳斥了文学的“力耕”之说和“远方之物不交”、不和外界往来的闭关自守的保守思想。

大夫说：全国最富裕的地方，都是在大都市，那是因为交通便利，贸易发达的缘故。自然资源本来是很丰富的，只是分布不均，如果能够流通起来，大家都能过上富裕生活，再说，君子节制奢侈，但也讥刺俭约，太俭朴就是简陋。

农业和工商业进行交换，对彼此都有促进作用。

文学则认为：富裕在于努力耕种和爱惜财物，而不在于所居之处是否交通便利。工商业的发展及各地财物的交换，使风俗败坏，生活腐化，皇上应该禁止。

错币第四

大夫曰：交币通施，民事不及，物有所并也。计本量委，民有饥者，谷有所藏也。智者有百人之功，愚者有不更本之事。人君不调，民有相妨之富也。此其所以或储百年之余，或不厌糟糠也。民大富，则不可以禄使也；大强，则不可以罚威也。非散聚均利不齐。故人主积其食，守其用，制其有余，调其不足，禁溢美，厄利涂，然后百姓可家给人足也。

文学曰：古者，贵德而贱利，重义而轻财。三王之时，迭盛迭衰，衰则扶之，倾则定之。是以夏忠、殷敬、周文，庠序之教，恭让之礼，粲然可得而观也。及其后，礼义弛崩，风俗灭息，故自食禄之君子，违于义而竞于财，大小相吞，激转相倾。此所以或储百年之余，或无以充虚蔽形也。古之仕者不穡，田者不渔，抱关击柝，皆有常秩，不得兼利尽物。如此，则愚智同功，不相倾也。《诗》云：“彼有遗秉，此有滞穗，伊寡妇之利。”言不尽物也。

大夫曰：汤、文继衰，汉兴乘弊。一质一文，非苟易常也。俗弊更法，非务变古也，亦所以救失扶衰也。故教与俗改，弊与世易。夏后以玄贝，周人以紫石，后世或金钱刀布。物极而衰，终始之运也。故山泽无征则君臣同利，刀币无禁则奸贞并行。夫臣富则相侈，下专利则相倾也。

文学曰：古者，市朝而无刀币，各以其所有易所无，抱布贸丝而已。后世即有龟贝金钱交施之也，币数变而民滋伪。夫救伪以质，防失以礼。汤、文继衰，革法易化，而殷、周道兴。汉初乘弊，而不改易，畜利变币，欲以反本，是犹以煎止燔，以火止沸也。上好礼则民暗饰，上好货则下死利也。

大夫曰：文帝之时，纵民得铸钱、冶铁、煮盐。吴王擅鄣海泽，邓通专西山。山东奸猾咸聚吴国，秦、雍、汉、蜀因邓氏。吴、邓钱布天下，故有铸钱之禁。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，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，而各务其职，不反本何为？故统一，则民不二也；币由上，则下不疑也。

文学曰：往古，币众财通而民乐。其后，稍去旧币，更行白金龟龙，民多巧新币。币数易而民益疑。于是为天下诸钱，而专命水衡三官作。吏匠侵利，或不中式，故有薄厚轻重。农人不习，物类比之，信故疑新，不知奸贞。商贾以美贸恶，以半易倍。买则失实，卖则失理，其疑或滋益甚。夫铸伪金钱以有法，而钱之善恶无增损于故。择钱则物稽滞，而用人尤被其苦。《春秋》曰：“算不及蛮、夷则不行。”故王者外不鄣海泽以便民用，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。

【大意】

“错”与“铸”同。就是铸币。文学主张民铸，大夫则认为必须官铸。

大夫认为：朝廷储备粮食，掌握货币，限制有余的人调剂不足的人，才不致于贫富悬殊太大。如果货币都集中到少数人手里，那么这些人互相炫耀、互相倾轧的事情就可能发生。所以，只有国家统一发行货币，老百姓才不会发生怀疑，也不会奢望得到不义之财。

文学则认为：古人崇尚道德，鄙视功利，不以得财多为美，所以上上下下都能温饱。而自从货币出现以后，人们为争利而变得越来越虚伪。官方造币，因官吏们偷工减料，出现大小厚薄不同的现象，甚至还掺杂假币，所以容易造成混乱。

禁耕第五

大夫曰：家人有宝器，尚函匣而藏之，况人主之山海乎？夫权利之处，必在深山穷泽之中，非豪民不能通其利。异时盐铁未笼，布衣有胸邴，胸邴人、吴王，皆盐铁初议也。君有吴王专山泽之饶，薄赋其民，赈赡穷乏，以成私威。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。夫不蚤绝其源而忧其末，若决吕梁，沛然，其所伤必多矣。太公曰：“一家害百家，百家害诸侯，诸侯害天下，王法禁之。”今放民于权利，罢盐铁以资暴强，遂其贪心，众邪群聚，私门成党，则强御日以不制，而并兼之徒奸形成也。

文学曰：民人藏于家，诸侯藏于国，天子藏于海内。故民人以垣墙为藏闭，天子以四海为匣匱。天子适诸侯，升至阼阶，诸侯纳管键，执策而听命，示莫为主也。是以王者不畜聚，下藏于民，远浮利，务民之义，义礼立则民化上。若是，虽汤、武生存于世，无所容其虐。工商之事，欧冶之任，何奸之能成？三桓专鲁，六卿分晋，不以盐铁。故权利深者，不在山海，在朝廷；一家害百家，在萧墙，而不在胸邴也。

大夫曰：山海有禁，而民不倾，贵贱有平，而民不疑。县官设衡立准，人从所欲，虽使五尺童子适市，莫之能欺。今罢去之，则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，决市闾巷，高下在口吻，贵贱无常，端坐而民豪，是以养强抑弱而藏于跖也。强养弱抑，则齐民消；若众秽之盛而害五谷。一家害百家，不在胸邴，如何也？

文学曰：山海者，财用之宝路也。铁器者，农夫之死士也。死士用则仇雠灭，仇雠灭则田野辟，田野辟而五谷熟。宝路开则百姓赡而民用给，民用给则国富。国富而教之以礼，则行道有让，而工商不相豫，人怀敦朴以自相接而莫相利。夫秦、楚、燕、齐，土力不同，刚柔异势，巨小之用，居句之宜，党殊俗异，各有所便。县官笼而一之，则铁器失其宜，而农夫失其便。器用不便，则农夫罢于野而草莱不辟。草莱不辟，则民困乏。故盐冶之处，大傲皆依山川，近铁炭，其势咸远而作剧。郡中卒践更者多不勘，责取庸代。县邑或以户口赋铁，而贱其平准。良家以道次发僦运盐铁，烦费，百姓痛苦之。愚窃见一官之伤千里，未睹其在胸邴也。

【大意】

本篇讨论禁止耕者营盐铁之利的问题。

大夫说：如不实行盐铁官营，地方豪富就越发膨胀，最终危及国家的利益。所以国家实行平准法，就是为了避免少数豪富操纵市场物价，使百姓的利益得到保护。

文学说：天下的财富都是天子的，他不用去争夺，而只是分藏在诸侯百官及百姓的手里，他不用追求工商之利，而是注重用礼仪教化百姓。再说，由官方制造农具，农民未必实用，至于转运盐铁，既麻烦又费钱，弄得百姓非常痛苦。

复古第六

大夫曰：故扇水都尉彭祖宁归，言：“盐、铁令品，令品甚明。卒徒衣食县官，作铸铁器，给用甚众，无妨于民。而吏或不良，禁令不行，故民烦苦之。”令意总一盐、铁，非独为利入也，将以建本抑末，离朋党，禁淫侈，绝并兼之路也。古者，名山大泽不以封，为下之专利也。山海之利，广泽之蓄，天地之藏也，皆宜属少府；陛下不私，以属大司农，以佐助百姓。浮食奇民，好欲擅山海之货，以致富业，役利细民，故沮事议者众。铁器兵刃，天下之大用也，非庶众所宜事也。往者，豪强大家，得管山海之利，采铁石鼓铸、煮盐。一家聚众，或至千余人，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。远去乡里，弃坟墓，依倚大家，聚深山穷泽之中，成奸伪之业，遂朋党之权，其轻为非亦大矣。今者，广进贤之途，练择守尉，不待去盐、铁而安民也。

文学曰：扇水都尉所言，当时之权，一切之术也，不可以久行而传世，此非明王所以君国子民之道也。《诗》云：“哀哉为犹，匪先民是程，匪大犹是经，维迓言是听。”此诗人刺不通于王道，而善为权利者。孝武皇帝攘九夷，平百越，师旅数起，粮食不足。故立田官，置钱，入谷射官，救急贍不给。今陛下继大功之勤，养劳倦之民，此用麋鬻之时；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，致利除害，辅明主以仁义，修润洪业之道。明主即位以来，六年于兹，公卿无请减除不急之官，省罢机利之人。人权县太久，民良望于上。陛下宣圣德，昭明光，令郡国贤良、文学之士，乘传诣公车，议五帝、三王之道，《六艺》之风，册陈安危利害之分，指意粲然。今公卿辨议，未有所定。此所谓守小节而遗大体，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。

大夫曰：宇栋之内，燕雀不知天地之高；坎井之蛙，不知江海之大；穷夫负妇，不知国家之虑；负荷之商，不知猗顿之富。先帝计外国之利，料胡、越之兵，兵敌弱而易制，用力少而功大，故因势变以主四夷，地滨山海，以属长城，北略河外，开路匈奴之乡，功未卒。盖文王受命伐崇，作邑于丰，武王继之，载尸以行，破商擒纣，遂成王业。曹沫弃三北之耻，而复侵地；管仲负当世之累，而立霸功。故志大者遗小，用权者离俗。有司思师望之计，遂先帝之业，志在绝胡、貉，擒单于，故未遑扣扃之义，而录拘儒之论。

文学曰：燕雀离巢宇而有鹰隼之忧，坎井之蛙离其居而有蛇鼠之患，况翱翔千仞而游四海乎？其祸必大矣！此李斯所以折翼，而赵高没渊也。闻文、武受命，伐不义以安诸侯大夫，未闻弊诸夏以役夷、狄也。昔秦常举天下之力以事胡、越，竭天下之财以奉其用，然众不能毕；而以百万之师，为一夫之任，此天下共闻也。且数战则民劳，久师则兵弊，此百姓所疾苦，而拘儒之所忧也。

【大意】

复古与反复古的争论，焦点仍在盐铁，但大夫也引证，搞盐铁官营也是古制制定的。

大夫说：施行盐铁官营，不仅仅是为了得些利润，还在于杜绝割据势力、互相兼并的事情发生。要知道，“古者，名山大泽不以封，为天下之专利也”，国家公有的资源，岂容中饱私囊。我们现在应胸怀大志，继承先帝之志，积蓄力量，以防匈奴之入侵，没时间听你们的空谈。

文学说：盐铁官营只是权宜之计，不能长久实行并传之后世，也非圣明治国之道，可以说守小节而失了大体。另外，陷于同匈奴的战争，将给百姓带来痛苦。

非鞅第七

大夫曰：昔商君相秦也，内立法度，严刑罚，饬政教，奸伪无所容。外设百倍之利，收山泽之税，国富民强，器械完饰，蓄积有余。是以征敌伐国，攘地斥境，不赋百姓而师以赡。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，地尽西河而民不苦。盐铁之利，所以佐百姓之急，足军旅之费，务蓄积以备乏绝，所给甚众，有益于国，无害于人。百姓何苦尔，而文学何忧也？

文学曰：昔文帝之时，无盐、铁之利而民富；今有之而百姓困乏，未见利之所利也，而见其害也。且利不从天来，不从地出，一取之民间，谓之百倍，此计之失者也。无异于愚人反裘而负薪，爱其毛，不知其皮尽也。夫李梅实多者，来年为之衰，新谷熟者归谷为之亏。自天地不能两盈，而况于人事乎？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，犹阴阳之不一曜，昼夜之有长短也。商鞅峭法长利，秦人不聊生，相与哭孝公。吴起长兵攻取，楚人搔动，相与泣悼王。其后楚日以危，秦日以弱。故利蓄而怨积，地广而祸构，恶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，地尽西河而民不苦也？今商鞅之册任于内，吴起之兵用于外，行者勤于路，居者匱于室，老母号泣，怨女叹息；文学虽欲无忧，其可得也？

大夫曰：秦任商君，国以富强，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。及二世之时，邪臣擅断，公道不行，诸侯叛弛，宗庙隳亡。《春秋》曰：“未言尔，祭仲亡也。”夫善歌者使人续其声，善作者使人绍其功。椎车之蟬攫，相土之教也。周道之成，周公之力也。虽有裨谌之草创，无子产之润色，有文、武之规矩，而无周、吕之凿柄，则功业不成。今以赵高之亡秦而非商鞅，犹以崇虎乱殷而非伊尹也。

文学曰：善凿者建周而不拔，善基者致高而不蹶。伊尹以尧、舜之道为殷国基，子孙绍位，百代不绝。商鞅以重刑峭法为秦国基，故二世而夺。刑既严峻矣，又作为相坐之法，造诽谤，增肉刑，百姓斋栗，不知所措手足也。赋敛既烦数矣，又外禁山泽之原，内设百倍之利，民无所开说容言。崇利而简义，高力而尚功，非不广壤进地也，然犹人之病水，益水而疾深。知其为秦开帝业，不知其为秦致亡道也。狐刺之凿，虽公输子不能善其柄。畚土之基，虽良匠不能成其高。譬若秋蓬被霜，遇风则零落，虽有子产，如之何？故扁鹊不能肉白骨，微、箕不能存亡国也。

大夫曰：言之非难，行之为难。故贤者处实而效功，亦非徒陈空文而已。昔商君明于开塞之术，假当世之权，为秦致利成业，是以战胜攻取，并近灭远，乘燕、赵，陵齐、楚，诸侯敛衽，西面而向风。其后，蒙恬征胡，斥地千里，逾之河北，若坏朽折腐。何者？商君之遗谋，备饬素修也。故举而有利，动而有功。夫蓄积筹策，国家之所以强也。故弛废而归之民，未睹臣计而涉大道也。

文学曰：商鞅之开塞，非不行也；蒙恬却胡千里，非无功也；威震天下，非不强也；诸侯随风西面，非不从也；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。商鞅以权数亡秦国，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。此二子者，知利而不知害，知进而不知退，故果身死而众败。此所谓恋胸之智，而愚人之计也，夫何大道之有？故曰：“小人先合而后忤，初虽乘马，卒必泣血。”此之谓也。

大夫曰：淑好之人，戚施之所妒也；贤知之士，阉茸之所恶也。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，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。

夫商君起布衣，自魏入秦，期年而相之，革法明教，而秦人大治。故兵

动而地割，兵休而国富。孝公大说，封之於、商之地方五百里。功如丘山，名传后世。世人不能为，是以相与嫉其能而疵其功也。

文学曰：君子进必以道，退不失义，高而勿矜，劳而不伐，位尊而行恭，功大而理顺。故俗不疾其能，而世不妒其业。今商鞅弃道而用权，废德而任力，峭法盛刑，以虐戾为俗，欺旧交以为功，刑公族以立威，无恩于百姓，无信于诸侯，人与之为怨，家与之为仇，虽以获功见封，犹食毒肉愉饱而罹其咎也。苏秦合纵连横，统理六国，业非不大也。桀、纣与尧、舜并称，至今不亡，名非不长也。然非者不足贵。故事不苟多，名不苟传也。

大夫曰：缙素不能自分于缙墨，贤圣不能自理于乱世。是以箕子执囚，比干被刑。伍员相阖闾以霸，夫差有道，流而杀之。乐毅信功于燕昭，而见疑于惠王。人臣尽节以徇名，遭世主之不用。大夫种辅翼越王，为之深谋，卒擒强吴，据有东夷，终赐属镂而死。骄主背恩德，听流说，不计其功故也，岂身之罪哉？

文学曰：比干剖心，子胥鸱夷，非轻犯君以危身，强谏以干名也。惨怛之忠诚，心动于内，忘祸患之发于外，志在匡君救民，故身死而不怨。君子能行是不能御非，虽在刑戮之中，非其罪也。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，子胥死而吴人恨。今秦怨毒商鞅之法，甚于私仇，故孝公卒之日，举国而攻之，东西南北莫可奔走，仰天而叹曰：“嗟夫，为政之弊，至于斯极也！”卒车裂族夷，为天下笑。斯人自杀，非人杀之也。

【大意】

本篇描述会议双方对商鞅变法的评价。文学认为，商鞅使“秦之亡天下”，而大夫则认为商鞅使“秦之王天下”。著者桓宽也是对商鞅持否定态度的，故名“非鞅”。

大夫说：秦之所以国富民强，就是商鞅变法之故。而今，施行盐铁官营，也是为此，可以说于国有利而于民无害。至于秦亡，乃是赵高篡权之故，非商鞅之过。有才能的人踏踏实实地建功立业，而不是只说空话，秦国之所以一举称雄天下，靠的是商鞅能够把握时机，积蓄财富，运筹策划。他所做的都是一般庸人所做不到的，所以他们就一起嫉妒他的才能，对他的功绩吹毛求疵。

文学说：天地间没有两全齐美的事，商鞅变法，虽然财富增多了，而百姓的怨恨也随之加深了。用严峻的法律作为秦朝统治的基础，本身就不牢靠，加之禁止开发国家资源，而收归国有，终于招至灭亡。所以，商鞅只是一个玩弄权术坑国害民的小人。

晁错第八

大夫曰：《春秋》之法，“君亲无将，将而必诛。”故臣罪莫重于弑君，子罪莫重于弑父。日者，淮南、衡山修文学，招四方游士，山东儒、墨咸聚于江、淮之间，讲议集论，著书数十篇。然卒于背义不臣，使谋叛逆，诛及宗族。晁错变法易常，不用制度，迫蹙宗室，侵削诸侯，蕃臣不附，骨肉不亲，吴、楚积怨，斩错东市，以慰三军之士而谢诸侯。斯亦谁杀之乎？

文学曰：孔子不饮盗泉之流，曾子不入胜母之闾。名且恶之，而况为不臣不子乎？是以孔子沐浴而朝，告之哀公。陈文子有马十乘，弃而违之。《传》曰：“君子可贵可贱，可刑可杀，而不可使为乱。”若夫外饰其貌而内无其实，口诵其文而行不犹其道，是盗，固与盗而不容于君子之域。《春秋》不以寡犯众，诛绝之义有所止，不兼怨恶也。故舜之诛，诛鲧；其举，举禹。夫以珣璠之玼而弃其璞；以一人之罪而兼其众，则天下无美宝信士也。晁生言诸侯之地大，富则骄奢，急则合从。故因吴之过而削之会稽，因楚之罪而夺之东海，所以均轻重，分其权，而为万世虑也。弦高诞于秦而信于郑，晁生忠于汉而仇于诸侯。人臣各死其主，为其国用。此解杨之所以厚于晋而薄于荆也。

【大意】

晁错，汉文帝时为太子家令，深得太子信任。刘启（汉景帝）即位后，先被任命为内史，后又迁升为御史大夫，是汉景帝的主要策划人物。他主张削平藩国，奖励农耕，抗击匈奴，坚持了一条拥护中央集权，反对分裂割据的政治路线。后因割据势力的陷害，加之汉景帝的软弱，被斩。本篇大夫和文学对晁错的死各有评说。

大夫说：皇上令晁错变法，改革常规，废除旧制度，自然触犯了诸侯的利益，以吴楚为首的七国诸侯恨之入骨，要求“清君侧”，迫使皇帝将他杀了。

文学说：晁错对汉朝是忠臣，对诸侯却是仇人，人臣各为其主，理当如此。

刺权第九

大夫曰：今夫越之具区，楚之云梦，宋之钜野，齐之孟诸，有国之富而霸王之资也。人君统而守之则强，不禁则亡。齐以其肠胃予人，家强而不制，枝大而折干，以专巨海之富而擅鱼盐之利也。势足以使众，恩足以恤下，是以齐国内倍而外附。权移于臣，政坠于家，公室卑而田宗强。转毂游海者，盖三千乘，失之于本而末不可救。今山川海泽之原，非独云梦、孟诸也。鼓铸煮盐，其势必深居幽谷，而人民所罕至。奸猾交通山海之际，恐生大奸。乘利骄溢，散朴滋伪，则人之贵本者寡。大农盐铁丞咸阳、孔仅等上请：“愿募民自给费，因县官器，煮盐予用，以杜浮伪之路。”由此观之，令意所禁微，有司之虑亦远矣。

文学曰：有司之虑远，而权家之利近，令意所禁微，有僭奢之道著。自利官之设，三业之起，贵人之家云行于涂，毂击于道，攘公法，申私利，跨山泽，擅官市，非特巨海鱼盐也；执国家之柄，以行海内，非特田常之势，陪臣之权也；威重于六卿，富累于陶、卫，舆服僭于王公，宫室溢于制度，并兼列宅，隔绝闾巷，阁道错连，足以游观，凿池曲道，足以骋鹜，临渊钓鱼，放犬走兔，隆豺鼎力，蹋鞠斗鸡，中山素女抚流徽于堂上，鸣鼓巴俞作于堂下，妇女被罗纨，婢妾曳絺纈，子孙连车列骑，田猎出入，毕弋捷健。是以耕者释耒而不勤，百姓冰释而懈怠。何者？己为之而彼取之，僭侈相效，上升而不息，此百姓所以滋伪而罕归本也。

大夫曰：官尊者禄厚，本美者枝茂。故文王德而子孙封，周公相而伯禽富。水广者鱼大，父尊者子贵。《传》曰：“河海润千里。”盛德及四海，况之妻子乎？故夫贵于朝，妻贵于室，富曰苟美，古之道也。《孟子》曰：“王者与人同，而如彼者，居使然也。”居编户之列而望卿相之子孙，是以跛夫之欲及楼季也，无钱而欲千金之宝，不亦虚望哉！

文学曰：禹、稷自布衣，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，若己推而纳之沟中，故起而佐尧，平治水土，教民稼穡。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，岂云食禄以养妻子而已乎？夫食万人之力者，蒙其忧，任其劳。一人失职，一官不治，皆公卿之累也。故君子之仕，行其义，非乐其势也。受禄以润贤，非私某利。见贤不隐，食禄不专，此公叔之所以为文，魏成子所以为贤也。故文王德成而后封子孙，天下不以为党，周公功成而后受封，天下不以为贪。今则不然。亲戚相推，朋党相举，父尊于位，子溢于内，夫贵于朝，妻谒行于外。无周公之德而有其富，无管仲之功而有其侈，故编户跛夫而望疾步也。

【大意】

大夫说：国家统一管理盐铁业，并立法约束，其本意是禁止浮伪，用意精深，主管官吏的考虑是从长远着想的。

官位高的人俸禄就丰厚，这是天公地道；穷人想得到千金财宝，岂非做梦？

文学说：官吏的考虑是很长远，但是有权有势的人都很容易取得私利，从而过分奢侈的行为就更加突出。在这种歪风邪气的影响下，连老百姓也沾染了虚伪的作风，不愿务农了。

受万人供养的人，应该承受大家的忧虑，分担百姓的劳苦。所以君子做

官，是为了推行仁义，而不是贪图官人那种权势。

刺复第十

大夫曰为色矜而心不悻，曰：但居者不知负载之劳，从旁议者与当局者异忧。方今为天下腹居郡，诸侯并臻，中外未然，心憧憧若涉大川，遭风而未薄。是以夙夜思念国家之用，寝而忘寐，饥而忘食，计数不离于前，万事简阅于心。丞史器小，不足与谋，独郁大道。思睹文学，若俟周、邵而望高子。御史案事郡国，察廉举贤才，岁不乏也。今贤良、文学臻者六十余人怀六艺之术，骋意极论，宜若开光发蒙；信任而乖于今，道古而不合于世务，意者不足以知士也？将多饰文诬能以乱实邪？何贤士之难睹也！自千乘倪宽以治《尚书》位冠九卿，及所闻睹选举之士，擢升赞宪甚显，然未见绝伦比，而为县官兴滞立功也。

文学曰：输子之制材木也，正其规矩而凿柄调。师旷之谐五音也，正其六律而宫商调。当世之工匠，不能调其凿柄，则改规矩，不能协声音，则变旧律，是以凿柄刺戾而不合，声音泛越而不和。夫举规矩而知宜，吹律而知变，上也；因循而不作，以俟其人，次也。是以曹丞相日饮醇酒，倪大夫闭口不言。故治大者不可以烦，烦则乱；治小者不可以怠，怠则废。《春秋》曰：“其政恢卓，恢卓可以为卿相。其政察察，察察可以为匹夫。”夫维纲不张，礼义不行，公卿之忧也。案上之文，期会之事，丞、史之任也。《尚书》曰：“俊乂在官，百僚师师，百工惟时，庶尹允谐。”言官得其人，人任其事，故官治而不乱，事起而不废，士守其职，大夫理其位，公卿总要执凡而已。故任能者责成而不劳，任己者事废而无功。桓公之于管仲，耳而目之。故君子劳于求贤，逸于用之，岂云殆哉？昔周公之相也，谦卑而不邻，以劳天下之士，是以俊乂满朝，贤智充门。孔子无爵位，以布衣从才士七十有余人，皆诸侯卿相之人也，况外三公之尊以养天下之士哉？今以公卿之上位，爵禄之美，而不能致士，则未有进贤之道。尧之举舜也，宾而妻之。桓公举管仲也，宾而师之。以天子而妻匹夫，可谓亲贤矣。以诸侯而师匹夫，可谓敬宾矣。是以贤者从之若流，归之不疑。今当世在位者，既无燕昭之下士，《鹿鸣》之乐贤，而行臧文、子椒之意，蔽贤嫉能，自高其智，訾人之才，足己而不问，卑士而不友，以位尚贤，以禄骄士，而求士之用，亦难矣！

大夫繆然不言，盖贤良长叹息焉。

御史进曰：太公相文、武以王天下，管仲相桓公以霸诸侯。故贤者得位，犹龙得水，腾蛇游雾也。公孙丞相以《春秋》说先帝，遽及三公，处周、召之列，据万里之势，为天下准绳，衣不重彩，食不兼味，以先天下，而有益于治。博士褚泰、徐偃等，承明诏，建节驰传，巡省郡国，举孝廉，劝元元，而流俗不改。招举贤良、方正、文学之士，超迁官爵，或至卿大夫，非燕昭之荐士，文王之广贤也？然而未睹功业所成。殆非龙蛇之才，而《鹿鸣》之所乐贤也。

文学曰：冰炭不同器，日月不并明。当公孙弘之时，人主方设谋垂意于四夷，故权谄之谋进，荆、楚之士用。将帅或至封侯食邑，而■获者咸蒙厚赏。是以奋击之士由此兴。其后，干戈不休，军旅相望，甲士糜弊，县官用不足，故设险兴利之臣起，礪溪熊罴之士隐。泾、渭造渠以通漕运，东郭咸阳、孔仅建盐、铁，策诸利，富者买爵贩官，免刑除罪，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，上下兼求，百姓不堪，抗弊而从法，故憎急之臣进，而见知、废格之法起。杜周、咸宜之属，以峻文决理贵，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。其欲据

仁义以道事君者寡，偷合取容者众。独以一公孙弘，如之何？

【大意】

本篇讨论由什么人掌权的问题。刺复，反攻，回击。

大夫说：现在朝政繁多，选拔举荐你们，就是为了能共同策划朝政，谁知你们讲不出什么好道理来，都是不切现实的老一套。

文学说：现在做官的人，不懂得什么叫礼贤下士，相反还埋没、嫉妒有才能的人，自以为聪明。看不起士人，以自己的爵位凌驾于贤者之上，凭借奉禄对士人表示骄傲，而要求士人为己使用，实在困难啊！

大夫沉思不语，贤良长久地叹息。

论儒第十一

御史曰：文学祖述仲尼，称诵其德，以为自古及今，未之有也。然孔子修道鲁、卫之间，教化洙、泗之上，弟子不为变，当世不为治，鲁国之削滋甚。齐宣王褒儒尊学，孟轲、淳于髡之徒，受上大夫之禄，不任职而论国事，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。当此之时，非一公孙弘也。弱燕攻齐，长驱至临淄，湣王遁逃，死于莒而不能救；王建禽于秦，与之俱虏而不能存。若此，儒者之安国尊君，未始有效也。

文学曰：无鞭策，虽造父不能调驯马。无势位，虽舜、禹不能治万民。孔子曰：“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，吾已矣夫！”故轺车良马，无以驰之；圣德仁义，无所施之。齐威、宣之时，显贤进士，国家富强，威行敌国。及湣王，奋二世之余烈，南举楚、淮，北并巨宋，苞十二国，西摧三晋，却强秦，五国宾从，邹、鲁之君，泗上诸侯皆入臣。矜功不休，百姓不堪，诸儒谏不从，各分散，慎到、捷子亡去，田骈如薛，而孙卿适楚。内无良臣，故诸侯合谋而伐之。王建听流说，信反间，用后胜之计，不与诸侯从亲，以亡国，为秦所禽，不亦宜乎？

御史曰：伊尹以割烹事汤，百里以饭牛要穆公，始为苟合，信然与之霸王，如此，何言不从？何道不行？故商君以王道说孝公，不用；即以强国之道，卒以就功，邹子以儒术干世主，不用；即以变化始终之论，卒以显名。故马效千里，不必胡、代；士贵成功，不必文辞。孟轲守旧术，不知世务，故困于梁、宋。孔子能方不能圆，故饥于黎丘。今晚世之儒勤德，时有乏匮，言以为非，因此不行。自周室以来，千有余岁，独有文、武、成、康，如言必参一焉，取所不能及而称之，犹瞽者能言远不能行也。圣人异涂同归，或行或止，其趣一也。商君虽革法改教，志存于强国利民。邹子之作，变化之术，亦归于仁义。祭仲自贬损以行权，时也。故小枉大直，君子为之。今硁硁然守一首，引尾生之意，即晋文之谲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，而管仲蒙耻辱以存亡不足称也。

文学曰：伊尹之干汤，知圣主也。百里之归秦，知明君也。二君之能知霸王，其册素形于己，非暗而以冥冥决事也。孔子曰：“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。”如何其苟合而以成霸王也？君子执德秉义而行，故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孟子曰：“居今之朝，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势，不能一朝居也。”宁穷饥居于陋巷，安能变己而从俗化？阖闾杀僚，公子札去而之延陵，终身不入吴国。鲁公杀子赤，叔弓退而隐处，不食其禄。亏义得尊，枉道取容，效死不为也。闻正道不行，释事而退，未闻枉道以求容也。

御史曰：《论语》：“亲于其身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”有是言而行不足从也。季氏为无道，逐其君，夺其政，而冉求、仲由臣焉。《礼》：“男女不授受，不交爵。”孔子适卫，因嬖臣弥子瑕以见卫夫人，子路不悦。子瑕，佞臣也，夫子因之，非正也。男女不交，孔子见南子，非礼也。礼义由孔氏，且贬道以求容，恶在其释事而退也。

文学曰：天下不平，庶国不宁，明主之忧也。上无天子，下无方伯，天下烦乱，贤圣之忧也。是以尧忧洪水，伊尹忧民，管仲束缚，孔子周流，忧百姓之祸而欲安其危也。是以负鼎俎、囚拘、匍匐以求之。故追亡者趋，拯溺者濡。今民陷沟壑，虽欲无濡，岂得已哉？

御史默不对。

【大意】

御史说：儒生治理国家，巩固王位，从来是没有什么成效的。

文学说：齐国威王、宣王时，重用贤人，国家富强，威震各国。谁知到齐湣王时，他贪功无厌，不断征伐，儒生虽进谏但不被采纳，因此各自走散。齐亡的原因，正是没有良臣的缘故。

御史说：士人贵在做事成功，而不在于能说会道。现在你们这些后世的儒生，努力修治德行，经常碰壁，还说不这样不行。把办不到的事拿出来加以赞扬。有才智的人可以采取不同的途径取得同一的结果，抱着死教条，是什么也办不成的。

文学说：损害礼义而获得尊位，歪曲自己的主张而迎合主子的欢心，至死也不能那样做。

御史说：礼义是由孔子那里宣传出来的，他尚且毁坏道德以求别人的喜悦。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并不是一回事。

文学说：孔子周游列国，都是忧虑百姓遭受祸害想免除他们的危难。援救被水淹的人，自己就一定要下水，现在百姓掉在溪谷中，想要援救他们又想不沾湿，这怎么可能呢？

御史默不出声，不作回答。

忧边第十二

大夫曰：文学言：“天下不平，庶国不宁，明王之忧也。”故王者之于天下，犹一室之中也，有一人不得其所，则谓之不乐。故民流溺而弗救，非惠君也。国家有难而不忧，非忠臣也。夫守节死难者，人臣之职也；衣食饥寒者，慈父之道也。今弟子远劳于外，人主为之夙夜不宁，群臣尽力毕议，册滋国用。故少府丞令请建酒榷，以赡边，给战士，拯救民于难也。为人父兄者，岂可以已乎？内省衣食以恤在外者，犹未足，今又欲罢诸用，减奉边之费，未可为慈父贤兄也。

文学曰：周之季末，天子微弱，诸侯力政，故国君不安，谋臣奔驰。何者？敌国众而社稷危也。今九州同域，天下一统，陛下优游岩廊，览群臣极言至论，内咏雅、颂，外鸣和、銮，纯德粲然，并于唐、虞，功烈流于子孙。夫蛮貊之人，不食之地，何足以烦虑，而有战国之忧哉？若陛下不弃，加以德，施之以惠，北夷必内向，款塞自至，然后以为胡制于外臣，即匈奴没齿，不食其所用矣。大夫曰：圣主思念中国之未宁，北边之未安，使故廷尉评等问人间所疾苦，拯恤贫贱，周赡不足，群臣所宣明王之德，安宇内者，未得其纪，故问诸生。诸生议不干天则入渊，乃欲以闾里之治，而况国家之大事，亦不几矣。发于畎亩，出于穷巷，不知冰水之寒，若醉而新寤，殊不足与言也。

文学曰：夫欲安国富民之道，在于反本，本立而道生。顺天之理，因地之利，即不劳而功成。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，无本以统之，虽竭精神，尽思虑，无益于治。欲安之适足以危之，欲救之适足以败之。夫治乱之端在于本末而已，不至劳其心而道可得也。孔子曰：“不通于论者难于言治，道不同者，不相与谋。”今公卿意有所倚，故文学之言不可用也。

大夫曰：吾闻为人臣者尽忠以顺职，为人子者致孝以承业。君有非，则臣覆盖之。父有非，则子匿逃之。故君薨，臣不变君之政，父没，则子不改父之道也。《春秋》讥毁泉台，为其隳先祖之所为，而扬君父之恶也。今盐、铁、均输，所从来久矣，而欲罢之，得无害先帝之功，而妨圣主之德乎？有司倚于忠孝之路，是道殊而不同于文学之谋也。

文学曰：明者因时而变，知者随世而制。孔子曰：“麻冕，礼也，今也纯，俭，吾从众。”故圣人上贤不离古，顺俗而不偏宜。鲁定公序昭穆，顺祖弥，昭公废卿士，以省事节用，不可谓变祖之所为而改父之道也。二世充大阿房以崇绪，赵高增累秦法以广威，而未可谓忠臣孝子也。

【大意】

大夫说：你们不是宣扬仁爱吗？现在战士们劳累在遥远的边境，国君日夜不安，为解决这个问题，才提出酒类专卖，以使边防兵士不致受冻挨饿。你们怎能否定盐铁官营政策呢？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

文学说：对于南方、北方的落后民族，那些寸草不长的地方，皇上又何必忧虑出现战乱的局面呢？如果施以恩惠，必定前来归服。

大夫说：你们的议论不是谈上天，就是谈入地，脱离实际，竟想用治理一间一里的方法来治理国家大事，这岂不是有点妄想吗？

文学说：要想得到安邦富国之策，在于搞清根本（礼义）与支末的关系，

因为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偏差，所以认为我们的主张没有用处。

大夫说：现在，盐铁官营等政策，由来已久，你们想废除它，能不损害武帝的功绩和昭帝的圣德吗？岂非偏离了忠孝的准则？

文学说：圣人崇尚贤人不和古代的礼节相违背，顺应时俗但不过于迎合时宜。总不能说秦二世继承父业，扩建阿房宫就是孝子吧。

园池第十三

大夫曰：诸侯以国为家，其忧在内。天子以八极为境，其虑在外。故宇小者用菲，功巨者用大。是以县官开园池，总山海，致利以助贡赋，修沟渠，立诸农，广田牧，盛苑囿。太仆、水衡、少府、大农、岁课诸入田牧之利，池■之假，及北边置任田官，以赡诸用，而犹未足。今欲罢之，绝其源，杜其流，上下俱殫，困乏之应也，虽好省事节用，如之何其可也？

文学曰：古者制地足以养民，民足以承其上。千乘之国，百里之地，公侯伯子男，各充其求，赡其欲。秦兼万国之地，有四海之富，而意不赡，非宇小而用菲，嗜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。语曰：“厨有腐肉，国有饥民，厩有肥马，路有■人。”今狗马之养，虫兽之食，岂特腐肉肥马之费哉！无用之官，不急之作，服淫侈之变，无功而衣食县官者众，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。今不减除其本而欲赡其末，设机利，造田畜，与百姓争荐草，与商贾争市利，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国家也。夫男耕女绩，天下之大业也。故古者分地而处之，制田亩而事之。是以业无不食之地，国无乏作之民，今县官之多张苑囿、公田、池泽，公家有鄣假之名，而利归权家。三辅迫近于山、河，地狭人众，四方并凑，粟米薪菜，不能相赡。公田转假，桑榆菜果不殖，地力不尽。愚以为非。先帝之开苑囿池■，可赋归之于民，县官租税而已。假税殊名，其实一也。夫如是，匹夫之力，尽于南亩，匹妇之力，尽力麻枲。田野辟，麻枲治，则上下俱衍，何困乏之有矣？

大夫默然，视其丞相、御史。

【大意】

大夫说：天子以八方远地为界，所担心的是外患。国事繁多，所需财物自然就多，现在兴修水利，发展经营，征缴农业、畜牧业的赋税，也包括园池的赋税，以供给各方面的支出。现在，你们要废除这些制度，造成上至朝廷、下至百姓的财用全部枯竭，你们虽然喜欢少做事情，节约费用，但这怎么能行呢？

文学说：男子耕田，女子织布，这是天下根本大业。我们主张把武帝所开设的园林池塘，分给百姓（指豪民），朝廷只是征税就行了。这样，只是租税和赋税名称不一样而已，国家都可以收得财税。要是这样，男人可以尽力种田，妇女可以尽力纺织，朝廷百姓都富足有余，哪里还会有贫困呢？

大夫默不作声，眼睁睁地看着丞相、御史。

轻重第十四

御史进曰：昔太公封于营丘，辟草莱而居焉。地薄人少，于是通利末之道，极女工之巧。是以邻国交于齐，财畜货殖，世为强国。管仲相桓公，袭先君之业，行轻重之变，南服强楚而霸诸侯。今大夫君修太公、桓、管之术，总一盐、铁，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。是以县官用饶足，民不困乏，本末并利，上下俱足。此筹计之所致，非独耕桑农业也。

文学曰：礼义者，国之基也，而权利者，政之残也。孔子曰：“能以礼让为国乎，何有？”伊尹、太公以百里兴其君，管仲专于桓公，以千乘之齐而不能至于王，其所务非也。故功名隳坏而道不济。当此之时，诸侯莫能以德，而争于公利，故以权相倾。今天下合为一家，利末恶欲行？淫巧恶欲施？大夫君以心计策国用，构诸侯，参以酒榷，咸阳、孔仅增以盐、铁，江充、杨可之等，各以锋锐，言利末之事析秋毫，可为无间矣。非特管仲设九府，徼山海也。然而国家衰耗，城廓空虚。故非崇仁义无以化民，非力本农无以富邦也。

御史曰：水有獮獯而池鱼劳，国有强御而齐民消。故茂林之下无丰草，大块之间无美苗。夫理国之道，除秽锄豪，然后百姓均平，各安其宇。张廷尉论定律令，明法以绳天下，诛奸猾，绝并兼之徒。而强不凌弱，众不暴寡。大夫君运筹策，建国用，笼天下盐，铁诸利，以排富商大贾，买官赎罪，损有余，补不足，以齐黎民。是以兵革东西征伐，赋敛不增而用足。夫损益之事，贤者所睹，非众人之所知也。

文学曰：扁鹊抚息脉而知疾所由生，阳气盛，则损之而调阴，寒气盛，则损之而调阳，是以气脉调和，而邪气无所留矣。夫拙医不知脉理之腠，血气之分，妄刺而无益于疾，伤肌肤而已矣。今欲损有余，补不足，富者愈富，贫者愈贫矣。严法任刑，欲以禁暴止奸，而奸犹不止，意者非扁鹊之用针石，故众人未得其职也。

御史曰：周之建国也，盖千八百诸侯。其后，强吞弱，大兼小，并为六国。六国连兵结难数百年，内拒敌国，外攘四夷。由此观之，兵甲不休，战伐不乏，军旅外奉，仓库内实。今以天下之富，海内之财，百郡之贡，非特齐、鲁之畜，赵魏之库也。计委量入，虽急用之，宜无乏绝之时。顾大农等以术体躬稼，则后稷之烈，军四出而用不继，非天之财少也。用针石，调阴阳，均有无，补不足，亦非也。上大夫君与治粟都尉管领大农事，灸刺稽滞，开利百脉，是以万物流通，而县官富实。当此之时，四方征暴乱，车甲之费，克获之赏，以亿万计，皆贍大司农。此皆扁鹊之力，而盐、铁之福也。

文学曰：边郡山居谷处，阴阳不和，寒冻裂地，冲风飘鹵，沙石凝积，地势无所宜。中国，天地之中，阴阳之际也，日月经其南，斗极出其北，含众和之气，产育庶物。今去而侵边，多斥不毛寒苦之地，是犹弃江皋河滨，而田于岭坂菹泽也。转仓廩之委，飞府库之财，以给边民。中国困于徭赋，边民苦于戍御。力耕不便种桑，无桑麻之利，仰中国丝絮而后衣之，皮裘蒙毛，曾不足盖形，夏不失复，冬不离窟。父子夫妇内藏于专室土圉之中。中外空虚，扁鹊何力？而盐、铁何福也？

【大意】

御史进言道：当年齐国跨入强国行列，就在于他们运用了轻重理论。我们现在统筹盐铁官营、开发山川资源，物资日丰，这也是善于筹划计算的结果，并不是专靠农业所能取得的。

文学说：现下，天下统一合为一家了，还去搞工商业干什么？

御史说：治理国家的方法，首先要肃清奸邪，铲除豪强，这样，百姓才能贫富均平，安居乐业。

文学说：如今要想减损有余的，补助不足的，结果也只能是富的更富，穷的更穷，原因就是没有对症下药。

御史说：国家的经济，应该根据收入，计划支出，就是有紧急的费用，也不会造成困难。

文学说：边地苦寒，不适宜耕种，所有的愿望都是徒劳的。

未通第十五

御史曰：内郡人众，水泉荐草不能相赡，地势温湿，不宜牛马。民跼耒而耕，负檐而行，劳罢而寡功。是以百姓贫苦而衣食不足，老弱负轭于路，而列卿大夫或乘牛车。孝武皇帝平百越以为囿圃，却羌、胡以为苑囿，是以珍怪异物，充于后宫，騊駼、騊駼，实于外厩，匹夫莫不乘坚良，而民间厌橘柚。由此观之，边郡之利亦饶矣。而曰“何福之有？”未通于计也。

文学曰：禹平水土，定九州，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贡献，足以充宫室，供人主之欲。膏壤万里，山川之利，足以富百姓，不待蛮、貊之地，远方之物而用足。闻往者未伐胡、越之时，徭赋省而民富足，温衣饱食，藏新食陈，布帛充用，牛马成群。农夫以马耕载，而民莫不骑乘；当此之时，却走马以粪。其后，师旅数发，戎马不足，牝牡入阵，故驹犊生于战地。六畜不育于家，吾谷不殖于野，民不足于糟糠，何橘柚之所厌？《传》曰：“大军之后，累世不复。”方今郡国，田野有陇而不垦，城廓有宇而不实，边郡何饶之有乎？

御史曰：古者制田百步为亩，民井田而耕，什而籍一。义先公而后己，民臣之职也。先帝哀怜百姓之愁苦，衣食不足，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，率三十而税一，墮民不务田作，饥寒及己，固其理也。其不耕而欲播，不种而欲获，盐、铁又何过乎？

文学曰：什一而籍，民之力也。丰耗美恶，与民共之。民勤，己不独衍；民衍，己不独勤。故曰：“什一者，天下之中正也。”田虽三十，而以顷亩出税，乐岁粒米狼戾而寡取之，凶年饥馑而必求足。加之以口赋更徭之役，率一人之作，中分其功。农夫悉其所得，或假贷而益之。是以百姓疾耕力作，而饥寒遂及己也。筑城者先厚其基而后求其高，畜民者先厚其业而后求其赡。《论语》曰：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乎？”

御史曰：古者，诸侯争强，战国并起，甲兵不休，民旷于田畴，什一而籍，不违其职。今赖陛下神灵，甲兵不动久矣，然则民不齐出于南亩，以口率被垦田而不足，空仓廩击赈贫乏，侵益日甚，是以愈惰而仰利县官也。为斯君者亦病矣，反以身劳民，民犹背恩弃义而远流亡，避匿上公之事。民相仿效，田地日芜，租赋不入，抵忤县官，君虽欲足，谁与之足乎？

文学曰：树木数徙则■，虫兽徙居则坏。故“代马依北风，飞鸟翔故巢”，莫不哀其生。由此观之，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乐流亡也。往者，军阵数起，用度不足，以訾征赋，常取给见民，田家又被其劳，故不齐出于南亩也。大抵逋流皆在大家，吏正畏憚，不敢笞责，刻急细民，细民不堪，流亡远去；中家为之绝出，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；录民数创于恶吏，故相仿效，去尤甚而就少愈者多。《传》曰：“政宽者民死之，政急者父子离。”是以田地日荒，城郭空虚。夫牧民之道，除其所疾，适其所安，安而不扰，使而不劳。是以百姓劝业而乐公赋。若此，则君无赈于民，民无利于上，上下交让，而颂声作。故取而民不厌，役而民不苦。《灵台》之诗，非或使之，民自为之，若斯，则君何不足之有乎？

御史曰：古者，十五入大学，与小役，二十冠而成人，与戎事；五十以上，血脉溢刚，曰艾壮。《诗》曰：“方叔元老，克壮其猷。”故商师若乌，周师若荼。今陛下哀怜百姓，宽力役之政，二十三始傅，五十六而免，所以辅耆壮而息老艾也。丁者治其田里，老者修其唐园，俭力趣时，无饥寒之患。

不治其家而讼县官，亦悖矣。

文学曰：十九年已下为殇，未成人也；二十而冠；三十而娶，可以从戎事；五十已上曰艾老，杖于家，不从力役，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；乡饮酒之礼，耆老异饌，所以优耆耄而明养老也。故老者非肉不饱，非帛不暖，非杖不行。今五十已上至六十，与子孙服挽输，并给徭役，非养老之意也。古有大丧者，君三年不呼其门，通其孝道，遂其哀戚之心也。君子之所重而自尽者，其惟亲之丧乎！今或僵尸，弃衰绌而从戎事，非所以子百姓，顺孝悌之心也。周公抱成王听天下，恩塞海内，泽被四表，矧惟人面，含仁保德，靡不得其所。《诗》云：“夙夜基命宥密。”陛下富于春秋，委任大臣，公卿辅政，政教未均，故庶人议也。

御史默不答也。

【大意】

御史说：当年孝武皇帝平定闽广地区当成菜园子，打平西北地区来作动物园。由此看来，边远郡县的财利也是很富饶的，而你们却不知道策略和计划的重要。

文学说：书上说，大战之后，几代人也恢复不了元气，还谈什么富饶呢？

御史说：懒惰的人不事耕作，挨饿受冻，是理所当然的，而不是盐铁制度的错误。

现在，朝廷对徭役制都做了调整，使成年人耕田种地，老年人管理菜园，适当安排劳力，兼顾不误农时，如果还有人搞不好家业，反而责怪朝廷，那就没道理了。

文学说：现在的徭役问题很多，并不合理。比如守孝的人，按古制当三年满后才能从军。当今皇上年纪很轻，委任大臣、公卿们辅佐国政，政令教化都没有很好安排，所以百姓议论纷纷。

御史默然不回答

地广第十六

大夫曰：王者包含并覆，普爱无私，不为近重施，不为远遗恩。今俱是民也，俱是臣也，安危劳佚不齐，独不当调耶？不念彼而独计此，斯亦好议矣？缘边之民，处寒苦之地，距强胡之难，烽燧一动，有没身之累。故边民百战，而中国恬卧者，以边郡为蔽扞也。《诗》云：“莫非王事，而我独劳。”刺不均也。是以圣王怀四方，独苦，兴师推却胡、越，远寇安灾，散中国肥饶之余，以调边境，边境强则中国安，中国安则晏然无事，何求而不墨也？

文学曰：古者，天子之立于天下之中，县内方不过千里，诸侯列国，不及不食之地，《禹贡》至于五千里；民各供其君，诸侯各保其国，是以百姓的均调，而徭役不劳也。今推胡、越数千里，道路回避，士卒劳罢。故边民有刎颈之祸，而中国有死亡之患，此百姓所以嚣嚣而不默也。夫治国之道，由中及外，自近者始。近者亲附，然后来远；百姓内足，然后恤外。故君臣论或欲田轮台，明主不许，以为先救近务及时本业也。故下诏曰：“当今之务，在于禁苛暴，止擅赋，力本农。”公卿宜承意，请减除不任，以佐百姓之急。今中国弊落不忧，务在边境。意者地广而不耕，多种而不耨，费力而无功。《诗》云：“无田甫田，维莠骄骄。”其斯之谓欤。

大夫曰：汤、武之伐，非好用兵也；周宣王辟国千里，非贪侵也；所以除寇贼而安百姓也。故无功之师，君子不行，无用之地，圣王不贪。先帝举汤、武之师，定三垂之难，一面而制敌，匈奴遁逃，因河山以为防，故去砂石咸鹵不食之地，故割斗辟之县，弃造阳之地以与胡，省曲塞，据河险，守要害，以宽徭役，保士民。由此观之：圣主用心，非务广地以劳众而已矣。

文学曰：秦之用兵，可谓极矣，蒙恬斥境，可谓远矣。今逾蒙恬之塞，立郡县寇虏之地，地弥远而民滋劳。朔方以西，长安以北，新郡之功，外城之费，不可胜计。非徒是也，司马、唐蒙凿西南夷之涂，巴、蜀弊于邛、笮；横海征南夷，楼船戍东越，荆、楚罢于瓠、骆，左将伐朝鲜，开临屯，燕、齐困于秽貉，张骞通殊远，纳无用，府库之藏，流于外国；非特斗辟之费，造阳之役也。由此观之：非人主用心，好事之臣为县官计过也。

大夫曰：挟管仲之智者，非为厮役之使也。怀陶朱之虑者，不居贫困之处。文学能言而不能行，居下而讪上，处贫而非富，大言而不从，高厉而行卑，诽誉訾议，以要名采善于当世。夫禄不过秉握者，不足以言治，家不满檐石者，不足以计事。儒皆贫羸，衣冠不完，安知国家之政，县官之事乎？何斗辟造阳也！

文学曰：夫贱不害智，贫不妨行。颜渊屡空，不为不贤。孔子不容，不为不圣。必将以貌举人，以才进士，则太公终身鼓刀，宁戚不离饭牛矣。古之君子，守道以立名，修身以俟时，不为穷变节，不为贱易志，惟仁之处，惟义之行。临财苟得，见利反义，不义而富，无名而贵，仁者不为也，故曾参、闵子不以其仁易晋、楚之富。伯夷不以其行易诸侯之位，是以齐景公有马千驷，而不能与之争名。孔子曰：“贤哉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于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”故惟仁者能处约、乐，小人富斯暴，贫斯滥矣。杨子曰：“为仁不富，为富不仁。”苟先利而后义，取夺不厌。公卿积亿万，大夫积千金，士积百金，利己并财以聚；百姓寒苦，流离于路，儒独何以完其衣冠也？

【大意】

本章讨论边境守卫问题。

大夫说：边区的军民做为抵抗匈奴的屏障，烽火一起，就有丧命的危险。所以，朝廷施之以恩惠理所当然。边境强大，内地就会安全，整个国家就太平无事。

文学说：治理国家的办法，是由内到外，从近的开始。如今，内地一片衰败不加考虑，却致力于边疆，我们认为那是无用之功。

大夫说：没有功绩的仗，君子不打，没有用处之地，圣王不贪。坚守边疆，实为保卫百姓安全，而非为扩大领土而劳役百姓。

老实说，俸禄不过一把米的人，不配谈论治国之道，家里粮食还不到一担的人没有资格商量国家大事。

文学说：卑贱不会妨害智慧，贫穷不会妨害德行。小人发了财就凶恶残暴，贫穷了就无所不为。有人说“为仁不富，为富不仁”，所以我们这些穷儒生是不会富的。

贫富第十七

大夫曰：余结发束脩，年十三，幸得宿卫，给事辇毂之下，以至卿大夫之位，获禄受赐，六十有余年矣。车马衣服之用，妻子仆养之费，量入为出，俭节以居之，奉禄赏赐，一二筹策之，积浸以致富成业。故分土若一，贤者能守之；分财若一，智者能筹之。夫白圭之度著，子贡之三至千金，岂必赖之民哉？运之六寸，转之息耗，取之贵贱之间耳！

文学曰：古者事业不二，利禄不兼，然后诸业不相远，而贫富不相悬也。夫乘爵禄以谦让者，名不可胜举也；因权势以求利者，人不可胜数也。食湖池，管山海，刍尧者不能与之争泽，商贾不能与之争利。子贡以布衣致之，而孔子非之，况以势位求之者乎？故古者大夫思其仁义以充其位，不为权利以充其私也。

大夫曰：山丘有饶，然后百姓赡焉；河海有润，然后民取足焉。夫寻常之污，不能溉陂泽，丘阜之木，不能成宫室。小不能苞大，少不能赡多。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。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。故善为人者，能自为者也，善治人者，能自治者也。文学不能治内，安能理外乎？

文学曰：行远道者假于车，济江海者因于舟。故贤士之立功成名，因于资而假物者也。公输子能因人主之材木，以构宫室台榭，而不能自为专屋狭庐，材不足也。欧冶能因国君之铜铁，以为金炉大钟，而不能自为壶鼎盘杆，无其用也。君子能因人主之正朝，以和百姓，润众庶，而不能自饶其家，势不便也。故舜耕于历山，恩不及州里，太公屠牛于朝歌，利不及妻子，及其见用，恩流八荒，德溢四海。故舜假之尧，太公因之周，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，不能枉道而假财也。

大夫曰：道悬于天，物布于地，智者以衍，愚者以困。子贡以著积显于诸侯，陶朱公以货殖尊于当世。富者交焉，贫者赡焉。故上自人君，下及布衣之士，莫不戴其德，称其仁。原宪、孔伋，当时被饥寒之患，颜回屡空于穷巷，当此之时，迫于窟穴，拘于缊袍，虽欲假财信奸佞，亦不能也。

文学曰：孔子云：“富而可求，虽执鞭之事，吾亦为之；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。”君子求义，非苟富也。故刺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。君子遭时则富且贵，不遇，退而乐道。不以利累己，故不违义而妄取。隐居修节，不欲妨行，故不毁名而趋势。虽付之以韩、魏之家，非其志，则不居也。富贵不能荣，谤毁不能伤也。故原宪之缊袍，贤于季孙之狐貉，赵宣孟之鱼飧，甘于智伯之刍豢，子思之银佩，美于虞公之垂棘，魏文侯轼段干木之间，非以其有势也；晋文公见韩庆下车而趋，非以其多财，以其富于仁，充于德也。故贵何必财，亦仁义而已矣！

【大意】

大夫说：发家致富靠的是运用心计、盘算盈亏，利用物价的涨落取利，另外也须节俭，量入为出。不一定非得取之于民。

文学说：古代人从不从事两种职业，当官的只想到施行仁义来保住他的官位，不是为了权力来满足他的欲望。

大夫说：善于替别人着想的一定会想到自己，你们连自己都管理不好，又怎么能谈得上治理国家呢？

文学说：君子能够依靠皇上来安宁百姓，造福天下。他们是修身养性而助于先王之道的人，不能求助于钱财。

大夫说：谋利的途径，到处都有，聪明的人善于利用各种因素而富足，愚蠢的人不懂得这些所以贫困。

文学说：不强求富贵，特别是不能因谋利而害及品德。一个尊贵的人，首先是他的“仁义”，何必要有许多钱财。

毁学第十八

大夫曰：夫怀枉而言正，自托于无欲而实不从，此非士之情也？昔李斯与包丘子俱事荀卿，既而李斯入秦，遂取三公，据万乘之权以制海内，功侔伊、望，名巨泰山；而包丘子不免于瓮牖蒿庐，如潦岁之蛙，口非不众也，然卒死于沟壑而已。今内无以养，外无以称，贫贱而好义，虽言仁义，亦不足贵者也。

文学曰：方李斯之相秦也，始皇任之，人臣无二，然而荀卿谓之不食，睹其罹不测之祸也。包丘子饭麻蓬藜，修道白屋之下，乐其志，安之于广厦刍豢，无赫赫之势，亦无戚戚之忧。夫晋献垂棘，非不美也，宫之奇见之而叹，知荀息之图之也。智伯富有三晋，非不盛也，然不知襄子之谋之也。季孙之狐貉，非不丽也，而不知鲁君之患之也。故晋献以宝马钓虞、虢，襄子以城坏诱智伯。故智伯身禽于赵，而虞、虢卒于并晋，以其务得不顾其后，贪土地而利宝马也。孔子曰：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”今之在位者，见利不虞害，贪得不顾耻，以利易身，以财易死。无仁义之德而有富贵之禄，若蹈坎阱，食于悬门之下，此李斯之所以伏五刑也。南方有鸟名鹓，非竹实不食，非醴泉不饮，飞过泰山，泰山之鸱俛啄腐鼠，仰见鹓而吓。今公卿以其富贵笑儒者，为之常行，得无若泰山鸱吓鹓乎？

大夫曰：学者所以防固辞，礼者所以文鄙行也。故学以辅德，礼以文质。言思可道，行思可乐。恶言不出于口，邪行不及于己。动作应礼，从容中道。故礼以行之，孙以出之。是以终日言，无口过；终身行，无冤尤。今人主张官立朝以治民，疏爵分禄以褒贤，而曰“悬门腐鼠”，何辞之鄙背而悖于所闻也。

文学曰：圣主设官以授任，能者处之；分禄以任贤，能者受之。义贵无高，义取无多。故舜受尧之天下，太公不避周之三公；苟非其人，簞食豆羹犹为赖民也。故德薄而位高，力小而任重，鲜不及矣。夫泰山鸱啄腐鼠于穷泽幽谷之中，非有害于人也。今之有司，盗主财而食之于刑法之旁，不知机之是发，又以吓人，其患恶得若泰山之鸱乎？

大夫曰：司马子言：“天下穰穰，皆为利往。”赵女不择丑好，郑姬不择远近，商人不愧耻辱，戎士不爱死力，士不在亲，事君不避其难，皆为利禄也。儒、墨、内贪外矜，往来游说，栖栖然亦未为得也。故尊荣者士之愿也，富贵者士之期也。方李斯在荀卿之门，闾茸与之齐轸，及其奋翼高举，龙升骥骖，过九轶二，翱翔万仞，鸿鹄华骝且同侣，况跛牂燕雀之属乎！席天下之权，御宇内之众，后车百乘，食禄万钟，而拘儒布褐不完，糟糠不饱，非甘菽藿而卑广厦，亦不能得已。虽欲吓人，其何已哉！

文学曰：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，贤士徇名，贪夫死利。李斯贪其所欲，致其所恶。孙叔敖见于未萌，三去相而不悔，非乐卑贱而恶重禄也，虑患远而避害谨也。夫郊祭之牛，养食暮年，衣之文绣，以入庙堂，太宰执其鸾刀，以后其毛；方此之时，愿任重而上峻坂，不可得也。商鞅困于彭池，吴起之伏王尸，愿被布褐而处穷鄙之蒿庐，不可得也。李斯相秦，席天下之势，志小万乘；及其囚于囹圄，车裂于云阳之市，亦愿负薪入东门，行上蔡曲街径，不可得也。苏秦、吴起以权势自杀，商鞅、李斯以尊重自灭，皆贪禄慕荣以没其身，从车百乘，曾不足以载其祸也！

【大意】

毁学是李斯提出来的，他建议秦始皇不准收藏和传播儒书。秦始皇随即“焚书”，后来，儒生们站出来反对，这才发生“坑儒”事件。

大夫说：满嘴仁义道德，其实并非没有私欲。从前李斯和包丘子都在荀况门下学习，后来李斯在秦国任相，建立了比泰山还高的功名。而包丘子却贫困潦倒，终于死在水沟里。

文学说：现在为政的只顾争名图利而不考虑后果，没有仁义道德而享受俸禄的人难逃厄运，这就是李斯为什么具五刑而死的原因。今天，你们以自己的富贵来耻笑儒生，本来是你们一贯的作法。

大夫说：你们把朝廷制定的俸禄等级及奖励办法，说成是“悬门腐鼠”，怎么这样粗野而又违背道理呢？

文学说：皇上设官位授职于人，只要胜任，则享受俸禄理所当然。如果无能之辈官居要职，必然祸及其他。

大夫说：或求名，或求利，世人无不如此。你们衣衫不整、糠菜吃不饱，不得已而已，并非你们甘心这样。

文学说：贤能之士以身殉名，贪财的人为利而死。孙叔敖预见到未来，三次被免丞相并不懊悔，不是他喜欢做一个下等人而讨厌俸禄，是他从长远考虑，为避恶果而谨慎从事。商鞅、李斯为了功名利位而自取灭亡，虽然随从的车子有百辆之多，但是还不够装载他们的祸患啊！

褒贤第十九

大夫曰：伯夷以廉饥，尾生以信死。由小器而亏大体，匹夫匹妇之为谅也，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。何功名之有？苏秦、张仪，智足以强国，勇足以威敌，一怒而诸侯惧，安居而天下息。万乘之主，莫不屈体卑辞，重币请交，此所谓天下名士也。夫智不足与谋，而权不能举当世，民斯为下也。今举亡而为有，虚而为盈，布衣穿履，深念徐行，若有遗亡，非立功成名之士，而亦未免于世俗也。

文学曰：苏秦以从显于赵，张仪以横任于秦，方此之时，非不尊贵也，然智士随而忧之，知夫不以道进者必不以道退，不以义得者必不以义亡。季、孟之权，三桓之富，不可及也，孔子为之曰“微”。为人臣，权均于君，富侔于国者，亡。故其位弥高而罪弥重，禄滋厚而罪滋多。夫行者先全己而后求名，仕者先辟害而后求禄。故香饵非不美也，龟龙闻而深藏，鸾凤见而高逝者，知其害身也。夫为乌鹄鱼鳖，食香饵而后狂飞奔走，逊头屈■，无益于死。今有司盗秉国法，进不顾罪，卒然有急，然后车驰人趋，无益于死。所盗不足偿于臧获，妻子奔亡无处所，身在深牢，莫知恤视。方此之时，何暇得以笑乎？

大夫曰：文学高行，矫然若不可卷；盛节絜言，皦然若不可涅。然戍卒陈胜释挽辂，首为叛逆，自立张楚，素非有回、由处士之行，宰相列臣之位也。奋于大泽，不过旬月，而齐、鲁儒墨缙绅之徒，肆其长衣，——长衣，容衣也。——负孔氏之礼器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委质为臣。孔甲为涉博士，卒俱死陈，为天下大笑，深藏高逝者固若是也。

文学曰：周室衰，礼义坏，不能统理天下，诸侯交争相灭亡，并为六国，兵革不休，民不得宁息。秦以虎狼之心，蚕食诸侯，并吞战国以为郡县，伐能矜功，自以为过尧、舜而羞与之同。弃仁义而尚刑罚，以为今时不师于文而决于武。赵高治狱于内，蒙恬用兵于外，百姓愁苦，同心而患秦。陈王赫然奋爪牙为天下首事，道虽凶而儒墨或干之者，以为无王久矣，道拥遏不得行，自孔子以至于兹，而秦复重禁之，故发愤于陈王也。孔子曰：“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！”庶几成汤、文、武之功，为百姓除残去贼，岂贪禄位哉？

大夫曰：文学言行虽有伯夷之廉，不及柳下惠之贞，不过高瞻下视，絜言污行，觴酒豆肉，迁延相让，辞小取大，鸡廉狼吞。赵綰、王臧之等，以儒术擢为上卿，而有奸利残忍之心。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，窃权重，欺绐宗室，受诸侯之贿。卒皆诛死。东方朔自称辩略，消坚释石，当世无双；然省其私行，狂夫不忍为！况无东方朔之口，其余无可观者也？

文学曰：志善者忘恶，谨小者致大。俎豆之间足以观礼，闺门之内足以论行。夫服古之服，诵古之道，舍此而为非者，鲜矣。故君子时然后言，义然后取，不以道得之不居也。满而不溢，泰而不骄。故袁盎亲于景帝，秣马不过一驷；公孙弘即三公之位，家不过十乘；东方朔说听言行于武帝，而不骄溢；主父见困厄之日久矣，疾在位者不好道而富且贵，莫知恤士也，于是取饶衍之余以周穷士之急，非为私家之业也。当世嚣嚣，非患儒之鸡廉，患在位者之虎饱鸱咽，于求览无所子遗耳。

【大意】

大夫说：因为小器量而损伤大体，小节小信，死在山沟里也没人知道，有什么功名呢？智谋足以使国家强盛，勇气足以威震敌国，如苏秦、张仪才称得上贤人。

文学说：苏秦、张仪在当时的确很尊贵，但那种不以道义取得的尊贵，是不会有合于道义的结果的。

大夫说：文学们的品行似乎很高贵，不可曲，也不可污。但当陈胜揭竿而起的时候，却有很多人跑去委身为臣。这就是你们所说的远去高飞吗？

文学说：秦王搞的那一套已怨声载道，陈胜揭竿而起虽有失王道，但毕竟为墨家、儒家弟子发泄对秦始皇的不满创造了机会，难道是贪图俸禄吗？

大夫说：文学们话虽说得漂亮，行为却很肮脏，不过是对上逢迎，对下鄙视罢了。

文学说：君子是该说话的时候才说，合乎义的时候才取，违背道义得到的东西是不要的。

相刺第二十

大夫曰：古者经井田，制廛里，丈夫治其田畴，女子治其麻枲，无旷地，无游人。故非商工不得食于利末，非良农不得食于收获，非执政不得食于官爵。今儒者释耒耜而学不验之语，旷日弥久，而无益于治，往来浮游，不耕而食，不蚕而衣，巧伪良民，以夺农妨政，此亦当世之所患也。

文学曰：禹感洪水，身亲其劳，泽行路宿，过门不入。当此之时，簪堕不掇，冠挂不顾，而暇耕乎。孔子曰：“诗人疾之不能默、丘疾之不能伏。”是以东西南北七十说而不用，然后退而修王道，作《春秋》，垂之万载之后，天下折中焉。岂与匹夫匹妇耕织同哉！传曰：“君子当时不动，而民无观也。”故非君子莫治小人，非小人无以养君子。不当耕织为匹夫匹妇也。君子耕而不学，则乱之道也。

大夫曰：文学言治尚于唐、虞，言义高于秋天，有华言矣，未见其实也。昔鲁穆公之时，公仪为相，子思、子柳为之卿，然北削于齐，以泅为境，南畏楚人，西宾秦国。孟轲居梁，兵折于齐，上将军死而太子虏，西败于秦，地夺壤削，亡河内、河外。夫仲尼之门，七十子之徒，去父母，捐家室，负荷而随孔子，不耕而学，乱乃愈滋。故玉屑满筐，不为有宝；诗书负笈，不为有道。要在安国家，利人民，不苟繁文众辞而已。

文学曰：虞不用百里奚之谋而灭，秦穆用之以至霸焉。夫不用贤则亡，而不削何可得乎？孟子适梁，惠王问利，答以仁义。趣舍不合，是以不用而去，怀宝而无语。故有粟不食，无益于饥；睹贤不用，无益于削。纣之时，内有微、箕二子，外有胶鬲、棘子，故期不能存。夫言而不用，谏而不听，虽贤，恶得有益于治也？

大夫曰：橘柚生于江南，而民皆甘之于口，味同也；好音生于郑、卫，而人皆乐之于耳，声同也。越人子臧、戎人由余，待译而后通，而并显齐、秦，人之心于善恶同也。故曾子倚山而吟，山鸟下翔；师旷鼓琴，百兽率舞。未有善而不合，诚而不应者也。意未诚与？何故言而不见从，行而不合也？

文学曰：扁鹊不能治不受针药之疾，贤圣不能正不食谏诤之君。故桀有关龙逢而夏亡，纣有三仁而商灭，故不患无由余、子臧之论，患无桓、穆之听耳。是以孔子东西无所遇，屈原放逐于楚国也。故曰：“直道而事人，焉往而不三黜？枉道而事人，何必去父母之邦。”此所以言而不见从，行而不得合者也。

大夫曰：歌者不期于利声，而贵在中节；论者不期于丽辞，而务在事实。善声而不知转，未可为能歌也；善言而不知变，未可谓能说也。持规而非矩，执准而非绳，通一孔，晓一理，而不知权衡，以所不睹不信人，若蝉之不知雪，坚据古文以应当世，犹辰参之错，胶柱而调瑟，固而难合矣。孔子所以不用于世，而孟轲见贱于诸侯也。

文学曰：日月之光，而盲者不能见，雷电之声，而聋人不能闻。夫为不知音者言，若语于暗聋，可特蝉之不知重雪耶？夫以伊尹之智、太公之贤，而不能开辞于桀、纣，非说者非，听者过也。是以荆和抱璞而泣血，曰：“按得良工而剖之？”屈原行吟泽畔，曰：“安得皋陶而察之？”夫人君莫不欲求贤以自辅，任能以治国，然牵于流说，惑于道谀，是以贤圣蔽掩，则谗佞用事，以此亡国破家，而贤士饥于岩穴也。昔赵高有过人之志，而居万人之位，是以倾覆秦国而祸殃其宗。尽失其瑟，何胶柱之调也。

大夫曰：所谓文学高第者，智略能明先王之术，而姿质足以履行其道。故居则为人师，用则为世法。今文学言治则称尧、舜，道行则言孔、墨，授之政则不达，怀古道而不能行，言直而行枉，道是而情非，衣冠有以殊于乡曲，而实无以异于凡人。诸生所谓中直者，遭时蒙幸，备数适然耳。殆非明举所谓，固未可与论治也。

文学曰：天设三光以照记，天子立公卿以明治。故曰：公卿者，四海之表仪，神化之丹青也。上有辅明主之任，下有遂圣化之事。和阴阳，调四时，安众庶，育群生，使百姓辑睦，无怨思之色，四夷顺德，无叛逆之忧。此公卿之职，而贤者之所务也。若伊尹、周、召三公之才，太颠、闳夭九卿之人。文学不中圣主之时举，今之执政，亦未能称盛德也。

大夫不说，作色，不应也。

文学曰：朝无忠臣者政暗，大夫无直士者位危。任座正言君之过，文侯改言行，称为贤君。袁盎面刺绦侯之骄矜，卒得其庆。故触死亡以干主之过者，忠臣也，犯严颜以匡公卿之失者，直士也。鄙人不能巷言面违。方今人谷之教令，张而不施，食禄多非其人，以妨农商工，市井之利，未归于民，民望不塞也。且夫帝王之道，多堕坏而不修，《诗》云：“济济多士”。意者诚任用其计，苟非陈虚言而已。

【大意】

这篇是大夫和文学互相讽刺的记录。

大夫说：古时候没有游手好闲的人。现在，你们这些儒生，不耕而食，不蚕而衣，除了说些空话以外无所作为，这是当今社会的祸患。

文学说：没有君子就没有人治理老百姓，没有老百姓就不能供养君子，君子当然不能去耕田织布，否则天下就乱了。

大夫说：文学们自以为治国之道非常高明，须使国家安定、百姓安居乐业才行，说大话、空话无益。

文学说：国家治理的好坏，关键在于君王能否采纳贤人的意见，不听取规劝，纵有贤人，也无补于治国之道。

大夫说：好的东西没有不被人接受的，所以，你们的建议被拒绝，大概其诚意很值得怀疑吧。

文学说：夏商的灭亡说明了一个道理，贤人圣人也不能纠正不接受规劝的国君的过失。

大夫说：顽固地死抱着古书上的道理不放，不懂得全面比较衡量，这就是孔子当时不被任用，而孟轲被诸侯所看不起的原因。

文学说：君主本来也想得到贤人辅助以治理好国家，然而由于受到流言蜚语的牵制，被阿谀奉承所迷惑，所以，贤能的人被排斥，而惯于巧言陷媚的人却当了权，造成国亡家破。

大夫说：你们这些人穿戴虽然不同于老百姓，但行为却和凡人没有什么两样，恐怕不是皇帝所要选拔的优秀人才，只是滥竽充数罢了文学说：身为公卿的人应该是天下效法的表率，能感化人的榜样。如果说我们不符合圣主的选拔标准，那么你们这些公卿也未必称得上道德高尚吧。

大夫很不高兴，脸变了颜色，不作回答。

文学说：朝廷没有忠臣，政治就会黑暗，大夫身边没有正直之士，地位

就会危险。

殊路第二十一

大夫曰：七十子躬受圣人之术，有名列于孔子之门，皆诸侯卿相之才，可南面者数人云。政事者冉有、季路，言语宰我、子贡。宰我秉事，有宠于齐，田常作难，道不行，身死庭中，简公杀于檀台。子路仕卫，孔悝作乱，不能救君出亡，身蒞于卫；子贡、子皋遁逃，不能死其难。食人之禄不能更，处人尊官不能存，何其厚于己而薄于君哉？同门共业，自以为知古今之义，明君臣之礼。或死或亡，二三子殊路，何道之悖也？

文学曰：宋殇公知孔父之贤而不早任，故身死。鲁庄知季有之贤，授之政晚而国乱。卫君近佞远贤，子路居蒲，孔悝为政。简公不听宰我而漏其谋。是以二君身被放杀，而祸及忠臣。二子者有事而不与其谋，故可以死，可以生，去止其义一也。晏婴不死崔、庆之难，不可谓不义。微子去殷之乱，可谓不仁乎？

大夫曰：至美素璞，物莫能饰也。至贤保真，伪文莫能增也。故金玉不琢，美珠不画。今仲由、冉求无檀栢之材，隋、和之璞，而强文之，譬若雕朽木而砺鋸刀，饰嫫母，画土人也。被以五色，斐然成章，及遭行潦流波，则沮矣。夫重怀古道，枕藉诗书，危不能安，乱不能治，卹里逐鸡，鸡亦无党也。

文学曰：非学无以治身，非礼无以辅德。和氏之璞，天下之美宝也，待■诸之工而后明。毛嫱，天下之姣人也，待香泽脂粉而后容。周公，天下之至圣人也，待贤师学问而后通。今齐世庸士之人，不好学问，专以己之愚而荷负巨任，若无楫舳济江海而遭大风，漂没于百仞之渊，东流无崖之川，安得沮而止乎？

大夫曰：性有刚柔，形有好恶。圣人能因而不能改。孔子外变二三子之服，而不能革其心。故子路解长剑，去危冠，屈节于夫子之门，然摄齐师友，行行尔，鄙心犹存。宰予昼寝，欲损三年之丧。孔子曰：“粪土之墙，不可朽也”，“若由不得其死然。”故内无其质而外学其文，虽有贤师良友，若画脂镂冰，费日损功。故良师不能饰戚施，香泽不能化嫫母也。

文学曰：西子蒙以不洁，鄙夫掩鼻；恶人盛饰，可以亲祀上帝。使二子不涉圣人之门，不免为穷夫，安得卿大夫之名？故砥所以致于刃，学所以尽其才也。孔子曰：“觚不觚，觚哉，觚哉！”故人事加则为宗庙器，否则斯养之爨材。干、越之铤不厉，匹夫贱之；工人施巧，人主服而朝也。夫丑者自以为姣，故饰；愚者自以为知，故不学。观笑在己而不自知，不好用人，自是之过也。

【大意】

殊路：就是不同道路的意思，本篇讨论孔门弟子所走的道路问题。

大夫说：孔丘的门人中，有一些从政的。他们自以为通晓古今治国之道，懂得君臣礼节。结果却是死的死、逃的逃，他们走的道路各不相同，为什么都违背了孔丘的治国之道呢？

文学说：孔丘弟子们的从政道路各不相同，遭遇都各有原因，但并未背离仁义道德。

大夫说：美好的东西不用雕饰，不好的东西虽经多方修饰，但终有败露

的时候。你们称颂古代的治国之道，搬弄诗书，国家危亡时不能使之平安，出了乱子不能治理。所以如何修饰也是徒劳的。

文学说：如今世上那些庸俗之人，愚蠢而又武断，根本没有见识，可悲的是他们却官居要位。

大夫说：没有好的本质，而只学些外表的东西，虽然有贤师良友，也是浪费时间，徒劳无功。

文学说：学习是为了发挥才能，铜铁经过加工铸成宝剑，才成有用之物。

讼贤第二十二

大夫曰：刚者折，柔者卷。故季由以强梁死，宰我以柔弱杀。使二子不学，未必不得其死。何者？矜己而伐能，小知而巨牧，欲人之从己，不能以己从人，莫视而自见，莫贾而自贵，此其所以身杀死而终菹醢也。未见其为宗庙器，睹其为世戮也。当此之时，东流亦安之乎？

文学曰：骥骥之挽盐车，垂头于太行之坂，屠者持刀而睨之。太公之穷困，负贩于朝歌也，蓬头相聚而笑之。当此之时，非无远■骏才也，非文王、伯乐莫知之贾也。子路、宰我生不逢伯乐之举，而遇狂屠，故君子伤之。若“由不得其死然”，“天其祝予”矣。孔父累华督之难，不可谓不义。仇牧涉宋万之祸，不可谓不贤也。

大夫曰：今之学者，无太公之能，骥骥之才，有以蜂虿介毒而自害也。东海成颢、河东胡建是也。二子者以术蒙举，起卒伍，为县令。独非自是，无与合同。引之不来，推之不往，狂狷不逊，伎害不恭，刻轹公主，侵陵大臣。知其不可而强行之，欲以干名。所由不轨，果没其身。未睹功业所至而见东观之殃，身得重罪，不得以寿终。狡而以为知，讦而以为直，不逊以为勇，其遭难，故亦宜也。

文学曰：二公怀精白之心，行忠正之道，直己以事上，竭力以徇公，奉法推理，不避强御，不阿所亲，不贵妻子之养，不顾私家之业。然卒不能免于嫉妒之人，为众枉所排也。其所以累不测之刑而功不遂也。夫公族不正则法令不行，股肱不正则奸邪兴起。赵奢行之平原，范雎行之穰侯，二国治而两家全。故君过而臣正，上非而下讥，大臣正，县令何有？不反诸己而行非于人，执政之大失也。夫屈原之沉渊，遭子椒之谮也；管子得行其道，鲍叔之力也。今不睹鲍叔之力，而见汨罗之祸，虽欲以寿终，无其能得乎？

【大意】

大夫说：本来智慧浅薄，却想得到重用，只求别人服从自己的道理，不能使自己服从别人，这就是宰我、子路被杀的原因。

文学说：子路、宰我没有遇到伯乐那样的人，而遇到的是疯狂的屠夫，所以被杀了。

遵道第二十三

大夫曰：御史！

御史未应。

谓丞相史曰：文学结发学语，服膺不舍，辞若循环，转若陶钧。文繁如春华，无效如抱风。饰虚言以乱实，道古以害今。从之，则县官用废，虚言不可实而行之；不从，文学以为非也，众口嚣嚣，不可胜听。诸卿都大府日久矣，通先古，明当世，今将何从而可矣？

丞相史进曰：晋文公谲而不正，齐桓公正而不谲，所由不同，俱归于霸。而必随古不革，袭故不改，是文质不变，而椎车尚在也。故或作之，或述之，然后法令调于民；而器械便于用也。孔对三君殊意，晏子相三君异道，非苟相反，所务之时异也。公卿既定大业之路，建不竭之本，愿无顾细故之语，牵儒、墨论也。

文学曰：师旷之调五音，不失宫商。圣王之治世，不离仁义。故有改制之名，无变道之实。上自黄帝，下及三王，莫不明德教，谨庠序，崇仁义，立教化。此百世不易之道也。殷、周因循而昌，秦王变法而亡。《诗》云：“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”言法教也，故没而存之，举而贯之，贯而行之，何更为哉？

丞相史曰：说西施之美无益于容，道尧、舜之德无益于治。今文学不言所为治，而言以治之无功，犹不言耕田之方，美富人之困仓也。夫欲粟者务时，欲治者因世。故商君昭然独见存亡不可与世俗同者，为其沮功而多近也。庸人安其故，而愚者果所闻。故舟车之治，使民三年而后安之。商君之法立，然后民信之。孔子曰：“可与共学，未可与权。”文学可令扶绳循刻，非所与论道术之外也。

文学曰：君子多闻阙疑，述而不作，圣达而谋大，睿智而事寡。是以功成而不隳，名立而不顿。小人智浅而谋大，羸弱而任重，故中道而废，苏秦、商鞅是也。无先王之法，非圣人之道，而因于己，故亡。《易》曰：“小人处盛位，虽高必崩。不盈其道，不恒其德，而能以善终身，未之有也。是以初登于天，后入于地。”禹之治水也，民知其利，莫不劝其功。商鞅之立法，民知其害，莫不畏其刑。故夏后功立而王，商鞅法行而亡。商鞅有独智之虑，世乏独见之证，文学不足与权当世，亦无负累蒙殃也。

【大意】

大夫对丞相说：文学从小接受儒家教育，把孔孟之道牢牢记在心里，听来听去都是这些车轱辘话。毫无实效，倘若依从，朝廷的财用就会枯竭。你们看现在怎么办才好呢？

丞相史离席向前说：因循守旧，不变革是不行的。既然建立了使国家资财永不枯竭的基础，就不要考虑那些不识大体的议论。

文学说：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，离不开仁义。所以，制度可以改变，而路线则不能改变。

丞相史说：想治理好国家的人，必须适应时代情况，文学只能墨守成规，不能和他们讨论先王之道以外的道理。

文学说：小人智慧浅薄而野心大，所以只能半途而废，商鞅就是这样的

人。不完全按照先王之道行事，不能始终坚持仁义，反而能有好结果的人，是从来没有的。

论诽第二十四

丞相史曰：晏子有言：“儒者华于言而寡于实，繁于乐而舒于民，久丧以害生，厚葬以伤业，礼烦而难行，道迂而难遵，称往古而訾当世，贱所见而贵所闻。”此人本枉，以己为式。此颜异所以诛黜，而狄山死于匈奴也。处其位而非其朝，生乎世而讪其上，终以被戮而丧其躯，此独谁为负其累而蒙其殃乎？

文学曰：礼所以防淫，乐所以移风，礼兴乐正则刑罚中。故堤防成而民无水灾，礼义立而民无乱患。故礼义坏，堤防决，所以治者，未之有也。孔子曰：“礼与其奢也宁俭，丧与其易也宁戚。”故礼之所为作，非以害生伤业也；威仪节文，非以乱化伤俗也。治国谨其礼，危国谨其法。昔秦以武力吞天下，而斯、高以妖孽累其祸，废古术、隳旧礼，专任刑法，而儒墨既丧焉。塞士之涂，壅人之口，道谀日进而上不闻其过，以秦所以失天下而殒社稷也。故圣人为政，必先诛之，伪巧言以辅非而倾覆国家也。今子安取亡国之语而来乎？夫公卿处其位不正其道，而以意阿邑顺风，疾小人浅浅面从，以成人之过也。故知言之死，不忍从苟合之徒，是以不免于缢绁。悲夫。

丞相史曰：檀柘而有乡，萑苇而有丛，言物类之相从也。孔子曰：“德不孤，必有邻。”故汤兴而伊尹至，不仁者远矣。未有明君在上而乱臣在下也。今先帝躬行仁圣之道以临海内，招举俊才贤良之士，唯仁是用，诛逐乱臣，不避所亲，务以求贤而简退不肖，犹尧之举舜、禹之族、殛鲧放欢兜也，而曰“苟合之徒”，是则主非而臣阿，是也？

文学曰：皋陶对舜：“在知人，惟帝其难之。”洪水之灾，尧独愁悴而不能治，得舜、禹而九州宁。故虽有尧明之君，而无舜、禹之佐，则纯德不流。《春秋》刺有君而无臣。先帝之时，良臣未备，故邪臣得间。尧得舜、禹而殛殛欢兜诛，赵简子得叔向而盛青肩谄。语曰：“未见君子，不知伪臣。”《诗》云：“未见君子，忧心忡忡，既见君子，我心则降。”此之谓也。

丞相史曰：尧任鲧、欢兜，得舜、禹而放殛之以其罪，而天下咸服，诛不仁也。人君用之齐民。而颜异，济南亭长也，先帝举而加之高位，官至上卿。狄山起布衣，为汉议臣，处舜、禹之位，执天下之中，不能以治，而反坐讪上。故欢兜之诛加而刑戮至焉。贤者受赏而不肖者被刑，固其然也。文学何怪焉？

文学曰：论者相扶以义，相喻以道，从善不求胜，服义不耻穷。若相迷以伪，相乱以辞，相矜于后息，期于苟胜，非其贵者也。夫苏秦、张仪，荧惑诸侯，倾覆万乘，使人主失其所持；非不辩，然乱之道也。君子疾鄙夫之不可与事君，患其听从而无所不至也。今子不听正义以辅卿相，又从而顺之，好须臾之说，不计其后。若子之为人吏，宜受上戮，子姑默矣！

丞相史曰：盖闻士之居世也，衣服足以胜身，食饮足以供亲，内足以相恤，外不求于人。故身修然后可以理家，家理然后可以治官。故饭蔬蕲者不可以言孝，妻子饥寒者不可以言慈，绪业不修者不可以言理。居斯世，行斯身，而有此三累者，斯亦足以默矣！

【大意】

丞相史说：晏婴曾说过：“儒生话说得好听，但做得很差，讲究礼乐，

轻视民众，守丧时间很长，影响了生活，用很多东西殉葬，破坏了家业，礼节繁琐，难以施实，道德迂腐，难以遵循，称赞古代，毁谤当令，而且不看事实，只听老师的教条。”这种人本来很坏，却标榜自己是模范。这就是颜异被杀、狄山死于匈奴的原因。

文学说：推行礼义的目的，是为了治理好国家，崇尚法律，国家就要受到危害。如李斯、赵高等人，他们废除了古代治国的方法，毁坏了旧的礼义，专门使用刑法，结果天怒人怨，导致国家灭亡。

丞相史说：颜异是济南的亭长，武帝重用他，封为上卿；狄山由一个普通人而当了朝廷的议臣，后来犯了诽谤皇上的罪。贤人受赏，坏人受刑，本来是理所当然的，你们有什么可责怪的呢？

文学说：讨论问题的人应该用礼义互相帮助，唯善是从不能欺诈和迷惑对方。忧虑的就是君主听从小人的主意，并且按照他们的主意办事。

丞相史说：自身管理好了才能管家，家里的事情管理好了才能管理国家。自己的事情都搞不好，就谈不上治理国家。

孝养第二十五

文学曰：善养者不必刍豢也，善供服者不必锦绣也。以己之所有尽事其亲，孝之至也。故匹夫勤劳，犹足以顺礼，歠菽饮水，足以致其敬。孔子曰：“今之孝者，是为能养，不敬，何以别乎？”故上孝养志，其次养色，其次养体。贵其礼，不贪其养，礼顺心知，养虽不备，可也。《易》曰：“东邻杀牛，不如西邻之禴祭也。”故富贵而无礼，不如贫贱之孝悌。闺门之内尽孝焉，闺门之外尽悌焉，朋友之道尽信焉，三者，孝之至也。居家理者，非谓积财也，事亲孝者，非谓鲜肴也，亦和颜色，承意尽礼义而已矣。

丞相史曰：八十曰耄，七十曰耄。耄，食非肉不饱，衣非帛不暖。故孝子曰甘毳以养口，轻暖以养体。曾子养曾皙，必有酒肉。无端綯，虽公西赤不能以为容。无肴膳，虽闵、曾不能以卒养。礼无虚加，故必有其实然后为之文。与其礼有余而养不足，宁养有余而礼不足。夫洗爵以盛水，升降而进粢，礼虽备，然非其贵者也。

文学曰：周襄王之母非无酒肉也，衣食非不如曾皙也，然而被不孝之名，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。君子重其礼，小人贪其养。夫嗟来而招之，投而与之，乞者由不取也。君子苟无其礼，虽美不食焉。故礼主人不亲馈，则客不祭。是馈轻而礼重也。

丞相史曰：孝莫大以天下一国养，次禄养，下以力。故王公人君，上也，卿大夫，次也。夫以家人言之，有贤子当路于世者，高堂邃宇，安车大马，衣轻暖，食甘毳。无者，褐衣皮冠，穷居陋巷，有旦无暮，食蔬粢荤茹，腍腊而后见肉。老亲之腹非唐园，唯菜是盛。夫蔬粢，乞者所不取，而子以养亲，虽欲以礼，非其贵也。

文学曰：无其能而窃其位，无其功而有其禄，虽有富贵，由跖、■之养也。高台极望，食案方丈，而不可谓孝。老亲之腹非盗囊也，何故常盛不道之物？夫取非有非职，财入而患从之，身且死祸殃，安得■腊而食肉？曾参、闵子无卿相之养，而有孝子之名；周襄王富有天下，而有不能事父母之累。故礼菲而养丰，非孝也。掠困而以养，非孝也。

丞相史曰：上孝养色，其次安亲，其次全身。往者，陈余背汉，斩于泚水，五被邪逆，而夷三族。近世主父偃行不轨而诛灭，吕步舒弄口而见戮，行身不谨，诛及无罪之亲。由此观之，虚礼无益于己也。文实配行，礼养俱施，然后可以言孝。孝在于实质，不在于饰貌；全身在于谨慎，不在于驰语也。

文学曰：言而不诚，期而不信，临难不勇，事君不忠，不孝之大也。孟子曰：“今之士，今之大夫，皆罪人也。皆逢其意以顺其恶。”今子不忠不信，巧言以乱政，导谀以求合。若此者，不容于世。《春秋》曰：“士守一不移，循理不外援，共其职而已。”故位卑而言高者，罪也，言不及而言者，傲也。有诏公卿与斯议，而空战口也。

【大意】

文学说：在家孝敬父母；在外尊重兄弟的礼节；对朋友讲究信义，做到这三条就是最好的孝。孝顺父母，不是说要有鲜美的食品，而是要和颜悦色，承顺父母的旨意，真正做到符合礼义罢了。

丞相史说：礼不是空洞的，孝敬父母必须有孝敬的内容，如果一个人洗了酒杯端给父母，而里面是水的话，那还有什么意义呢？

文学说：君子重视的是礼义，小人贪图的是供养。

丞相史说：用整个天下或一国的财富来供养父母，是最大的孝，其次是用做官所得的俸禄来供养父母，最次的是用劳动所得来供养父母。

文学说：礼义菲薄而奉养的东西丰盛，不是孝。

丞相史说：形式和实际要配合在一起，礼义和奉养都要实行，然后才可以谈得上孝。

文学说：说话不诚实，约会不守信用，临难不勇敢，侍奉君主不忠诚，是最大的不孝。

刺议第二十六

丞相史曰：山陵不让椒跬，以成其崇。君子不辞负薪之言，以广其名。故多见者博，多闻者知，距谏者塞，专己者孤。故谋及下者无失策，举及众者无顿功。《诗》云：“询于刍蕘。”故布衣皆得风议，何况公卿之史乎？《春秋》士不载文，而书咥者，以为宰士也。孔子曰：“虽不吾以，吾其与闻诸。”仆虽不敏，亦尝倾耳下风，摄齐句指，受业径于君子之涂矣。使文学言之而是，仆之言有何害？使文学言之而非，虽微丞相史，敦不非也？

文学曰：以正辅人谓之忠，以邪导人谓之佞。夫怫过纳善者，君之忠臣，大夫之直士也。孔子曰：“大夫有争臣三人，虽无道，不失其家。今子处宰士之列，无忠臣之心，枉不能正，邪不能匡，顺流以容身，从风以说上。上所言则苟听，上所行则曲从，若影之随行，响之于声，终无所是非。衣儒衣，冠儒冠，而不能行其道，非其儒也。譬若土龙，文章首目具而非龙也。葍历似菜而味殊，玉石相似而异类。子非孔氏执经守道之儒，乃公卿从之儒，非吾徒也。冉有为季氏宰而附益之，孔子曰：“小子鸣鼓而攻之，可也。”故辅桀者不为智，为桀敛者不为仁。

丞相史默然不对。

【大意】

丞相史说：假如你们说的是对的，我批评它又有什么害处呢？假如你们说的不对，就算我不说，谁还可以批评呢？

文学说：你们身居要职，对错误不能制止，对邪气不能制止，只知道顺从主子以求得上司的喜欢，跟我们不是同道人。

丞相史沉默不回答

利议第二十七

大夫曰：作世明主，忧劳万民，思念北边之未安，故使使者举贤良文学高第，详延有道之士，将欲观殊议异策，虚心倾耳以听，庶几云得。诸生无能出奇计，远图伐匈奴安边境之策，抱枯竹，守空言，不知趋舍之宜，时世之变，议论无所依，如膝痒而搔背，辩讼公门之下，訥訥不可胜听，如品即口以成事。此岂明主所欲闻哉？

文学曰：诸生对册，殊路同归。指在于崇礼义，退财利，复往古之道，匡当世之失，莫不云太平；虽未尽可宣用，宜略有可行者焉。执事暗于明礼，而喻于利末，沮事隋议，计虑筹策，以故至今未决。非儒无成事，公卿欲成利也。

大夫曰：色厉而内荏，乱真者也。文表而里，乱实者也。文学褻衣博带，窃周公之服；鞠躬蹴■，窃仲尼之容；议论称诵，窃商、赐之辞；刺讥言治，窃管、晏之才。心卑卿相，志小万乘。及授之政，昏乱不治。故以言举人，若以毛相马。此其所以多不称举。诏策曰：“朕嘉宇内之士，故详延四方豪俊文学博习之士，超迁官禄。”言者不必有德，何者？言之易而行之难。有舍其车而识其牛，贵其不言而多成事也。吴铎以其舌自破，主父偃以其舌自杀。鹞■夜鸣，无益于明，主父鸣鸱，无益于死。非有司欲成利，文学桎梏于旧术，牵于间言者也。

文学曰：能言之，能行之者，汤、武也。能言，不能行者，有司也。文学窃周公之服；有司窃周公之位。文学桎梏于旧术；有司桎梏于财利。主父偃以舌自杀，有司以利自困。夫骥之才千里，非造父不能使；禹之知万人，非舜为相不能用。故季桓子听政，柳下惠忽然不见，孔子为司寇，然后悖炽。骥，举之在伯乐，其功在造父。造父摄辔，马无驽良，皆可取道。周公之时，士无贤不肖，皆可与言治。故御之良者善调马，相之贤者善使士。今举异士而使臧骀御之，是犹扼骥盐车而责之使疾。此贤良文学多不称举也。

大夫曰：嘻！诸生闾茸无行，多言而不用，情貌不相副。若穿逾之盗，自古而患之。是孔丘斥逐于鲁君，曾不用于世也。何者？以其首摄多端，迂时而不要也。故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，坑之渭中而不用。乃安得鼓口舌，申颜眉，预前论议，是非国家之事也？

【大意】

大夫说：本来皇上招你们来是为了听听有没有治国御边的妙策，不料你们只知抱住腐朽的儒家经典，墨守成规，不懂得时代在发展变化，因此议论毫无根据。这难道是贤明的君主所要听取的吗？

文学说：我们认为治国的根本就是崇尚礼义，放弃财利，恢复古制，以正当代之失。你们一心谋划财利，破坏了我们的建议，不是我们儒生办不成大事。

大夫说：以假乱真、以虚乱实都是不行的。不是官吏想谋取财利，而是你们儒生被陈腐的儒术所束缚，拘泥于不切实际的空话而难以自拔。

文学说：贤明的丞相善于用贤。现在，推举出优秀的人才却让无能的奴仆去使用，这才是我们贤良、文学多不称举的缘故。

大夫说：孔丘那套儒术虚伪圆滑，远离时代不合要求，难怪秦始皇焚书

坑儒呢。现在怎么能让你们来鼓弄口舌评论国家大事呢？

国疾第二十八

文学曰：国有贤士而不用，非士之过，有国者之耻。孔子大圣也，诸侯莫能用。当小位于鲁，三月，不令而行，不禁而止，沛若时雨之灌万物，莫不兴起也。况乎位天下之本朝，而施圣主之德音教泽乎？今公卿处尊位，执天下之要，十有余年，功德不施于天下，而勤劳于百姓。百姓贫陋困穷，而私家累万金。此君子所耻，而《伐檀》所刺也。昔者，商鞅相秦，后礼让，先贪鄙，尚首功，务进取，无德厚于民，而严刑罚于国，俗日坏而民滋怨，故惠王烹蒞其身以谢天下。当此之时，亦不能论事矣。今执政患儒贫贱而多言，儒亦忧执事富贵而多患也。

大夫视文学，悒悒而不言也。

丞相史曰：夫辩国家之政事，论执政之得失，何不徐徐道理相喻，何至切切如此乎！大夫难罢盐、铁者，非有私也，忧国家之用，边境之费也。诸生闾阎争盐、铁，亦非为己也，欲反之于古而辅成仁义也。二者各有所宗，时世异务，又安可坚任古术而非今之理也。且夫《小雅》非人，必有以易之。诸生若有能安集国中，怀来远方，使边境无寇虏之灾，租税尽为诸生除之，何况盐、铁、均输乎？所以贵术儒者，贵其处谦推让，以道尽人。今辩论愕愕然，无赤、赐之辞，而见鄙倍之色，非所闻也。大夫言过，而诸生亦如之，诸生不直谢大夫耳。

贤良、文学皆离席曰：鄙人固陋，希涉大庭，狂言多不称，以逆执事。夫药酒苦于口而利于病，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。故愕愕者福也，■■者贼也。林中多疾风，富贵多谗言。万里之朝，日闻唯唯，而后闻诸生之愕愕，此乃公卿之良药针石。

大夫色稍宽，面文学而苏贤良曰：穷巷多曲辩，而寡见者难喻。文学守死溟滓之语，而终不移。夫往古之事，昔有之语，已可睹矣。今以近世观之，自以目有所见，耳有所闻，世殊而事异。文、景之际，建元之始，民朴而归本，吏廉而自重，殷殷屯屯，人衍而家富。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，何世之弥薄而俗之滋衰也！吏即少廉，民即寡耻，刑非诛恶，而奸犹不止。世人有言：“鄙儒不如都士。”文学皆出山东，希涉大论。子大夫论京师之日久，愿分明政治得失之事，故所以然者也。

贤良曰：夫山东天下之腹心，贤士之战场也。高皇帝龙飞凤举于宋、楚之间，山东子弟萧、曹、樊、郿、滕、灌之属为辅，虽即异世，亦既阉天、太颠而已。禹出西羌，文王生北夷，然圣德高世，有万人之才，负迭群之任。出入都市，一旦不知返数，然后终于厮役而已。仆虽不生长京师，才驽下愚，不足与大议。窃以所闻闾里长老之言，往者，常民衣服温暖而不靡，器质朴牢而致用。衣足以蔽体，器足以便事，马足以易步，车足以自载，酒足以合欢而不湛，乐足以理心而不淫，入无宴乐之闻，出无佚游之观。行即负羸，止则锄耰，用约而财饶，本修而民富。送死哀而不华，养生适而不奢。大臣正而无欲，执政宽而不苛。故黎民宁其性，百吏保其官。建元之始，崇文修德，天下乂安。其后邪臣各以伎艺，亏乱至治。外障山海，内兴诸利。杨可告缗，江充禁服，张大夫革令，杜周治狱，罚赎科适，微细并行，不可胜载。夏兰之属妄搏，王温舒之徒妄杀。残吏萌起，扰乱良民。当此之时，百姓不保其首领，豪富莫必其族姓。圣主觉焉，乃刑戮充等，诛灭残贼，以杀死罪之怨，塞天下之责，然居民肆然复安。然其祸累世不复，疮痍至今未息。故

百官尚有残贼之政，而强宰尚有强夺之心。大臣擅权而击断，豪猾多党而侵陵。富贵奢侈，贫贱篡杀。女工难成而易弊，车器难就而易败。车不累期，器不终岁。一车千石，一衣十钟，常民文杯画案，机席缉■，婢妾衣纨履丝，匹庶稗饭肉食。里有俗，党有场。康庄驰逐，穷巷蹋鞠。秉耒抱■躬耕身织者寡，聚要敛容、傅白黛青者众。无而为有，贫而强夸。文表无里，纨裤臬装。生不养，死厚送。葬死殓家，遣女满车。富者欲过，贫者欲及。富者空减，贫者称贷。是以民年急而岁促，贫即寡耻，乏即少廉。此所以刑非诛恶，而奸犹不止也。故国有严急之征，即生散不足之疾矣。

【大意】

文学说：从前商鞅辅佐秦国时，不讲礼让，贪财卑鄙，一味蛮干，用严酷的刑法治理国家，终遭五马分尸之祸。现在的执政者讨厌我们贫贱的儒生多嘴多舌，我们也担忧你们当官的贪图富贵会带来很多灾难。

大夫看着文学闷闷不乐，也不说话。

丞相史说：讨论国家政事，可以心平气和，以理服人。大夫反对取消盐铁官营，并非有私心，贤良、文学严肃争执，也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想复古，按照仁义办事。现在时代不同了，又怎么能坚持古代的办法而反对今天的道理呢？况且儒生贵谦让，可你们却气势凶凶，难道不该向大夫道谦吗？

贤良、文学都离开自己的坐位说：现在听到我们的直言争辩，这正是公卿的良药好针啊。

大夫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，背着文学而面向贤良们说：文学都是从华山以东来的，很少参与过国家大事的讨论。贤良在国都谈论国家大事已经很久了，希望你们分析政治得失的原因。

贤良说：建元初年，尊重礼义，修养德政，天下太平。后来奸臣们用各种手段，破坏了好的治国方法，垄断山海，设立了各种收利措施，致使天下人都角逐利益，竞相奢华。所以国家有严重危机的征兆，这就是由于过分奢侈而造成了多方面的弊病啊！

散不足第二十九

大夫曰：吾以贤良为少愈，乃反其幽明，若胡车相随而鸣。诸生独不见夏季之蟪乎？音声入耳，秋风至而声无。者生无易由言，不顾其患，患至而后默，晚矣。

贤良曰：孔子读《史记》，喟然而叹，伤正德之废，君臣之危也。夫贤人君子，以天下为任者也。任大者思远，思远者忘近。诚心闵悼，惻隐加尔，故忠心独而无累。此诗人所以伤而作。比干、子胥遗身忘祸也。其恶劳人，若斯之急，安能默乎？《诗》云：“忧心如惔，不敢戏谈。”孔子栖栖，疾固也。墨子遑遑，闵世也。

大夫默然。

丞相曰：愿闻散不足。

贤良曰：宫室舆马，衣服器械，丧祭食饮，声色玩好，人情之所不能已也。故圣人为之制度以防之。间者，士大夫务于权利，怠于礼义，故百姓仿效，颇逾制度，今故陈之，曰：古者，谷物菜果，不时不食，鸟兽鱼鳖，不中杀不食。故缴罔不入于泽，杂毛不取。今富者逐驱歼罔置，掩捕麇麇，耽酒沈酒，铺百川。鲜羔■，几胎肩，皮黄口。春鹅秋■，冬葵温韭，浚苾蓼苏，蕈■耳菜，毛果虫貉。

古者，采椽茅茨，陶桴复穴，足御寒暑，蔽风雨而已。及其后世，采椽不斫，茅茨不剪，无斫削之事，磨砢之功。大夫达棣楹，士颖首，庶人斧，成木构而已。今富者井干增梁，雕文槛楯，垩■壁饰。

古者，衣服不中制，器械不中用，不粥于市。今民间雕琢不中之物，刻画玩好无用之器。玄黄杂青，五色绣衣，戏弄蒲人杂妇，百兽马戏斗虎，唐铄追人，奇虫胡妲。

古者，诸侯不秣马，天子有命，以车就牧。庶人之乘马者，足以代其劳而已。故行则服柅，止则就犁。今富者连车列骑，骖贰輶辇。中者微舆短轂，繁髦掌蹄。夫一马伏枥，当中家六口之食，亡丁男一人之事。

古者，庶人耄老而后衣丝，其余则麻枲而已，故命曰布衣。及其后，则丝里枲表，直领无袪，袍合无缘。夫罗纨文绣者，人君后妃之服也。茧紵缣练者，婚姻之嘉饰也。是以文缁薄织，不粥于市。今富者缁绣罗纨，中者素绋冰锦。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饰。夫纨素之贾倍缣，缣之用倍纨也。

古者，椎车无柔，栈舆无植。及其后，木幹不衣，长轂数幅。蒲荐笠盖，盖无漆丝之饰。士大夫则单榱木具，盘韦柔革。常民漆舆大幹蜀轮。今庶人富者银黄华左搔，结绶韬杠。中者错镡涂采，珥靳飞榱。

古者，鹿裘皮冒，蹄足不去。及其后，大夫士狐貉缝腋，羔裘豹祛。庶人则毛袴衲彤，羝褊皮■。今富者罽毼，狐白皂翁。中者罽衣金缕，燕■代黄。

古者，庶人贱骑绳控，革鞮皮荐而已。及其后，革鞍牦成，铁镡不饰，今富者■耳银镮■，黄金琅勒，罽绣弇汗，垂珥胡鲜。中者漆韦绍系，采画暴干。

古者，污尊抔饮，盖无爵觴樽俎。及其后，庶人器用，即竹柳陶匏而已。唯瑚琏觴豆而后雕文彤漆。今富者银口黄耳，金罍玉钟。中者野王紵器，金错蜀杯。夫一文杯得铜杯十，贾贱而用不殊。箕子之讥，始在天子，今在匹

夫。

古者，燔黍食稗，而捭豚以相飧。其后，乡人饮酒，老者重豆。少者立食，一酱一肉，旅饮而已。及其后，宾婚相召，则豆羹白饭，藁醢熟肉。今民间酒食，穀旅重叠，燔炙满案，臠膾脍鲤，臠卵鹑■橙枸，鲐鳢醢醢，众物杂味。

古者，庶人春夏耕耘，秋冬收藏，昏晨力作，夜以继日。《诗》云：“昼尔于茅，宵尔索綯，亟其乘屋，其始播百谷。”非■腊不休息，非祭祀无酒肉。今宾昏酒食，接连相因，析醒什半，弃事相随，虑无乏日。

古者，庶人粝食藜藿，非乡饮酒、■腊祭祀无酒肉。故诸侯无故不杀牛羊，大夫士无故不杀犬豕。今闾巷县佰，阡伯屠沽，无故烹杀，相聚野外，负粟而往，挈肉而归。夫一豕之肉，得中年之收，十五斗粟，当丁男半月之食。

古者，庶人鱼菽之祭，春秋修其祖祠。士一庙，大夫三，以时有事于五祀，盖无出门之祭。今富者祈名岳，望山川，椎牛击鼓，戏倡■像，中者南居当路，水上云台，屠羊杀狗，鼓瑟吹笙。贫者鸡豕五芳，卫保散腊，倾盖社场。

古时，德行求福，故祭祀而宽；仁义求吉，故卜筮而希。今世俗宽于行而求于鬼，怠于礼而笃于祭，嫚亲而贵势，至妄而信日，听訾言而幸得，出实物而享虚福。

古者，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；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。故君子不素餐，小人不空食。今世俗饰伪行诈，为民巫祝，以取厘谢，坚颌健舌，或以成业致富。故憚事之人，释本相学。是以街巷有巫，闾里有祝。

古者，无杠■之寝，床移之案。及其后世，庶人即采木之杠，牒桦之■，士不斤成。大夫苇莞而已。今富者黼绣帷幄，涂屏错跗。中者绵绵高张，采画丹漆。

古者，皮毛草蓐，无茵席之加，旃蓐之美。及其后，大夫士复荐草缘，蒲平单莞。庶人即草蓐索经，单蔺遽蔕而已。今富者绣茵翟柔，蒲子露床。中者■皮代旃，闾坐平莞。

古者，不粥饪，不市食。及其后，则有屠沽，沽酒市脯鱼盐而已。今熟食遍列，穀施成市，作业堕怠，食必趣时，杨豚韭卵，狗■马骝，煎鱼切肝，羊淹鸡寒，桐马酪酒，蹇捕胃脯，肺羔豆赐，穀臠雁羹，臭鲍甘瓠，熟梁豕炙。

古者，土鼓■袍，击木拊石，以尽其欢。及其后，卿大夫有管磬，士有琴瑟。往者，民间酒会，各以党俗，弹箏鼓缶而已。无要妙之音，变羽之转，今富者仲鼓五乐，歌儿数曹。中者鸣竽调瑟，郑■赵讴。

古者，瓦棺容尸，木板塋周，足以收形骸，藏发齿而已。及其后，桐棺不衣，采椁不斫。今富者绣墙题凑。中者梓棺榱椁。贫者画荒衣袍。缁囊緹橐。

古者，明器有形无实，示民不可用也。及其后，则有■醢之藏，桐马偶人弥祭，其物不务。今厚资多藏，器用如生人。郡国徭吏，素桑桺偶车轳轮，匹夫无貌领，桐人衣纨绋。

古者，不封不树，反虞祭于寝，无坛宇之居，庙堂之位。及其后，则封之，庶人之坟半仞，其高可隐。今富者积土成山，列树成林，台榭连阁，集观增楼。中者祠堂屏阁，垣阙罍罍。

古者，邻有丧，春不相杵，巷不歌谣。孔子食于有丧者之侧，未尝饱也。子于是日哭，则不歌。今俗因人之丧以求酒肉，幸与小坐而责辨，歌舞俳优，连笑伎戏。

古者，男女之际尚矣，嫁娶之服，未之以记。及虞、夏之后，盖表布内丝，骨笄象珥，封君夫人，加锦尚褻而已。今富者皮衣朱貉，繁露环佩。中者长裙交袂，壁瑞簪珥。

古者，事生尽爱，送死尽哀。故圣人为制节，非虚加之。今生不能致其爱敬，死以奢侈相高；虽无哀戚之心，而厚葬重币者，则称以为孝，显名立于世，光荣著于俗。故黎民相慕效，至于发屋卖业。

古者，夫妇之好，一男一女，而成家室之道。及后，士一妾，大夫二，诸侯有侄娣九女而已。今诸侯百数，卿大夫十数，中都侍御，富者盈室。是以女或旷怨失时，男或放死无匹。

古者，凶年不备，半年补败，仍旧贯而不改作。今工异变而更殊心，坏败成功，以匿厥意。意极乎功业，务存乎面目。积功以市誉，不恤民之急。田野不辟，而饰亭落，邑居丘墟，而高其郭。

古者，不以人力徇于禽兽，不夺民财以养狗马，是以财衍而力有余。今猛兽奇虫不可以耕耘，而令当耕耘者养食之。百姓或短褐不完，而犬马衣文绣。黎民或糟糠不接，而禽兽食粱肉。

古者，人君敬事爱下，使民以时，天子以天下为家，臣妾各以其时供公职，今古之通义也。今县官多畜奴婢，坐禀衣食，私作产业，为奸利，力作不尽，县官失实。百姓或无斗筲之储，官奴累百金；黎民昏晨不释事，奴婢垂拱遨游也。

古者，亲近而疏远，贵所同而贱非类。不赏无功，不养无用。今蚩、貉无功，县官居肆，广屋大第，坐禀衣食。百姓或旦暮不赡，蚩、貉或厌酒肉。黎民泮汗力作，蚩、貉交胫肆踞。

古者，庶人麤菲草茭，缩丝尚韦而已。及其后，则綦下不借，鞞鞮革舄。今富者革中名工，轻靡使容，纨里紉下，越端纵缘。中者邓里闲作蒯苴，蠹竖婢妾，韦沓丝履。走者茸茭絢綰。

古圣人劳躬养神，节欲适情，尊天敬地，履德行仁。是以上天歆焉，永其世而丰其年。故尧秀眉高彩，享国百载。及秦始皇览怪迂，信■祥，使卢生求羡门高，徐市等人海求不死之药。当此之时，燕、齐之士释锄耒，争言神仙。方士于是趣咸阳者以千数，言仙人食金饮珠，然后寿与天地相保。于是数巡狩五岳，滨海之馆，以求神仙蓬莱之属。数幸之郡县，富人以货佐，贫者筑道旁。其后，小者亡逃，大者藏匿；吏捕索掣顿，不以道理。名宫之旁，庐舍丘落，无生苗立树；百姓离心，思怨者十有半。《书》曰：“享多仪，仪不及物，曰不享。”故圣人非仁义不载于己，非正道不御于前。是以先帝诛文成、五利等，宣布建学官，亲近忠良，欲以绝怪恶之端，而昭至德之涂也。

宫室奢侈，林木之蠹也。器械雕琢，财用之蠹也。衣服靡丽，布帛之蠹也。狗马食人之食，五谷之蠹也。口腹从恣，鱼肉之蠹也。用费不节，府库之蠹也。漏积不禁，田野之蠹也。丧祭无度，伤生之蠹也。堕成变故伤功，工商上通伤农。故一杯棬用百人之力，一屏风就万人之功，其为害亦多矣。目脩于五色，耳营于五音，体极轻薄，口极甘脆。功积于无用，财尽于不急，口腹不可为多。故国病聚不足即政怠，人病聚不足则身危。

丞相曰：治聚不足奈何？

【大意】

大夫曰：我原来以为贤良稍微高明些，结果和文学一样随声附和，善恶不分。

贤良说：贤人君子，把天下的事作为自己的责任，就不再顾及个人荣辱安危这些小事。

大夫沉默不语。

丞相说：愿意听听奢侈消耗产生的不足的情况。

贤良说：人的欲望是感情不能抑制的，所以圣人用礼义来约束它。现在却松懈了礼义，百姓也争相效法。现特意陈述如下：

贤良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，从庶民百姓到官府豪门，以及民风民俗等等，分为八个纲领，列举了三十二项事实，做古今对比，说明由于豪华奢侈产生了很多方面的社会“弊病”，总之是“今不如古”，目的是想复古。

在听贤良述说了一通后，丞相说：怎样医治财富聚积不足的弊病呢？

救匱第三十

贤良曰：盖桡枉者以直，救文者以质。昔者，晏子相齐，一狐裘三十载。故民奢，示之以俭，民俭，示之以礼。方今公卿大夫子孙，诚能节车舆，适衣服，躬亲节俭，率以敦朴，罢园池，损田宅，内无事乎市列，外无事乎山泽，农夫有所施其功，女工有所粥其业。如是，则气脉和平，无聚不足之病矣。

大夫曰：孤子语孝，瞽者语杖，贫者语仁，贱者语治。议不在己者易称，从旁议者易是，其当局则乱。故公孙弘布被，倪宽练袍，衣若仆妾，食若庸夫。淮南逆于内，蛮、夷暴于外，盗贼不为禁，奢侈不为节。若疫岁之巫，徒能鼓口舌，何散不足之能治乎？

贤良曰：高皇帝之时，萧、曹为公，滕、灌之属为卿，济济然斯则贤矣。文、景之际，建元之始，大臣尚有争引守正之义。自此之后，多承意从欲，少敢直言面议而正刺，因公而徇私。故武安丞相讼园田，争曲直人主之前。夫九层之台一倾，公输子不能正；本朝一邪，伊、望不能复。故公孙丞相、倪大夫侧身行道，分禄以养贤，卑己以下士，功业显立，日力不足，无行人子产之继。而葛绎、彭候之等隳坏其绪，纰乱其纪，毁其客馆议堂，以为马廐妇舍，无养士之礼，而尚骄矜之色，廉耻陵迟而争于利矣。故良田广宅，民无所之。不耻为利者满朝市，列田畜者弥郡国。横暴掣顿，大第巨舍之旁，道路且不通，此固难医而不可为工。

大夫勃然作色，默而不应。

【大意】

贤良说：公卿大夫和他们的子孙，应以身作则厉行节约，在管理上，既不限市场经商，也不要管理山川湖泽的资源，让农民有土地耕种，妇女们能够出卖纺织品，这样，国家就会贫富调均、社会安定，没有聚积不足的毛病。

大夫说：议论与己无关的事情容易称道，站在旁边发议论也容易讲得条条是道，但是真叫你们亲身担责任就没有条理了。

贤良说：顺承君主的意旨，不敢直言争辩的大臣，他们想的都是借用职权假公济私。

大夫勃然变色，默而不应。

箴石第三十一

丞相曰：吾闻诸郑长者曰：“君子正颜色，则远暴慢；出辞气，则远鄙倍矣。”故言可述，行可则。此有司夙昔所愿睹也。若夫剑客论、博奕辩，盛色而相苏，立权以不相假，若有司不能取贤良之议，而贤良、文学被不逊之名，窃为诸生不取也。公孙龙有言曰：“论之为道辩，故不可以不属意。属意相宽，相宽其归争。争而不让，则入于鄙。”今有司以不仁，又蒙素餐，无以更责雪耻矣。县官所招举贤良文学，而及亲民伟壮，亦未见其能用箴石而医百姓之疾也。

贤良曰：贾生有言曰：“愚言则辞浅而不入，深言则逆耳而失指。”故曰：“谈何容易。”谈且不易，而况行之乎？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，而吴得几免于患也。语曰：“五盗执一良人，枉木恶直绳。”今欲下箴石，通关鬲，则恐有盛、胡之累，怀箴橐艾，则被不工之名。“狼跋其胡，载蹇其尾。”君子之路，行止之道固狭耳。此子石所以叹息也。

【大意】

箴石即古代治病用的石针。

丞相说：固执己见的争吵，于事无补，于己的名声也有损。你们一旦做官亲自理政的时候，也未必有谁能拿出好的办法来解除百姓的疾苦。

贤良说：诚恳的话说浅了别人听不进去，切直之言别人感到刺耳又达不到目的。更何况实际去做呢？我们想提出意见和主张，但担心没有好下场，不提出来吧，又怕背上不愿为治理国家出力的罪名。君子所走的路，本来就是进退都狭窄的。

除狭第三十二

大夫曰：贤者处大林，遭风雷而不迷。愚者虽处平敞大路，犹暗惑焉。今守、相亲剖符赞拜，莅一郡之众，古方伯之位也。受命专制，宰割千里，不御于内；善恶在于己，己不能故耳，道何狭之有哉？

贤良曰：古之进士也，乡择而里选，论其才能，然后官之，胜职任然后爵而禄之。故士修之乡曲，升诸朝廷，行之幽隐，明足显著。疏远无失士，小大无遗功。是以贤者进用，不肖者简黜。今吏道杂而不选，富者以财贾官，勇者以死射功。戏车鼎跃，咸出补吏，累功积日，或至卿相。垂青绳，擐银龟，擅杀生之柄，专万民之命。弱者，犹使羊将狼也，其乱必矣。强者，则是予狂夫利剑也，必妄杀生也。是以往者郡国黎民相乘而不能理，或至锯颈杀不辜而不能正。执纲纪非其道，盖博乱愈甚。古者封贤禄能，不过百里；百里之中而为都，疆垂不过五十，犹以为一人之身，明不能照，聪不得达，故立卿、大夫、士以佐之，而政治乃备。今守、相或无古诸侯之贤，而莅千里之政，主一郡之众，施圣主之德，擅生杀之法，至重也。非仁人不能任，非其人不能行。一人之身，治乱在己，千里与之转化，不可不熟择也。故人主有私人以财，不私人以官，悬赏以待功，序爵以俟贤，举善若不足，黜恶若仇讎，固为其非功而残百姓也。夫辅主德，开臣途，在于选贤而器使之，择练守、相然后任之。

【大意】

大夫说：现在的郡守、郡相，都是独立行使权力，并不受朝廷约束。从善从恶都在于自己，做得不好是没有能力的缘故，怎么能说道路狭窄呢？

贤良说：郡守、郡相独掌生杀大权，任务极其重大，不是有仁德的人不能完成这个任务。所以，辅助君主的德政，开辟升官的道路，就在于选择重用贤能的人。应按这个标准选拔郡守、郡相，然后加以任用。

疾贪第三十三

大夫曰：“然。为医以拙矣，又求多谢。为吏既多不良矣，又侵渔百姓。长吏厉诸小吏，小吏厉诸百姓。故不患择之不熟，而患求之与得异也；不患其不足也，患其贪而无厌也。

贤良曰：古之制爵禄也，卿大夫足以润贤厚士，士足以优身及党；庶人为官者，足以代其耕而食其禄。今小吏禄薄，郡国徭役，远至三辅，粟米贵，不足相贍。常居则匮于衣食，有故则卖畜粥业。非徒是也，徭使相遣，官庭摄追，小计权吏，行施乞贷，长使侵渔，上府下求之县，县求之乡，乡安取之哉？语曰：“货赂下流，犹水之赴下，不竭不止。”今大川江河饮巨海，巨海受之、而欲溪谷之让流潦，百官之廉，不可得也。夫欲影正者端其表，欲下廉者先之身。故贪鄙在率不在下，教训在政不在民也。

大夫曰：贤不肖有质，而贪鄙有性，君子内洁己而不能纯教于彼。故周公非不正管、蔡之邪，子产非不正邓皙之伪也。夫内不从父兄之教，外不畏刑法之罪，周公、子产不能化，必也。今一一则责之有司，有司岂能缚其手足而使之无为非哉？

贤良曰：驷马不驯，御者之过也。百姓不治，有司之罪也。《春秋》刺讥不及庶人，责其率也。故古者大夫将临刑，声色不御，刑以当矣，犹三巡而嗟叹之。其耻不能以化而伤其不全也。政教暗而不著，百姓颠蹶而不扶，犹赤子临井焉，听其入也。若此，则何以为民父母？故君子急于教，缓于刑。刑一而正百，杀一而慎万。是以周公诛管、蔡，而子产诛邓皙也。刑诛一施，民遵礼义矣。夫上之化下，若风之靡草，无不从教。何一一而缚之也？

【大意】

大夫说：做为官吏，不怕他能力不够，就怕他贪得无厌。

贤良说：贪婪卑鄙的弊疾在领导而不在下面。需要教训的是当政者，而不是老百姓。

大夫说：贤与不贤是人的本质决定的，而贪婪鄙劣同样是人的天性决定的。什么事都责备官吏，官吏又怎么能捆绑住人们的手脚而不使他们为非作歹呢？

贤良说：君子以教化为先务，把刑罚摆在不重要的地位。上边教化下边，好像风吹草倒下一样，没有不听从说教的。何必要一个一个地捆绑起来呢？

后刑第三十四

大夫曰：古之君子，善善而恶恶。人君不畜恶民，农夫不畜无用之苗。无用之苗，苗之害也；无用之民，民之贼也。鋤一害而众苗成，刑一恶而万民悦。虽周公、孔子不能释刑而用恶。家之有姐子，器皿不居，况姐民乎！民者教于爱而听刑。故刑所以正民，鋤所以别苗也。

贤良曰：古者，笃教以导民，明辟以正刑。刑之于治，犹策之于御也。良工不能无策而御，有策而勿用。圣人假法以成教，教成而刑不施。故威力而不杀，刑设而不犯。今废其纪纲而不能张，坏其礼义而不能防。民陷于网，从而猎之以刑，是犹开其阑牢，发以毒矢也，不尽不止。曾子曰：“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，如得其情，即哀矜而勿喜。”夫不伤民之不治，而伐己之能得奸，犹弋者睹鸟兽挂罟罗而喜也。今天下之被诛者，不必有管、蔡之邪、邓皙之伪，恐苗尽而不别，民欺而不治也。孔子曰：“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乱也。”故民乱反之政，政乱反之身，身正而天下定。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，恩及刑人，德润穷夫，施惠悦尔，行刑不乐也。

【大意】

大夫说：古代君子对好人坏人是爱憎分明的。惩罚少数对社会有害的人，广大百姓就会高兴，所以，刑法是为了百姓尊教化。

贤良说：古时候，注重用仁义来引导老百姓，把法律宣讲清楚，使施行刑罚不出偏差。圣人借助于刑法做好教化工作，教化成功了也就不用刑法了。

授时第三十五

大夫曰：共其地，居是世也，非有灾害疾疫，独以贫穷，非惰则奢也；无奇业旁人，而犹以富给，非俭则力也。今日施惠悦尔，行刑不乐，则是闵无行之人，而养惰奢之民也。故妄予不为惠，惠恶者不为仁。

贤良曰：三代之盛无乱萌，教也。夏、商之季世无顺民，俗也。是以王者设庠序，明教化，以防道其民，及政教之洽，性仁而喻善。故礼义立，则耕者让于野；礼义坏，则君子争于朝。人争则乱，乱则天下不均，故或贫或富。富则仁生，赡则争止。昏暮叩人门户，求水火，贪夫不吝，何则？所饶也。夫为政而使菽粟如水火，民安有不仁者乎？

大夫曰：博戏驰逐之徒，皆富人子弟，非不足者也。故民饶则僭侈，富则骄奢，坐而委蛇，起而为非，未见其仁也。夫居事不力，用财不节，虽有财如水火，穷乏可立而待也。有民不畜，有司虽助之耕织，其能足之乎？

贤良曰：周公之相成王也，百姓饶乐，国无穷人，非代之耕织也。易其田畴，薄其税敛，则民富矣。上以奉君亲，下无饥寒之忧，则教可成也。《语》曰：“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曰，教之。”教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则民徙义而从善，莫不入孝出悌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？管子曰：“仓廩实而知礼节，百姓足而知荣辱。”故富民易与适礼，难与适道。

大夫曰：县官之于百姓，若慈父之于子也。忠焉能勿诲乎？爱之而勿劳乎？故春亲耕以劝农，赈贷以赡不足，通濬水，出轻系，使民务时也。蒙恩被泽，而至今犹以贫困，其难与适道若是夫！

贤良曰：古者，春省耕以补不足，秋省敛以助不给。民勤于财则贡赋省，民勤于力则功筑罕。为民爱力，不夺须臾。故召伯听断于甘棠之下，为妨农业之务也。今时雨澍泽，种悬而不得播，秋稼零落乎野而不得收。田畴赤地，而停落成市，发春而后，悬青幡而策土牛，殆非明主劝耕稼之意，而春令之所谓也。

【大意】

授时，即不违农时的意思。

大夫说：不分青红皂白地救助别人不算是恩惠，施恩惠给坏人也算不上仁义。

贤良说：君主设立学堂，严明教化，防止人民犯上作乱，引导人民按教化行事，等到政治和教化密切结合，仁成了天性，人们就懂得什么是善了。

人们富裕了就会讲仁义，满足了要求则斗争也就停止了。

大夫说：百姓钱财多就会挥霍浪费，富裕就会骄横淫逸，在家萎靡不振，在外为非作歹，没见他们有什么仁义。

贤良说：富足的百姓是容易适应礼义的，但也难于不教化而走正道。

大夫说：朝廷为鼓励耕种，在春天农忙时，救济生活困难的人，疏通积水，甚至释放罪行较轻的犯人，为的是不误农时。如果他们还贫困，说明他们没走正道。

贤良说：现在，因为都去建筑城市了，所以春天无人播种，而秋天又得不到收割。

水旱第三十六

大夫曰：禹、汤圣主，后稷、伊尹贤相也，而有水旱之灾。水旱，天之所为，饥穰，阴阳之运也，非人力。故太岁之数，在阳为旱，在阴为水。六岁一饥，十二岁一荒。天道然，殆非独有司之罪也。

贤良曰：古者，政有德，则阴阳调，星辰理，风雨时。故行修行于内，声闻于外，为善于下，福应于天。周公载纪而天下太平，国无天伤，岁无荒年。当此之时，雨不破块，风不鸣条，旬而一雨，雨必以夜。无丘陵高下皆熟。《诗》曰：“有渰萋萋，兴雨祁祁。”今不省其所以然，而曰“阴阳之运也”，非所闻也。《孟子》曰：“野有饿殍，不知收也；狗彘食人食，不知检也；为民父母，民饥而死，则曰，非我也，岁也，何异乎以刃杀之，则曰，非我也，兵也？”方今之务，在除饥寒之患，罢盐、铁，退权利，分土地，趣本业，养桑麻，尽地力也。寡功节用，则民自富。如是，则水旱不能忧，凶年不能累也。

大夫曰：议者贵其辞约而指明，可于众人之听，不至繁文稠辞，多言害有司化俗之计，而家人语。陶朱为生，本末异径，一家数事，而治生之道乃备。今县官铸农器，使民务本，不营于末，则无饥寒之累。盐、铁何害而罢？

贤良曰：农，天下之大业也；铁器，民之大用也。器用便利，则用力少而得作多，农夫乐事劝功。用不具，则田畴荒，谷不殖，用力鲜，功自半。器便与不便，其功相什而倍也。县官鼓铸铁器，大抵多为大器，务应员程，不给民用。民用钝弊，割草不痛。是以农夫作剧，得获者少，百姓苦之矣。

大夫曰：卒徒工匠，以县官日作公事，财用饶，器用备。家人合会，徧于日而勤于用，铁力不销炼，坚柔不和。故有司请总盐、铁，一其用，平其贾，以便百姓公私。虽虞、夏之为治，不易于此。吏明其教，工致其事，则刚柔和，器用便。此则百姓何苦？而农夫何疾？

贤良曰：卒徒工匠！故民得占租鼓铸、煮盐之时，盐与五谷同贾，器和利而中用。今县官作铁器，多苦恶，用费不省，卒徒烦而力作不尽。家一相一，父子戮力，各务为善器。器不善者不集。农事急，挽运衍之阡陌之间。民相与市买，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；或时赏民，不弃作业。置田器，各得所欲，更繇省约。县官以徒复作，缮治道桥诸发，民便之。今总其原，壹其贾，器多坚■，善恶无所择。吏数不在，器难得。家人不能多储，多储则镇生。弃膏腴之日，远市田器，则后良时。盐、铁贾贵，百姓不便。贫民或木耕手耨，土糲淡食。铁官卖器不售、或颇赋与民。卒徒作不中呈，时命助之。发征无限，更繇以均剧，故百姓疾苦之。古者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陶冶工商，四民之求，足以相更。故农民不离畦亩，而足乎田器，工人不斩伐而足乎材木，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。百姓各得其便，而上无事焉。是以王者务本不作末，去炫耀，除雕琢，湛民以礼，示民以朴，是以百姓务本而不营于末。

【大意】

大夫说：水旱灾害是自然造成的，大概不仅仅是官吏的罪过吧。

贤良说：古时候实行德政，于是风调雨顺。当务之急，在于消除饥寒的病根，取消盐铁官营，解除山海禁忌，实行井田制，致力于农业，少搞土木

建筑，节省费用，百姓就会富足。这样，就是遇上旱涝灾害，老百姓也不会受苦。

大夫说：论述问题应该简明扼要。你们说说盐铁官营到底有什么害处而非罢不可呢？

贤良说：朝廷所造的铁器农具，老百姓使用不便利，不顺手，虽然劳动繁重，但收获却不大。

大夫说：官府统一铸造业，有很大优势，也能保证质量。如果主管官吏讲明铸造铁器的方法和要求，那么制造出来的农具自然便于使用。这样，百姓还有什么苦恼的呢？

贤良说：盐铁官营，统一价格，铁器多是次品，质量好坏无法选择，专卖的官吏又经常不在柜上，因此很容易耽误农民使用。而且，官营以后，价格很贵，很多人只好用木农具耕作，百姓为此很苦恼。

崇礼第三十七

大夫曰：饰几杖，修樽俎，为宾，非为主也。炫耀奇怪，所以陈四夷，非为民也。夫家人有客，尚有倡优奇变之乐，而况县官乎？故列羽旄，陈戎马，所以示威武；奇虫珍怪，所以示怀广远、明盛德，远国莫不至也。

贤良曰：王者崇礼施德，上仁义而贱怪力，故圣人绝而不言。孔子曰：“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、貊之邦，不可弃也。”今万方绝国之君奉贄献者，怀天子之盛德，而欲观中国之礼仪。故设明堂、辟雍以示之，杨干戚，昭雅、颂以风之。今乃以玩好不用之器，奇虫不畜之兽，角抵诸戏，炫耀之物陈夸之，殆与周公之待远方殊。昔周公处谦以卑士，执礼以治天下，辞越裳之贄，见恭让之礼也；既，与入文王之庙，是见大孝之礼也。目睹威仪干戚之容，耳听清歌雅、颂之声，心充至德，欣然以归。此四夷所以慕义内附，非重译狄鞮来观猛兽熊羆也。夫犀象兕虎，南夷之所多也；騊駼，北狄之常畜也。中国所鲜，外国贱之。南越以孔雀珥门户，昆山之旁，以玉璞抵乌鵲。今贵人之所贱，珍人之所饶，非所以厚中国，明盛德也。隋、和，世之名宝也，而不能安危存亡。故喻德示威，惟贤臣良相，不在犬马珍怪。是以圣王以贤为宝，不以珠玉为宝。昔晏子修之樽俎之间，而折冲乎千里；不能者，虽隋、和满筐无益于存亡。

大夫曰：晏子相齐三君，崔、庆无道，劫其君，乱其国，灵公国围；庄公弑死；景公之时，晋人来改，取垂都，举临淄，边邑削，城郭焚，宫室隳，宝器尽，何冲之所能折乎？由此观之，贤良所言，贤人为宝，则损益无轻重也。

贤良曰：管仲去鲁入齐，齐霸鲁削，非持其众而归齐也。伍子胥挟弓干闾闾，破楚入郢，非负其兵而适吴也。故贤者所在国重，所去国轻。楚有子玉得臣，文公侧席；虞有官之奇，晋献不寐。夫贤臣所在，辟除开塞者亦远矣。故《春秋》曰：“山有虎豹，葵藿为之不采；国有贤士，边境为之不害”也。

【大意】

本篇就接待少数民族客人的礼节问题展开辩论。

大夫说：摆列出仪仗，陈列军兵，以示威武；展出奇兽珍禽，是表明朝廷关怀远方的部族，以及英明德政，以致远方的国家都来朝拜。

贤良说：四面八方的君主带着礼物来进贡，是被皇上的圣德所感动，而想看看我们的礼仪。所以应该设置明堂给他们看，跳起干戚舞蹈，演唱雅、颂歌曲来感化他们。只会展示珍禽异兽、珠先宝器以及陈列兵马，是不合礼仪的。

大夫说：你们所说的只有贤人才是宝，其实对国家的损益是无轻重的了。

贤良说：一个国家有贤人就强盛，没贤人就衰败。

备胡第三十八

大夫曰：鄙语曰：“贤者容不辱。”以世俗言之，乡曲有桀，人尚辟之。今明天子在上，匈奴公为寇，侵扰边境，是仁义犯而藜藿采。昔狄人侵太王，匡人畏孔子，故不仁者，仁之贼也。是以县官厉武以讨不义，设机械以备不仁。

贤良曰：匈奴处沙漠之中，生不食之地，天所贱而弃之。无坛宇之居，男女之别，以广野为闾里，以穹庐为家室。衣皮蒙毛，食肉饮血，会市行，牧竖居，如中国之麋鹿耳。好事之臣，求其义，责之礼，使中国干戈至今未息，万里设备。此《兔置》之所刺，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。

大夫曰：天子者，天下之父母也。四方之众，其义莫不愿为臣妾；然犹修城郭，设关梁，厉武士，备卫于宫室，所以远折难而备万方者也。今匈奴未臣，欲释备，如之何？

贤良曰：吴王所以见禽于越者，以其越近而陵远也。秦所以亡者，以外备胡、越而内亡其政也。夫用军于外，政败于内，备为所患，增主所忧。故人主得其道，则遐迩偕行而归之，文王是也；不得其道，则臣妾为寇，秦王是也。夫文衰则武胜，德盛则备寡。

大夫曰：往者，四夷俱强，并为寇虐：朝鲜逾徼，劫燕之东地；东越越东海，略浙江之南；南越内侵，滑服令；氐、僰、冉、■、嵩唐、昆明之属，扰陇西、巴、蜀。今三垂已平，唯北边未定。夫一举则匈奴震惧，中外释备，而何寡也？

贤良曰：古者，君子立仁修义，以绥其民，故迩者习善，远者顺之。是以孔子仕于鲁，前仕三月及齐平，后仕三月及郑平，务以德安近而绥远。当此之时，鲁无敌国之难，邻境之患。强臣变节而忠顺，故季桓隳其都城。大国畏义而合好，齐人来归郚、讙、龟阴之田。故为政而以德，非独辟害折冲也，所欲不求而自得。今百姓所以嚣嚣，中外不宁者，咎在匈奴。内无室宇之守，外无田畴之积，随美草甘水而驱牧，匈奴不变业，而中国以骚动矣。风合而云解，就之则亡，击之则散，未可一世而举也。

大夫曰：古者，明王讨暴卫弱，定倾扶危。卫弱扶危，则小国之君悦；讨暴定倾，则无罪之人附。今不征伐，则暴害不息；不备，则是以黎民委敌也。《春秋》贬诸侯之后，刺不卒戍。行役戍备，自古有之，非独今也。

贤良曰：匈奴之地广大，而戎马之足轻利，其势易骚动也。利则虎曳，病则鸟折，辟锋锐而取罢极；少发则不足以更适，多发则民不堪其役。役烦则力罢，用多则财乏。二者不息，则民遗怨。此秦之所以失民心、陨社稷也。古者，天子封畿千里，繇役五百里，胜声相闻，疾病相恤。无过时之师，无逾时之役。内节于民心，而事适其力。是以行者劝务，而止者安业。今山东之戎马甲士戍边郡者，绝殊辽远，身在胡、越、心怀老母。老母垂泣，室妇悲恨，推其饥渴，念其寒苦。《诗》云：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行道迟迟，载渴载饥。我心伤悲，莫之我哀。”故圣人怜其如此，闵其久去父母妻子，暴露中野，居寒苦之地。故春使使者劳赐，举失职者，所以哀远民而慰抚老母也。德惠甚厚，而吏未称奉职承诏以存恤，或侵侮士卒，与之为市，并力兼作，使之不以理。故士卒失职，而老母妻子感恨也。宋伯姬愁思而宋国火，鲁妾不得意而鲁寝灾，今天下不得其意者，非独西宫之女，宋之老母也。《春秋》动众则书，重民也。宋人围长葛，讥久役也。

君子之用心必若是。

大夫默然不对。

【大意】

备胡，即防备和抗击匈奴。

大夫说：匈奴侵扰边境，朝廷应该做好军事讨伐他们的准备。

贤良说：匈奴本来就是未开化民族，爱惹事的大臣却要求他们尽臣道，守礼节，结果使战事至今未停，万里边疆到处设防。

大夫说：匈奴尚未降服称臣，当然不能解除防备。

贤良说：秦朝的灭亡，就是只顾对外使用武力，国内丧失了德政造成的。仁义衰败了，战争就会多起来，德政兴起来，战备就可以减少。

大夫说：现在国家东、南、西三面边境已经平定，只有北方还不安宁。我们只要一出征就可使匈奴震怖恐惧，国内解除防备，还说什么德盛则备寡呢？

贤良说：根据鲁国当年的情况看，只要施行德政，不仅可以击败敌人，避免他们的侵害，而且还可能有更多的收益。况且匈奴是游牧民族，居无定所，聚散毫无规律，短时间内是不可能降服他们的。

大夫说：讨伐强暴，扶助危亡，就使善良的人们都来归附了。今天不去讨伐匈奴，我们就要不断受害；不进行战备，就等于把百姓抛弃给敌人。况且，兵役制度和边疆防务自古就有，并不是唯独今天才有的。

贤良说：鉴于匈奴作战的特点，朝廷军队派少了，可以说无济于事，出动得多，百姓又负担不了沉重的兵役。徭役繁多，就使百姓精疲力尽，军费开支浩大，就使国家财政困难。这两件事不制止，百姓总要报怨。

大夫沉默而不答。

执务第三十九

丞相曰：先王之道，轶久而难复，贤良、文学之言，深远而难行。夫称上圣之高行，道至德之美言，非当世之所能及也。愿闻方今之急务，可复行于政；使百姓咸足于衣食，无乏困之忧；风雨时，五谷熟，螟螣不生；天下安乐，盗贼不起；流人还归，各反其田里；吏皆廉正，敬以奉职；元元各得其理也。

贤良曰：孟子曰：“尧、舜之道，非远人也，而人不思之耳。”《诗》云：“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”有求如《关雎》，好德如《河广》，何不济不是之有？故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”，虽不能及，离道不远也。颜渊曰：“舜独何人也，回何人也？”夫思贤慕能，从善不休，则成、康之俗可致，而唐、虞之道可及。公卿未思也，先王之道，何远之有？齐桓公以诸侯思王政，忧周室，匡诸夏之难，平夷、狄之乱，存亡接绝，信义大行，著于天下。邵陵之会，予之为主。《传》曰：“予积也。”故土积而成山阜，水积而成江海，行积而成君子。孔子曰：“吾于《河广》，知德之至也。”而欲得之，各反其本，复诸古而已。古者，行役不逾时，春行秋反，秋行春来，寒暑未变，衣服不易，固已还矣。夫妇不失时，人安和如适。狱讼平，刑罚得，则阴阳调，风雨时。上不苛扰，下不烦劳，各修其业，安其性，则螟螣不生，而水旱不起，赋敛省而农不失时，则百姓足，而流人归其田里。上清静而不欲，则下廉而不贪。若今则徭役极远，尽寒苦之地，危难之处，涉胡、越之域，今兹往而来岁旋，父母延颈而西望，男女怨旷而相思。身在东楚，志在西河。故一人行而乡曲恨，一人死而万人悲。《诗》云：“王事靡盬，不能艺稷黍。父母何怙？”“念彼恭人，涕零如雨。岂不怀归？畏此罪罟。”吏不奉法以存抚，倍公任私，各以其权充其嗜欲。人愁苦而怨思，上不恤理，则恶政行而邪气作。邪气作，则虫螟生而水旱起。若此，虽祷祀雩祝，用事百神无时，岂能调阴阳而息盗贼矣。

【大意】

关于“急务”问题的讨论

丞相说：古先王之道不易恢复。贤良、文学的议论高深，但脱离实际，很难实行。愿听一听今天急需兴办的事务，以及可以实行的政策。

贤良说：要想得到最高的道德，各种事物都必须符合仁义，使国家回到古代去就行了。至于各种政策，一律以古代的为准即可，比如，服劳役不超过期限，春去秋归，秋去春回，因此都没怨言。

能言第四十

大夫曰：盲者能言白黑，而无目以别之。儒者口能言治乱，而无能以行之。夫坐言不行，则牧童兼乌获之力，蓬头苞尧、舜之德。故使言而近，则儒者何患于治乱，而盲人何患于白黑哉？“言之不出，耻躬之不逮。”故卑而言高，能言而不能行者，君子耻之矣。

贤良曰：“能言而不能行者，国之宝也。能行而不能言者，国之用也。兼此二者，君子也。无一者，牧童、蓬头也。言满天下，德覆四海，周公是也。口言之，躬行之，岂若默然载施其行而已。则执事亦何患何耻之有？今道不举而务小利，慕于不急以乱群意，君子虽贫，勿为可也。药酒，病之利也；正言，治之药也。公卿诚能自强自忍，食文学之至言，去权诡，罢利官，一归之于民，亲以周公之首，则天下治而颂声作。儒者安得治乱而患之乎？

【大意】

大夫说：职位低贱而要议论国家大事，能说而不能做的人，君子认为是可耻的。

贤良说：正确的言论是治理国家的良药。公卿如果能使国家强盛并能克制自己的私欲，接纳我们的恳切之言，以周公之道亲爱人民，那么天下就会出现一片歌功颂德的声音。

取下第四十一

大夫曰：不轨之民，困挠公利，而欲擅山泽。从文学、贤良之意，则利归于下，而县官无可为者。上之所行则非之，上之所言则讥之，专欲损上徇下，亏主而适臣，尚安得上下之义，君臣之礼？而何颂声能作也？

贤良曰：古者，上取有量，自养有度，乐岁不盗，年饥则肆，用民之力，不过岁三日，籍敛，不过十一。君笃爱，臣尽力，上下交让，天下平。“浚发尔私，”上让下也。“遂及我私”，先公职也。孟子曰：“未有仁而遗其亲，义而后其君也。”君君臣臣，何为其无礼义乎？及周之末涂，德惠塞而嗜欲众，君奢侈而上求多，民困于下，怠于上公，是以有履亩之税，《硕鼠》之诗作也。卫灵公当隆冬兴众穿池，海春谏曰：“天寒，百姓冻馁，愿公之罢役也。”公曰：“天寒哉？我何不寒哉？”人之言曰：“安者不能恤危，饱者不能食饥。”故余粱肉者难为言隐约，处佚乐者难为言勤苦。夫高堂邃宇、广厦洞房者，不知专屋狭庐、上漏下湿者之■也。系马百驷、货财充内、储陈纳新者，不知有旦无暮、称贷者之急也。广第唐园、良田连比者，不知无运踵之业、窳头宅者之役也。原马被山、牛羊满谷者，不知无孤豚瘠犊者之■也。高枕谈卧、无叫号者，不知忧私责与吏正戚者之愁也。被纨蹀韦，搏梁啗肥者，不知短褐之寒、糠■之苦也。从容房闱之间、垂拱持案食者，不知跼耒躬耕者之勤也。乘坚驱良、列骑成行者，不知负担步行者之劳也。匡床旃席、侍御满侧者，不知负轭挽船、登高绝流者之难也。衣轻暖、被美裘、处温室、载安车者，不知乘边城、飘胡、代乡清风者之危寒也。妻子好合、子孙保之者，不知老母之憔悴、匹妇之悲恨也。耳听五音、目视弄优者，不知蒙流矢、距敌方外者之死也。东向伏几、振笔如调文者，不知木索之急、箠楚之痛者也。坐旃茵之上、安图籍之言，若易然，亦不知步涉者之难也。昔商鞅之任秦也，刑人若刈菅茅，用师若弹丸；从军者暴骨长城，戍漕者辇车相望，生而往，死而旋，彼独非人子耶？故君子仁以恕，义以度，所好恶与天下共之，所不施不仁者。公刘好货，居者有积，行者有囊。太王好色，内无怨女，外无旷夫。文王作刑，国无怨狱。武王行师，士乐为之死，民乐为之用。若斯，则民何苦而怨，何求而讥？

公卿愀然，寂若无人。于是遂罢议，止词。

奏曰：“贤良、文学不明县官事，猥以盐、铁为不便。请且罢郡国榷沽、关内铁官。”

奏，可。

【大意】

大夫说：你们一心想取消盐铁官营政策，不惜损害国家利益而曲从于那些富商大贾，这哪里还有什么上下区别和君臣之间的礼仪呢？

贤良说：按一定数量征收赋税，天子的费用有一定限度，丰年也不多取，荒年则缓征赋税。老百姓服徭役，一年不过三天。征收田税，不过十分之一。帝王真心爱护臣子，臣子也都尽心尽力，上下互相谦让，天下就太平了。如果这样，做君主的像君主的样子，做臣子的像臣子的样子，怎么能说是没有礼仪了呢？

公卿们都神色不快，会场上安静得像没有人一样。于是宣布散会。

向皇帝报告说：“贤良、文学不懂朝廷的事，但终究认为盐铁官营不好。现在请求皇上取消全国各地的酒类专卖和长安附近的铁官。”
报告皇上后，即得批准。

击之第四十二

贤良、文学既拜，咸取列大夫，辞丞相、御史。

大夫曰：前议公事、贤良、文学称引往古，颇乖世务。论者不必相反，期于可行。往者，县官未事胡、越之时，边城四面受敌，北边尤被其苦。先帝绝三方之难，抚从方国，以为蕃蔽，穷报郡国，以讨匈奴。匈奴壤界兽圈，孤弱无与，此固亡之时也。辽远不遂，使得复喘息，休养士马，负给西域。西域迫近胡寇，沮心内解，必为巨患。是以主上欲扫除，烦仓廩之费也。终日逐禽，罢而释之，则非计也。盖舜绍绪，禹成功。今欲以军兴击之，何如？

文学曰：异时县官修轻赋，公用饶，人富给。其后保胡、越，通四夷，费用不足。于是兴利害，算车舡，此訾助边，赎罪告缗，与人以患矣。甲士死于军旅，中士罢于转漕，仍之以科适，吏征发极矣。夫劳而息之，极而反本，古之道也，虽舜、禹兴、不能易也。

大夫曰：昔夏后底洪水之灾，百姓孔勤，罢于笼■，及至其后，咸享其功。先帝之时，郡国颇烦于戎事，然亦宽三陲之役。语曰：“见机不遂者陨功。”一日违敌，累世为患。休劳用供，因弊乘时。帝王之道，圣贤之所不能失也。功业有绪，恶劳而不卒，犹耕者倦休而困止也。夫事辍者无功，耕怠者无获也。

文学曰：地广而不德者国危，兵强而凌敌者身亡。虎兕相据，而蝼蚁得志。两敌相抗，而匹夫乘间。是以圣王见利害，见远存近。方今为县官计者，莫若偃兵休士，厚币结和亲，修文德而已。若不恤人之急，不计其难，弊所恃以穷无用之地，亡十获一，非文学之所知也。

【大意】

讨论抗击匈奴问题。

贤良、文学拜过汉昭帝，各得不同位次的大夫官职，一同告辞丞相田千秋和御史大夫桑弘羊。

大夫说：现在匈奴的处境很困难，如困兽一般，孤立无援，如果任其逃走，就会使他们得以喘息，甚至卷土重来。因此，皇上想趁机出兵，一举歼灭之，当然要动用一些财力物力。你们认为怎样？

文学说：过去因为多年战争，财政空虚，百姓疲劳。国家和百姓都需要休养生息。

大夫说：放弃消灭匈奴的有利时机，一但放走敌人，就会留下世代隐患。建立功业要不断继承下去，害怕劳苦而停下来，怎么能成功呢？

文学说：两敌相斗，百姓就会乘机作乱。圣明的君主，能看到有利的一面，还要考虑有害的一面。为朝廷着想，最好的办法是停止用兵，让战士休息，用厚礼去和敌国讲和而缔结为姻亲，施行礼乐教化。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去争夺那些无用的地方，是得不偿失的。

结和第四十三

大夫曰：汉兴以来，修好，结和亲，所聘遗单于者甚厚；然不纪重质厚赂之故改节，而暴害滋甚。先帝睹其可以武折，而不可以德怀，故广将帅，招奋击，以诛厥罪。功勋粲然，著于海内，藏于记府，何命“亡十获一”乎？夫偷安者后危，虑近者忧远。贤者离俗，智士权行。君子所虑，众庶疑焉。故民可与观成，不可与图始。此有司所独见，而文学所不睹。

文学曰：往者，匈奴结和亲，诸夷纳贡，即君臣外内相信，无胡、越之患。当此之时，上求寡而易赡，民安乐而无事。耕田而食，桑麻而衣。家有数年之菑，县官余货财，闾里耆老，咸及其泽。自是之后，退文任武，苦师劳众，以略无用之地。立郡沙石之间，民不能自守，发屯乘城，挽辇而赡之。愚窃见其亡，不睹其成。

大夫曰：匈奴以虚名市于汉而实不从，数为蛮、貊所给，不痛之，何故也？高皇帝仗剑定九州，今以九州而不行于匈奴。闾里常民，尚有梟散，况万里之主与小国之匈奴乎？夫以天下之力勤何不摧？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？今有帝名，而威不信于城之外，反赂遗而尚踞敖，此五帝所不忍，三王所毕怒也。

文学曰：汤事夏而卒服之，周事殷而卒灭之。故以大御小者王，以强凌弱者亡。圣人不困其众以兼国，良御不困其马以兼道。故造父之御不失和，圣人之治不倍德。秦摄利衔以御宇内，执修篴以笞八极，骖服以罢，而鞭策愈加，故有倾衔遗篴之变。士民非不众，力勤非不多也，皆内倍外附而莫为用。此高皇帝所以伏剑而取天下也。夫两主好合，内外交通，天下安宁，世世无患，士民何事？三王何怒焉？

大夫曰：伯翳之始封秦，地为七十里，穆公开霸，孝公广业。自卑至上，自小至大。故先祖基之，子孙成之。轩辕战涿鹿，杀两皞、蚩尤而为帝。汤、武伐夏、商。诛桀、纣而为王。黄帝以战成功，汤、武以伐成孝。故手足之勤，腹肠之养也。当世之务，后世之利也。今四夷内侵，不攘，万世必有此长患。先帝兴义兵以诛暴强，东灭朝鲜，西定冉、■，南擒北越，北挫强胡。追匈奴以广北州，汤、武之举，蚩尤之兵也。故圣主斥地，非私其利，用兵，非徒奋怒也，所以匡难辟害，以为黎民远虑。

文学曰：秦南禽劲越，北却强胡，竭中国以役四夷，人罢极而主不恤，国内溃而上不知；是以一夫倡而天下和，兵破陈涉，地夺诸侯，何嗣之所利？《诗》云：“雍雍鸣■，旭日始旦。”登得前利，不念后咎。故吴王知伐齐之便，而不知干遂之患。秦知进取之利，而不知鸿门之难。是以知一而不知十也。周谨小而得大，秦欲大而亡小。语曰：“前车覆，后车戒。”“殷监不远，在夏后之世”矣。

【大意】

大夫说：汉朝以来，对匈奴讲友好，搞和亲，送了很多厚礼。而匈奴非但没有改变其侵略本性，反而变本加厉。所以汉武帝不得不动用武力将其打败，此事名扬四海，青史永垂。不敢想象苟且偷安会是什么结果。

文学说：我们只看到抗击匈奴政策的失败，而没有看到它的成功。

大夫说：匈奴在名义上说讲和，而实际上并不打算实行，国家屡遭欺骗，

你们不为此感到愤怒，这是为什么？况且以我们的人力物力本来可以摧毁他们，却要给匈奴馈赠财物，助长他们的骄横傲慢，这是五帝所不能容忍，三王所必然要愤怒的。

文学说：如果我们皇上同匈奴单于和好，互相往来，天下安宁无事，世代没有战争的祸患，三王还有什么愤怒的呢？

大夫说：如今四夷不断侵扰内地，不抵抗而只一味求和，世世代代都会遭受永久的灾祸。所以圣明的皇上开辟疆域，不是为了私利，打仗也不是出于一时的愤怒，目的是为了救难除害，为老百姓长远打算。

文学说：秦朝想以武力统一天下却连原来的地盘都丧失了。这样的历史教训应该引以为戒。

诛秦第四十四

大夫曰：秦、楚、燕、齐，周之封国也。三晋之君，齐之田氏，诸侯家臣也。内守其国，外伐不义，地广壤进，故立号万乘，而为诸侯。宗周修礼长文，然国剪弱，不能自存，东摄六国，西畏于秦，身以放迁，宗庙绝祀。赖先帝大惠，绍兴其后，封嘉颖川，号周子男君。秦既并天下，东绝沛水，并灭朝鲜，南取陆梁，北却胡、狄，西略氐、羌，立帝号，朝四夷。舟车所通，足迹所及，靡不毕至。非服其德，畏其威也。力多则人朝，力寡则朝于人矣。

文学曰：禹、舜、尧之佐也，汤、文、夏、商之臣也。其所以从八极而朝海内者，非以陆梁之地、兵革之威也。秦、楚、三晋号万乘，不务积德而务相侵，构兵争强而卒俱亡。虽以进壤广地，如食莛之充肠也，欲其安存，何可得也？夫礼让为国者若江、海，流弥久不竭，其本美也。苟为无本，若蒿火暴怒而无继，其亡可立而待，战国是也。周德衰，然后列于诸侯，至今不绝。秦力尽而灭其族，安得朝人也？

大夫曰：中国与边境，犹支体与腹心也。夫肌肤寒于外，腹心疾于内，内外之相劳，非相为赐也？唇亡则齿寒，支体伤而心惨怛。故无手足则支体废，无边境则内国害。昔者，戎狄攻太王于邠，逾岐、梁而与秦界于泾、渭，东至晋之陆浑，侵暴中国。中国疾之。今匈奴蚕食内侵，远者不离其苦。独边境蒙其败。《诗》云：“忧心惨惨，念国之为虐。”不征备，则暴害不息。故先帝兴义兵以征厥罪，遂破祁连、天山，散其聚党，北略至龙城，大围匈奴，单于失魂，仅以身免，乘奔逐北，斩首捕虏十余万。控弦之民，旃裘之长，莫不沮胆，挫折远遁，遂乃振旅。浑耶率其众以降，置五属国以距胡，则长城之内，河、山之外，罕被寇灾。于是下诏令，减戍漕，宽徭役。初虽劳苦，卒获其庆。

文学曰：周累世积德，天下莫不愿以为君，故不劳而王，恩施由近而远，而蛮、貊自至。秦任战胜以并天下，小海内而贪胡、越之地，使蒙恬击胡，取河南以为新秦，而亡其故秦，筑长城以守胡，而亡其所守。往者，兵革亟动，师旅数起，长城之北，旋车遗镞相望。及李广利等轻计——计还马足，莫不寒心；虽得浑耶，不能更所亡。此非社稷之至计也。

【大意】

大夫说：秦朝统一天下后，四面的民族都来朝贡，这并不是人们信服秦朝的什么德政，而是害怕它的武力。所以，力量强，别人就会来朝拜，力量弱，就得去朝拜别人。

文学说：周朝用德政治理国家，虽然衰落了，但周的后代还处于诸侯之列，至今没有断绝。秦朝用暴力统治国家，不但亡了国，连子孙都死光了，还怎么谈得上去朝拜别人呢？

大夫说：国家的内地和边境的关系，是唇齿相依的，没有边境，内地就要受害。当年汉武帝驱逐匈奴后，下诏书减少边防粮饷运输，放宽了徭役。开始虽然劳苦，但终于得到了安定和幸福。

文学说：秦依靠武力吞并了天下，嫌自己统治的地方小而贪图胡、越的地方，而最后连原有的地方都丢掉了，修筑长城以防备匈奴的进攻，结果把

它守卫的地方也丢掉了。

伐功第四十五

大夫曰：齐恒公越燕伐山戎，破孤竹，残令支。赵武灵王逾句注，过代谷，略灭林胡、楼烦。燕袭走东胡，辟地千里，度辽东而攻朝鲜。蒙公为秦击走匈奴，若鸷鸟之追群雀。匈奴势慑，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。及其后，蒙公死而诸侯叛秦，中国扰乱，匈奴纷纷，乃敢复为边寇。夫以小国燕、赵，尚犹却寇虏以广地，今以汉国之大，士民之力，非特齐桓之众，燕、赵之师也；然匈奴久未服者，群臣不并力，上下未谐故也。

文学曰：古之用师，非贪壤土之利，救民之患也。民思之，若旱之望雨，箪食壶浆，以逆王师。故忧人之患者，民一心而归之，汤、武是也。不爱民之死，力尽而溃叛者，秦王是也。孟子曰：“君不乡道，不由仁义，而为之强战，虽克必亡。”此中国所以扰乱，非蒙恬死而诸侯叛秦。昔周室之盛也。越裳氏来献，百蛮致贡。其后周衰，诸侯力征，蛮貊分散，各有聚党，莫能相一。是以燕、赵能得意焉。其后，匈奴稍强，蚕食诸侯，故破走月氏，因兵威，徙小国，引弓之民，并为一家，一意同力，故难制也。前君为先帝画匈奴之策：“兵据西域，夺之便势之地以候其变。以汉之强，攻于匈奴之众，若以强弩溃痈疽；越之禽吴，岂足道哉？”上以为然，用君之义，听君之计，虽越王之任种、蠡不过。以搜粟都尉为御史大夫，持政十有余年。未见种、蠡之功，而见靡弊之效，匈奴不为加俛，而百姓黎民以敝矣。是君之策不能弱匈奴，而反衰中国也。善为计者，固若此乎？

【大意】

伐功，就是自称其功的意思。

大夫说：过去像燕、赵这样的小国，都能够击退来犯之敌而扩大土地，如今汉朝这样大，军队、百姓的力量这么强，然而匈奴却很久没有被降服，这是由于群臣不通力合作的缘故啊！

文学说：古代用兵，不是为了贪图土地，而是为了能救百姓的苦难，因此，都去欢迎君主的军队，诚心归附。不顾仁义，硬要进行战争，即使战胜了最终也要灭亡。

西域第四十六

大夫曰：往者，匈奴据河、山之险，擅田牧之利，民富兵强，行入为寇，则句注之内惊动，而上郡以南咸城。文帝时，虏入萧关，烽火通甘泉，群臣惧，不知所出，乃请屯京师以备胡。胡西役大宛、康居之属，南与群羌通。先帝推让斥夺广饶之地，建张掖以西，隔绝羌、胡，瓜分其援。是以西域之国，皆内拒匈奴，断其右臂，曳剑而走。故募人田畜以广用，长城以南，滨塞之郡，马牛放纵，蓄积布野，未睹其计之所过也。夫以弱越而遂意强吴。才地计众非钧也，主思臣谋，其往必矣。

文学曰：吴、越迫于江、海，三川循环之，处于五湖之间，地相迫，壤相次，其势易以相禽也。金鼓未闻，旌旗未舒，行军未定，兵以接矣。师无辘重之费，士无乏绝之劳，此所谓食于厨仓而战于门郊者也。今匈奴牧于无穷之泽，东西南北，不可穷极，虽轻车利马，不能得也，况负重赢兵以求之乎！”其势不相及也，茫茫乎若行九皋，未知所止，皓皓乎若无网罗而渔江海，虽及之，三军罢弊，适遗之饵也。故明王知其无所利，以为役不可数行，而权不可久张也，故诏公卿大夫、贤良、文学，所以复枉兴微之路。公卿宜思百姓之急，匈奴之害，缘圣主之心，定安平之业。今乃留心于末计，虽本议，不顺上意，未为尽于忠也。

大夫曰：初，贰师不克宛而还也，议者欲使人主不遂忿，则西域皆瓦解而附于胡，胡得众国而益强。先帝绝奇听，行武威，还袭宛，宛举国以降，效其器物，致其宝马。乌孙之属骇胆，请为臣妾。匈奴失魄，奔走遁逃，虽未服，远处寒苦■埆之地。壮者死于祁连、天山，其孤未复。故群臣议以为匈奴困于汉兵，折翅伤翼，可遂击服。会先帝弃群臣，以故匈奴不革。譬如为山，未成一簣而止。度功业而无断成之理，是弃与胡而资强敌也。辍几沮成，为主计若斯，亦未为尽忠也。

文学曰：有司言国外之事，议者皆徼一时之权，不虑其后。张骞言大宛之天马汗血，安息之真玉大鸟，县官既闻如甘心焉，乃大兴师伐宛，历数期而后克之。夫万里而攻人之国，兵未战而物故过半，虽破宛得宝马，非计也。当此之时，将卒方赤面而事四夷，师旅相望，郡国并发。黎人困苦，奸伪萌生，盗贼并起。守尉不能禁，城邑不能止。然后遣上大夫衣绣衣以兴击之。当此时，百姓元元，莫必其命，故山东豪杰，颇有异心。赖先帝圣灵斐然。其咎皆在于欲毕匈奴而远几也。为主计若此，可谓忠乎？

【大意】

大夫说：武帝打跑匈奴以后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最后，在长城以南靠近边塞的郡县，可以任意放牧，不受威协，蓄积的物资遍地散布，看不出我们的计策有什么过错。

文学说：公卿应考虑百姓的疾苦，匈奴的危害，遵循圣主的心意，奠定天下太平的基业。如今却出此下策，与君主的旨意并不相合，这不能称是尽忠啊。

大夫说：当年汉武帝果断地袭击大宛，威慑西域各国臣服，孤立了匈奴。如果武帝不死，当可一举歼灭匈奴。可你们这些儒生却认为建功立业绝对没有成功的道理，这就等于把西域送给匈奴以助强敌。停止、败坏即将完成的

功业，这样为皇上出主意，也不能说是尽忠吧！

文学说：你们官吏讲对外政策，议论的都是侥幸的暂时权宜之计。张骞讲了大宛的汗血马，皇上听了很快意，便兴师动众征伐大宛，虽然破城得马，但代价实在太太大，国内险些被叛乱所困。这样为皇帝出谋划策，可以说是忠吗？

世务第四十七

大夫曰：诸生妄者！议者令可详用，无徒守椎车之语，滑稽而不可循。夫汉之有匈奴，譬若木之有蠹，如人有疾，不治则寝以深。故谋臣以为击夺以困极之。诸生言以德怀之，此有其语而不可行也。诸生上无以似三王，下无以似近秦，令有司可举而行当世，安蒸庶而宁边境者乎？

文学曰：昔齐桓公内附百姓，外绥诸侯，存亡接绝，而天下从风。其后，德亏行衰，葵丘之会，振而矜之，叛者九国。《春秋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。故任德，则强楚告服，远国不召而自至；任力，则近者不亲，小国不附。此其效也。诚上观三王之所以昌，下论秦之所以亡，中述齐桓所以兴，去武行文，废力尚德，罢关梁，除障塞，以仁义导之，则北垂无寇虏之忧，中国无干戈之事矣。

大夫曰：事不豫辨，不可以应卒。内无备，不可以御敌。《诗》云：“诒尔民人，谨尔侯度，用戒不虞。”故有文事，必有武备。昔宋襄公信楚而不备，以取大辱焉，身执囚而国几亡。故虽有诚信之心，不知权变，危亡之道也。《春秋》不与夷、狄之执中国，为其无信也。匈奴贪狼，因时而动，乘可而发，飙举电至。而欲以诚信之心，金帛之宝，而信无义之诈，是犹亲跖、■而扶猛虎也。

文学曰：《春秋》“王者无敌”，言其仁厚，其德美，天下宾服，莫敢交也。德行延及方外，舟车所臻，足迹所及，莫不被泽。蛮、貊异国，重译自至。方此之时，天下和同，君臣一德，外内相信，上下辑睦。兵设而不试，干戈闭藏而不用。老子曰：“兕无所用其角，螫虫无所输其毒。”故君仁莫不仁，君义莫不义。世安得跖、■而亲之乎？

大夫曰：布心腹，须情素，信诚内感，义形乎色。宋华元、楚司马子反之相睹也，符契内合，诚有以相信也。今匈奴挟不信之心，怀不测之诈，见利如前，乘便而起，潜进市侧，心袭无备。是犹措重宝于道路而莫之守也，求其不亡，何可得乎？

文学曰：诚信著乎天下，醇德流乎四海，则近者哥讴而乐之，远者执禽而朝之。故正近者不以威，来远者不以武，德义修而任贤良也。故民之于事也，辞佚而就劳，于财也，辞多而就寡。上下交让，道路雁行。方此之时，贱货而贵德，重义而轻利，赏之不窃，何宝之守也？

【大意】

大夫说：你们的话太荒谬了！汉朝有匈奴的侵扰，就像人有疾病一样，不赶快医治就会逐渐恶化。你们这些儒生却说用仁德去感化他们，这怎么能安定百姓而使边境安宁呢？

文学说：如果我们研究一番古代君主的治国之策，就应该实行礼义，废除暴力，崇尚仁德，用仁义去开导匈奴，那么北部边境就没有匈奴侵扰的忧患，中原地区也就没有战事了。

大夫说：即使是文治也该有武力的准备。对于有虎狼之心的匈奴，怎么能用诚信之心对待它呢？

文学说：实行王道的人是无敌的。国君要是讲仁，就没有不讲仁的，国君要是讲义，就没有不讲义的。

大夫说：匈奴的险恶用心有目共睹，对此不做防守的准备怎么行呢？

文学说：古时候，统治近处的人不靠威势，招徕远处的人归附不用武力，而是靠仁义道德和任用贤良的人。

和亲第四十八

大夫曰：昔徐偃王行义而灭，鲁哀公好儒而削。知文而不知武，知一而不知二。故君子笃仁以行，然必筑城以自守，设械以自备，为不仁者之害己也。是以古者搜猕振旅而数军实焉，恐民之愉佚而亡戒难。故兵革者国之用，城堡者国之固也；而欲罢之，是去表见里，示匈奴心腹也。匈奴轻举潜进，以袭空虚，是犹不介而当矢石之蹊，祸必不振。此边境之所惧，而有司之所忧也。

文学曰：往者通关梁，交有无，自单于以下，皆亲汉内附，往来长城之下。其后王恢误谋马邑，匈奴绝和亲，攻当路塞，祸纷拿而不解，兵连而不息，边民不解甲弛弩，行数十年，介冑而耕耘，■耰而候望，燧燔烽举，丁壮弧弦而出斗，老者超越而入葆。言之足以流涕寒心，则仁者不忍也。《诗》云：“投我以桃，报之以李。”未闻善往而有恶来者。故君子敬而无失，与人恭而有礼，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。故内省不疚，夫何忧何惧！

大夫曰：自春秋诸夏之君会聚相结，三会之后，乖离相疑，伐战不止；六国从亲，冠带相接，然未尝有坚约。况禽兽之国乎！《春秋》存君在楚，诘黜之会书公，给夷狄也。匈奴数和亲，而常先犯约，贪侵盗驱，长诈谋之国也。反复无信，百约百叛，若朱、象之不移，商均之不化。而欲信其用兵之备，亲之以德，亦难矣。

文学曰：王者中立而听乎天下，德施方外，绝国殊俗，臻于阙庭。凤皇在列树，麒麟在郊藪，群生庶物，莫不被泽。非足行而仁办之也，推其仁恩而皇之，诚也。范蠡出于越，由余长于胡，皆为霸王贤佐。故政有不从之教，而世无不可化之民。《诗》云：“酌彼行潦，挹彼注兹。”故公刘处戎、狄，戎、狄化之。太王去豳，豳民随之。周公修德，而越裳氏来。其从善如影响。为政务以德亲近，何忧于彼之不改？

【大意】

大夫说：君子一方面实行仁德，另一方面必须备战，以防备不讲仁义的人伤害自己。所以，军队和装备是国家的安全保障，现在你们却想把这些都撤消，这无异于将心脏暴露给匈奴，其灾害必然不可挽救。

文学说：《诗经》上说“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”，没有听说好意招来恶报的。四海之内都是兄弟。因此，自己问心无愧，还有什么好担心和可怕的呢？

大夫说：和匈奴屡次和亲的历史已经证明，他们反复无常，毫无信用，对于他们，仁义是起不了作用的。

文学说：世上虽有不顺民心的政令，但没有不可教化的百姓。主持朝政只要以仁德去亲近别人，还怕他的本性不能改变吗？

繇役第四十九

大夫曰：屠者解分中理，可横以手而离也；至其抽筋凿骨，非行金斧不能决。圣主循性而化，有不从者，亦将举兵而征之。是以汤诛葛伯，文王诛犬夷。及后戎、狄猾夏，中国不宁，周宣王、仲山甫式遏寇虐。《诗》云：“薄伐玁狁，至于太原。”“出车彭彭，城彼朔方。”自古明王不能无征伐而服不义，不能无城垒而御强暴也。

文学曰：舜执干戚而有苗服，文王底德而怀四夷。《诗》云：“镐京辟雍，自西自东，自南自北，无思不服。”普天之下，惟人面之伦，莫不引领而归其义。故画地为境，人莫之犯。子曰：“白刃可冒，中庸不可入。”至德之谓也。故善攻不待坚甲而克，善守不待渠梁而固。武王之伐殷也，执黄钺，誓牧之野，天下之士莫不愿为之用。既而偃兵，搢笏而朝，天下之民莫不愿为之臣。既以义取之，以德守之。秦以力取之，以法守之，本末不得，故亡。夫文犹可长用，而武难久行也。

大夫曰：《诗》云：“玁狁孔炽，我是用戒。”“武夫潢潢，经营四方。”故守御征伐，所由来久矣。《春秋》大戎未至而豫御之。故四支强而躬体固，华叶茂而本根据。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国也，发戍漕所以审劳佚也。主忧者臣劳，上危者下死。先帝忧百姓不赡，出禁钱，解乘舆骖，贬乐损膳，以赈穷备边费。未见报施之义，而见沮成之理，非所闻也。

文学曰：周道衰，王迹熄，诸侯争强，大小相凌。是以强国务侵，弱国设备。甲士劳战陈，役于兵革，故君劳而民困苦也。今中国为一统，而方内不安，徭役远而外内烦也。古者无过年之徭，无逾时之役。今近者数千里，远者过万里，历二期。长子不还，父母愁忧，妻子咏叹。愤懣之恨发动于心，慕思之积，痛于骨髓。此《杕杜》、《采薇》之所为作也。

【大意】

繇役即徭役。

大夫说：自古以来，贤明的君主依照人性进行教化，但他不能不用战争去征服敌人，不能不修筑城堡来防御强暴。

文学说：用仁义道德可以长久统治国家，如果依靠武力，国家就不能长久存在下去。

大夫说：防守和征伐的事，由来已久。

文学说：古时候没有超过一年的劳役，如今服徭役要到几千里以外的地方，并且连续服役，造成很大危害。

险固第五十

大夫曰：虎兕所以能执熊羆、服群兽者，爪牙利而攫取便也。秦所以超诸侯、吞天下、并敌国者，险阻固而势居然也。故龟猖有介，狐貉不能禽；蝮蛇有螫，人忌而不轻。故有备则制人，无备则制于人。故仲山甫补衮职之阙，蒙公筑长城之固，所以备寇难而折冲万里之外也。今不固其外，欲安其内，犹家人不坚垣墙，狗吠夜惊，而暗昧妄行也。

文学曰：秦左殽、函，右陇坻，前蜀、汉，后山、河，四塞以为固，金城千里。良将勇士，设利器而守陉隧，墨子守云梯之械也。以为虽汤、武复生，蚩尤复起，不轻攻也。然戍卒陈胜无将帅之任，师旅之众，奋空拳而破百万之师，无墙篱之难。故在德不在固。诚以仁义为阻，道德为塞，贤人为兵，圣人为守，则莫能入。如此则中国无狗吠之警，而边境无鹿骇狼顾之忧矣。夫何妄行而之乎？

大夫曰：古者，为国必察土地、山陵阻险、天时地利，然后可以王霸。故制地城廓，饬沟垒，以御寇固国。《春秋》曰：“冬浚洙。”修地利也。三军顺天时，以实击虚，然困于阻险，敌于金城。楚庄之围宋，秦师败崤崆，是也。故曰：“天时地利。”羌、胡固。近于边，今不取，必为四境长患。此季孙之所以忧颡臾，有句践之变而为强吴之所悔也。

文学曰：地利不如人和，武力不如文德。周之致远，不以地利，以人和也。百世不夺，非以险，以德也。吴有三江、五湖之难，而兼于越。楚有汝渊、两堂之固，而灭于秦。秦有陇坻、崤塞，而亡于诸侯。晋有河、华、九阿，而夺于六卿。齐有泰山、巨海，而胁于田常。桀、纣有天下，兼于瀋、亳。秦王以六合困于陈涉。非地利不固，无术以守之也。释迹忧远，犹吴不内定其国，而西绝淮水与齐、晋争强也；越因其罢，击其虚。使吴王用申胥，修德，无恃极其众，则句践不免为藩臣海崖，何谋之敢虑也？

大夫曰：楚自巫山起方城，属巫、黔中，设扞关以拒秦。秦包商、洛、崤、函以御诸侯。韩阻宜阳、依阙，要成皋、太行以安周、郑。魏滨洛筑城，阻山带河，以保晋国。赵结飞狐、句注、孟门以存邢、代。燕塞碣石，绝邪谷，绕援辽。齐抚阿、甄，关荣、历，倚太山，负海河。关梁者，邦国之固，而山川者，社稷之宝也。徐人灭舒，《春秋》谓之取。恶其无备，得物之易也。故恤来兵，仁伤刑。君子为国，必有不可犯之难。《易》曰：“重门击柝，以待暴客。”言备之素修也。

文学曰：阻险不如阻义，昔汤以七十里，为政于天下，舒以百里，亡于敌国。此其所以见恶也。使关梁足恃，六国不兼于秦；河山足保，秦不亡于楚、汉。由此观之：冲隆不足为强，高城不足为固。行善则昌，行恶则亡。王者博爱远施，外内合同，四海各以其职来祭，何击柝而待？《传》曰：诸侯之有关梁，庶人之有爵禄，非升平之兴，盖自战国始也。”

【大意】

大夫说：如今不加强边防，就不可能安定国内。

文学说：秦国国境四周有坚固的天险要塞，可以说固若金汤，然而很容易被陈胜打败了。所以，防备敌人关键在于施行仁德，而不在于边塞的坚固。

大夫说：古时候，治理国家的人必须首先考察土地、山岳险阻、气候条件和有利地形，然后才能称王称霸于天下。所以要因地制宜修造城郭，挖护城河，筑城堡，用以抵御敌寇，巩固边防。所以说，天时地利很重要。

文学说：实行德政比修筑堡垒更重要。

大夫说：君子治理国家，一定要设有敌人不可侵犯的防御工事。

文学说：兵车称不上强大，城墙再高也不能说明国家巩固。行善则昌盛，行恶就灭亡。君主对远方的人实行博爱，就使内外和睦，还有什么战争呢？

论勇第五十一

大夫曰：荆轲怀数年之谋而事不就者，尺八匕首不足恃也。秦王憚于不意，列断赍、育者，介七尺之利也。使专诸空拳，不免于为禽；要离无水，不能遂其功。世言强楚劲郑，有犀兕之甲，棠溪之铤也。内据金城，外任利兵，是以威行诸夏，强服敌国。故孟贲奋臂，众人轻之；怯夫有备，其气自倍。况以吴、楚之士，舞利剑，蹶强弩，以与貉虎骋于中原？一人当百，不足道也！夫如此，则胡无守谷，貉无交兵，力不支汉，其势必降。此商君之走魏，而孙臆之破梁也。

文学曰：楚、郑之棠溪、墨阳，非不利也，犀■兕甲，非不坚也。然而不能存者，利不足恃也。秦兼六国之师，据崤、函而御宇内，金石之固，莫耶之利也。然陈胜无士民之资，甲兵之用，鉏耰棘樗，以破冲隆，武昭不击，乌号不发。所谓金城者，非谓筑壤而高土，凿地而深池也。所谓利兵者，非谓吴、越之铤，干将之剑也。言以道德为城，以仁义为郭，莫之敢攻，莫之敢入。文王是也。以道德为■，以仁义为剑，莫之敢当，莫之敢御。汤、武是也。今不建不可攻之城，不可当之兵，而欲任匹夫之役，而行三尺之刃，亦细矣！

大夫曰：荆轲提匕首入不测之强秦，秦王惶恐失守备，卫者皆惧。专诸手剑摩万乘，刺吴王，尸孳立正，鎬冠千里。聂政自卫，由韩廷刺其主，功成求得，退自刑于朝，暴尸于市。今诚得勇士，乘强汉之威，凌无义之匈奴，制其死命，责以其过，若曹刿之胁齐桓公，遂其求。推锋折锐，穹庐扰乱，上下相遁，因以轻锐随其后。匈奴必交臂不敢格也。

文学曰：汤得伊尹，以区区之毫兼臣海内，文王得太公，廓鄠、郾以为天下。齐桓公得管仲以霸诸侯，秦穆公得由余，西戎八国服。闻得贤圣而蛮、貊来享，未闻劫杀人主以怀远也。《诗》云：“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。”故“自彼氐羌，莫敢不来王。”非畏其威，畏其德也。故义之服无义，疾于原马良弓；以之召远，疾于驰传重驿。

【大意】

大夫说：锐利的武器和士卒的勇气对于战争都是很重要的。从力量对比角度分析，我们要打匈奴，他们无可守之山谷，无可战之兵，其结果是必然投降。

文学说：以道德为盔甲，以仁义为剑戟，就无往而不胜。想靠某个个人的勇敢去施展匕首的威力，真是太渺小了。

大夫说：现在，真正的勇士，应凭借强大汉朝的威势，将无义的匈奴置于死地，惩罚他们的罪恶。

文学说：用仁义征服不义的人，比跑马射箭的速度还快；用仁义招徕远方的人，比驿站传递诏书还快。

论功第五十二

大夫曰：匈奴无城廓之守，沟池之固，修戟强弩之用，仓廩府库之积，上无义法，下无文理，君臣嫚易，上下无礼，织柳为室，旃■为盖。素孤骨镞，马不粟食。内则备不足畏，外则礼不足称。夫中国，天下腹心，贤士之所总，礼义之所集，财用之所殖也。夫以智谋愚，以义伐不义，若因秋霜而振落叶。《春秋》曰：“桓公之与戎、狄，驱之尔。”况以天下之力乎？

文学曰：匈奴车器无银黄丝漆之饰，素成而务坚。丝无文采裙祔曲襟之制，都成而务完。男无刻缕奇巧之事，宫室城郭之功。女无绮绣淫巧之贡，纤绮罗纨之作。事省而致用，易成而难弊。虽无修戟强弩，戎马良弓；家有其备，人有其用，一旦有急，贯弓上马而已。资粮不见案首，而支数十日之食，因山谷为城郭，因水草为仓廩。法约而易辨，求寡而易供。是以刑者而不犯，指麾而令从。嫚于礼而笃于信，略于文而敏于事。故虽无礼义之书，刻骨卷木，百官有以相记，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。群臣为县官计者，皆言其易而实难，是以秦欲驱之而反更亡也。故兵者凶器，不可轻用也。其以强为弱，以存为亡，一朝尔也。

大夫曰：鲁连有言：“秦权使其士，虏使其民。”故政急而不长。高皇帝受命平暴乱，功德巍巍，惟天同大焉。而文景承绪润色之。及先帝征不义，攘无德，以昭仁圣之路，纯至德之基，圣王累年仁义之积也。今文学引亡国失政之治，而况之于今，其谓匈奴难图，宜矣！

文学曰：有虞氏之时，三苗不服，禹欲伐之。舜曰：“是吾德未喻也。”退而修政，而三苗服。不牧之地，不羁之民，圣王不加兵，不事力焉，以为不足烦百姓而劳中国也，今明主修圣绪，宣德化，而朝有权使之谋，尚首功之事，臣固怪之。夫人臣席天下之势，奋国家之用，身享其利而不顾其主，此尉佗、章邯所以成王，秦失其政也。孙子曰：“今夫国家之事，一日更百变，然而不亡者，可得而革也。逮出兵乎平原广牧，鼓鸣矢流，虽有尧、舜之知，不能更也。”战而胜之，修礼礼义，继三代之迹，仁义附矣。战胜而不休，身死亡国者，吴王是也。

大夫曰：顺风而呼者易为气，因时而行者易为力。文、武怀余力，不为后嗣计，故三世而德衰。昭王南征，死而不还。凡伯囚执而使不通，晋取郊、沛，王师败于茅戎。今西南诸夷，楚庄之后，朝鲜之王，燕之亡民也。南越尉佗起中国，自立为王，德至薄，然皆亡天下之大，各自以为一州，倔强倨敖，自称老夫。先帝为万世度，恐有冀州之累，南荆之患，于是遣左将军楼船平之，兵不血刃，咸为县官也。七国之时，皆据万乘，南面称王，提珩为敌国累世，然终不免俯首系虏于秦。今匈奴不当汉家之巨郡，非有六国之用，贤士之谋。由此观难易，察然可见也。

文学曰：秦灭六国，虏七王，沛然有余力，自以为蚩尤不能害，黄帝不能斥。及二世弑死望夷，子婴系颈降楚，曾不得七王之俯首。使六国并存，秦尚为战国，固未亡也。何以明之？自孝公以至于始皇，世世为诸侯雄，百有余年。及兼天下，十四岁而亡。何则？外无敌国之忧，而内自纵恣也。自非圣人，得志而不骄佚者，未之有也。

【大意】

大夫说：现在汉朝是天下的中心，人才集中，礼义完备，财用富足。攻打匈奴，我们是以智慧攻取愚蠢，以正义讨伐不义，就像秋霜打落叶一样。

文学说：群臣都认为打匈奴很容易，而实际上很困难。兵戈是凶器，不可以随便动用，否则就会使自己的国家由强变弱，由生存变为灭亡，这是倾刻之间的事情。

大夫说：汉武帝讨伐不正义的人，其光辉可照青史，你们拿国家灭亡、失掉政权的秦朝和我们今天的事业相比较，得出难以战胜匈奴的结论，那是必然的。

文学说：对那些不能放养牲畜的地方，不受约束的百姓，圣明的君主是不用兵的，因为犯不着麻烦和劳苦内地的百姓。

大夫说：汉武帝为万世考虑，恐怕天下会有祸害，出现诸侯割据，战祸连年的情况，出兵南征北讨，将天下收为朝廷。现在，匈奴还不如我们一个大郡，战而胜之是很容易的。

文学说：秦始皇统一天下后，仅过了十四年就灭亡了。因为自己不是圣人，成功后不骄奢淫逸的人，是从来没有过的。

论邹第五十三

大夫曰：邹子疾晚世之儒墨。不知天地之弘，昭旷之道，将一曲而欲道九折，守一隅而欲知万方，犹无准平而欲知高下，无规矩而欲知方圆也。于是推大圣终始之运，以喻王公，先列中国名山通谷，以至海外。所谓中国者，天下八十一分之一，名曰赤县神州，而分为九州。绝陵陆不通，乃为一州，有大瀛海圉其外。此所谓八极，而天地际焉。《禹贡》亦著山川高下原隰，而不知大道之径。故秦欲达九州而方瀛海，牧胡而朝万国。诸生守畦亩之虑，閭巷之固，未知天下之义也。

文学曰：尧使禹为司空，平水土，随山刊木，定高下而序九州。邹衍非圣人，作怪误，荧惑六国之君以纳其说。此《春秋》所谓“匹夫荧惑诸侯”者也。孔子曰：“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神？”近者不达，焉能知瀛海？故无补于用者，君子不为；无益于治者，君子不由。三王信经道，而德光于四海；战国信嘉言，而破亡如丘山。昔秦始皇已吞天下，欲并万国，亡其三十六郡，欲达瀛海，而失其州县。知大义如斯，不如守小计也。

【大意】

大夫说：邹衍憎恨近代儒墨之徒，认为他们不知道天地的广阔，不明白深远的道理。邹衍说，所谓中国，是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，名叫赤县神州，而且中国根据山河湖海的分布，分成九州。你们儒生只知道几亩地的事，死守着几家几户的短见，不知道天下的大道理啊。

文学说：邹衍的学说是奇谈怪论。无益于用的事，君子是不做的；无益于治的事，君子是不用的。秦始皇统一天下后，还想吞并万国，结果把自己的三十六郡也丢了。如此知道大义，真不如固守小计为好。

论灾第五十四

大夫曰：巫祝不可与并祀，诸生不可与逐语，信往疑今，非人自是。夫道古者稽之今，言远者合之近。日月在天，其征在人，灾异之变，夭寿之期，阴阳之化，四时之叙，水火金木，妖祥之应，鬼神之灵，祭祀之福，日月之行，星辰之纪，曲言之故，何所本始，不知则默，无苟乱耳。

文学曰：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阴阳，四时相继，父生之，子养之，母成之，子藏之。故春生、仁，夏长、德，秋成、义，冬藏、礼。此四时之序，圣人之所则也。刑不可任以成化，故广德教。言远必考之迹，故内恕以行。是以刑罚若加于己，勤苦若施于身。又安能忍杀其赤子以事无用，罢弊听恃而达瀛海乎？盖越人美羸蚌而简太牢，鄙夫乐咋喙而怪韶濩。故不知味者以芬香为臭，不知道者以美言为乱耳。人无夭寿，各以其好恶为命。羿、敖以巧力不得其死，智伯以贪狼亡其身。天灾之证，祲祥之应，犹施与之望报，各以其类及。故好行善者，天助以福，符瑞是也。《易》曰：“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。”好行恶者，天报以祸，妖灾是也。《春秋》曰：“应是而有天灾。”周文、武尊贤受谏，敬戒不殆，纯德上休，神祇相况。《诗》云：“降福穰穰，降福简简。”日者阳，阳道明；月者阴，阴道冥；君尊臣卑之义。故阳光盛于上，众阴之类消于下；月望于天，蚌蛤盛于渊。故臣不臣，则阴阳不调，日月有变；政教不均，则水旱不时，螟螣生。此灾异之应也。四时代叙而人则其功，星列于天而人象其行。常星犹公卿也，众星犹万民也。列星正则众星齐，常星乱则众星坠矣。

大夫曰：文学言刚柔之类，五胜相代生。《易》明于阴阳，《书》长于五行。春生夏长，故火生于寅木，阳类也；秋生冬死，故水生于申金，阴物也。四时五行，迭废迭兴，阴阳异类，水火不同器。金得土而成，得火而死，金生于巳，何说何言然乎？

文学曰：兵者，凶器也，甲坚兵利，为天下殃。以母制子，故能久长。圣人法之，厌而不阳。《诗》云：“载戢干戈，载橐弓矢，我求懿德，肆于时夏。”衰世不然。逆天道以快暴心，僵尸血流以争壤土，牢人之君，灾人之祀，杀人之子若绝草木，刑者肩靡于道。以己之所恶而施于人。是以国家破灭，身受其殃，秦王是也。

大夫曰：金生于巳，刑罚小加，故荠麦夏死。《易》曰：“履霜，坚冰至。”秋始降霜，草木陨零，合冬行诛，万物毕藏。春夏生长，利以行仁。秋冬杀藏，利以施刑。故非其时而树，虽生不成。秋冬行德，是谓逆天道。《月令》：“凉风至，杀气动，蜻蛚鸣，衣裘成。天子行微刑，始■葵以顺天令。”文学同四时，合阴阳，尚德而除刑。如此，则鹰隼不鸷，猛兽不攫，秋不搜猕，冬不田狩者也。

文学曰：“天道好生恶杀，好赏恶罚。故使阳居于实而宣德施，阴藏于虚而为阳佐辅。阳刚阴柔，季不能加孟。此天贱冬而贵春、申阳屈阴。故王者南面而听天下，背阴向阳，前德而后刑也。霜雪晚至，五谷犹成。雹雾夏陨，万物皆伤。由此观之：严刑以治国，犹任秋冬以成谷也。故法令者，治恶之具也，而非至治之风也。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，而缓其刑罚也。网漏吞舟之鱼，而刑审于绳墨之外，及臻其末，而民莫犯禁也。

【大意】

大夫说：要谈论古代的事必须考查现实，说远处的事要联系眼前的实际。日月的运行，事物的各种变化，它们本来是怎样产生的，详细说明它们的原因，不要随便乱说。

文学说：从江都相董仲舒开始推演阴阳的变化，四季交替，都有象征意义，所以四季的次序是圣人所遵循的。大臣不像大臣，阴阳就会不调和，日月就会有变异；朝政和教化不协调，水旱之灾就会不时降临，虫灾也会发生。

大夫说：阴阳是相互对立的，就像水火不相容一样。但秋天偏偏生于夏，对此你们如何解释呢？

文学说：兵器是天下的祸殃，只有使用道德打仗，国家才能长久存在。圣人效法这种主张，抑制战争，不使阳变为阴。

大夫说：春、夏是万物生长的时候，有利于施行仁政，秋天和冬天是杀藏的时候，有利于施行刑罚。不按季节种植，虽然能够生长，但不能成熟。你们混淆四时行事，把阴阳硬合在一齐，是违背规律的。

文学说：上天伸张阳而抑制阴。所以君主面向南倾听国事，背靠阴面，看重德政而轻视刑罚。所以要使阳居于实处而宣扬施行德政，阴在虚处对阳起辅助作用。

刑德第五十五

大夫曰：令者所以教民也，法者所以督奸也。令严而民慎，法设而奸禁。网疏则兽失，法疏则罪漏。罪漏则民放佚而轻犯禁。故禁不必，怯夫侥幸。诛诚，跖、■不犯。是以古者作五刑，刻肌肤而民不逾矩。

文学曰：道径众，人不知所由；法令众，民不知所辟。故王者之制法，昭乎如日月，故民不迷；旷乎若大路，故民不惑。幽隐远方，析乎知之，室女童妇，咸知所避。是以法令不犯，而狱犴不用也。昔秦法繁于秋荼，而网密于凝脂，然而上下相遁，奸伪萌生，有司治之，若救烂扑焦而不能禁；非网疏而罪漏，礼义废而刑罚任也。方今律令百有余篇，文章繁，罪名重，郡国用之疑惑，或浅或深，自吏明习者不知所处，而况愚民乎！律令尘蠹于棧阁，吏不能遍睹，而况于愚民乎！此断狱所以滋众，而民犯禁滋多也。“宜犴宜狱，握粟出卜，自何能谷？”刺刑法繁也。亲服之属甚众，上杀下杀，而服不过五。五刑之属三千，上附下附，而罪不过五。故治民之道，务笃其教而已。

大夫曰：文学言王者立法，旷若大路。今驰道不小也，而民公犯之，以其罚罪之轻也。千仞之高，人不轻凌，千钧之重，人不轻举。商君刑弃灰于道，而秦民治。故盗马者死，盗牛者加，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。武兵名食，所以佐边而重武备也。盗伤与杀同罪，所以累其心而责其意也。犹鲁以楚师伐齐，而《春秋》恶之。故轻之为重，浅之为深，有缘而然。法之微者，固非众人之所知也。

文学曰：《诗》云：“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。”言其易也。“君子所履，小人所视。”言其明也。故德明而易从，法约而易行。今驰道经营陵陆，纡周天下，是以万里为民阱也。罟罗张而县其谷，辟陷设而当其蹊，矰弋饰而加其上，能勿离乎？聚其所欲，开其所利，仁义陵迟，能勿逾乎？故其末途至于攻城入邑，损府库之金，盗宗庙之器，岂特千仞之高，千钧之重哉！《管子》曰：“四维不张，虽皋陶不能为士。”故德教废而诈伪行，礼义坏而奸邪兴，言无仁义也。仁者，爱之效也；义者，事之宜也。故君子爱仁以及物，治近以及远。《传》曰：“凡生之物，莫贵于人；人主之所贵，莫重于人。”故天之生万物以奉人也，主爱人以顺天也。闻以六畜禽兽养人，未闻以所养害人者也。鲁廋焚，孔子罢朝，问人不问马，贱畜而重人也。今盗马者死。盗牛者加。乘骑车马行驰道中，吏举苛而不止，以为盗马，而罪亦死。今伤人持其刀剑而亡，亦可谓盗武库兵而杀之乎？人主立法而民犯之，亦可以为逆而轻主约乎？深之可以死，轻之可以免，非法禁之意也。法者，缘人情而制，非设罪以陷人也。故《春秋》之治狱，论心定罪。志善而违于法者免，志恶而合于法者诛。今伤人未有所害，志不甚恶而合于法者，谓盗而伤人者耶？将执法者过耶？何于人心不厌也！古者，伤人有创者刑，盗有臧者罚，杀人者死。今取人兵刃以伤人，罪与杀人同，得无非其至意与？

大夫俯仰未应对。

御史曰：执法者国之辔衔，刑罚者国之维楫也。故辔衔不飭，虽王良不能以致远；维楫不设，虽良工不能以绝水。韩子疾有国者不能明其法势，御其臣下，富国强兵、以制敌御难，惑于愚儒之文词，以疑贤士之谋，举浮淫之蠹，加之功实之上，而欲国之治，犹释阶而欲登高，无衔橛而御捍马也。今刑法设备，而民犹犯之，况无法乎？其乱必也！

文学曰：辔衔者，御之具也，得良工而调。法势者，治之具也，得贤人而化。执辔非其人，则马奔驰。执轴非其人，则船覆伤。昔吴使宰嚭持轴而破其船，秦使赵高执辔而覆其车。今废仁义之术，而任刑名之徒，则复吴、秦之事也。夫为君者法三王，为相者法周公，为术者法孔子，此百世不易之道也。韩非非先王而不遵，舍正令而不从，卒蹈陷阱，身幽囚，客死于秦。夫不通大道而小辩，斯足以害其身而已。

【大意】

关于法治（刑）和礼治（德）的辩论。

大夫说：政令是用来教育百姓的，法律是用来监视坏人的，所以法律完善坏人才能禁绝。

文学说：现在制定的法律，章目繁琐，罪名繁多，就是各郡实行起来，也感到疑惑不解，定罪时或轻或重，就连通晓法律的官吏也搞不清楚，更何况无知的百姓呢？

大夫说：虽有法律条文，但仍有人公然犯法，原因就是对罪犯处罚太轻了。

文学说：法律是根据人之常情制定的，而不是设下罪名去坑害人的。所以依照《春秋》的要求来审理案件，是根据人内心动机的好坏定罪。动机好的犯了法也可以免罪，动机坏的虽然没有犯法也要处以刑法。立法的本意是惩恶劝善，太严酷了反而起不到好的作用。

大夫没有回答。

御史说：韩非曾感慨有的国君不明了法制和权势，不能用法律治理他的臣民，做到富国强兵，克敌制胜，抵御外患，以为听从儒生那一套就可以了，其实是大错了。

文学说：法律只是工具，只有贤人才能很好地运用它。

申韩第五十六

御史曰：待周公而为相，则世无列国。待孔子而后学，则世无儒，墨。夫衣小缺，僚裂可以补，而必待全匹而易之；政小缺，法令可以防，而必待雅、颂乃治之；是犹舍邻之医，而求俞跗而后治病，废污池之水，待江海而后救火也。迂而不径，阙而无务，是以政令不从而治烦乱。夫善为政者，弊则补之，决则塞之。故吴子以法治楚、魏，申、商以法强秦、韩也。

文学曰：有国者选众而任贤，学者博览而就善，何必是周公、孔子！故曰法之而已。今商鞅反圣人之道，变乱秦俗，其后政耗乱而不能治，流失而不可复，愚人纵火于沛泽，不能复振；蜂蛰螫人，放死不能息其毒也。烦而止之，躁而静之，上下劳扰，而乱益滋。故圣人教化，上与日月俱照，下与天地同流，岂曰小补之哉！

御史曰：衣缺不补，则日以甚，防漏不塞，则日益滋。大河之始决于瓠子也，涓涓尔，及其卒，泛滥为中国害。灾梁、楚，破曹、卫，城郭坏沮，蓄积漂流，百姓木栖，千里无庐，令孤寡无所依，老弱无所归。故先帝闵悼其灾，亲省河堤，举禹之功，河流以复，曹、卫以宁百姓戴其功，咏其德，歌“宣房塞，万福来”焉，亦犹是也。如何勿小补哉？

文学曰：河决若瓮口而破千里，况礼决乎？其所害亦多矣！今断狱岁以万计，犯法兹多，其为灾岂特曹、卫哉！夫知塞宣房而福来，不知塞乱原而天下治也。周国用之，刑错不用，黎民若四时各终其序，而天下不孤。《颂》曰：“绥我眉寿，介以繁祉。”此天为福亦不小矣。诚信礼义如宣房，功业已立，垂拱无为，有司何补法令何塞也？

御史曰：犀铤利鉏，五谷之利而闲草之害也。明理正法，奸邪之所恶而良民之福也。故曲木恶直绳，奸邪恶正法。是以圣人审于是非，察于治乱，故设明法，陈严刑，防非矫邪，若隐括辅檠之正弧刺也。故水者火之备，法者止奸之禁也。无法势，虽贤人不能以为治；无甲兵，虽孙、吴不能以制敌。是以孔子倡以仁义而民不从风，伯夷遁首阳而民不可化。

文学曰：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，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。所贵良医者，贵其审消息而退邪气也，非贵其下针石而钻肌肤也。所贵良吏者，贵其绝恶于未萌，使之不为非，非贵其拘之囹圄而刑杀之也。今之所谓良吏者，文察则以祸其民，强力则以厉其下，不本法之所由生，而专己之残心，文诛假法，以陷不辜，累无罪，以子及父，以弟及兄。一人有罪，州里惊骇，十家奔亡。若痛疽之相泞、色淫之相连，一节动而百枝摇。《诗》云：“舍彼有罪，既伏其辜，若此无罪，沦胥以铺。”痛伤无罪而累也。非患铤耨之不利，患其舍草而芸苗也。非患无准平，患其舍枉而绳直也。故亲近为过不必诛，是锄不用也；疏远有功不必赏，是苗不养也。故世不患无法，而患无必行之法也。

【大意】

申，即申不害，战国时韩人。主刑名，与韩非并称申韩。

御史说：好的执政的人，一发现弊病就立即补救，一有漏洞就立即堵塞。申不害、商鞅使秦、韩强盛起来。

文学说：掌握政权的人要善于从很多人当中选用贤能的人。圣人的教化，如同日月照耀，怎么能说是小补呢？

御史说：漏洞不因为小就不管它，因为小漏洞会越来越大，怎么能不要小补呢？

文学说：如果信仰礼义，从根本上杜绝犯罪现象，没有漏洞了，还去补什么呢？

御史说：严明公正的法律，是奸邪之徒所害怕的，但对人民却有好处。没有法律和权力，虽是贤人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文学说：好的官吏之所以可贵，在于把坏事消灭在没有发生之前，使人不去为非作歹，而不在于把犯人监禁起来，判刑或杀死。国家不怕没有法律，就怕没有切实可行的法律。

周秦第五十七

御史曰：《春秋》罪人无名号，谓之云盗，所以贱刑人而绝之人伦也。故君不臣，士不友，于闾里无所容。故民耻犯之。今不轨之民，犯公法以相宠，举弃其亲，不能伏节死理，遁逃相连，自陷于罪。其被刑戮，不亦宜乎？一室之中，父兄之际，若身体相属，一一节动而知于心。故今自关内侯以下，比地于伍，居家相察，出入相司，父不教子，兄不正弟，舍是谁责乎？

文学曰：古者，周其礼而明其教，礼周教明，不从者然后等之以刑。刑罚中，民不怨。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，诛不仁也。轻重各服其诛，刑必加而无赦，赦惟疑者。若此，则世安得不轨之人而罪之？今杀人者生，剽攻窃盗者富。故良民内解怠，辍耕而陨心。古者，君子不近刑人，刑人非人也，身放殛而辱后世，故无贤不肖，莫不耻也。今无行之人，贪利以陷其身，蒙戮辱而捐礼义，恒于苟生。何者？一日下蚕室，创未瘳，宿卫人主，出入宫殿，由得受奉禄，食大官享赐，身以尊荣，妻子获其饶。故或载卿相之列，就刀锯而不见闵，况众庶乎？夫何耻之有！今废其德教，而责之以礼义，是虐民也。《春秋》曰：“子有罪，执其父。臣有罪，执其君，所失之大者也。”今以子诛父，以弟诛兄，亲戚相坐，什伍相连，若引根本之及华叶，伤小指之累四体也。如此，则以有罪诛及无罪，无罪者寡矣。臧文仲治鲁，胜其盗而自矜。子贡曰：“民将欺，而况盗乎！”故吏不以多断为良，鬻不以多刺为工。子产刑二人，杀一人，道不拾遗，而民无诬心。故为民父母，以养疾子，长恩厚而已。自首匿相坐之法立，骨肉之恩废，而刑罪多矣。父母之于子，虽有罪犹匿之，其不欲服罪尔。闻子为父隐，父为子隐，未闻父子之相坐也。闻兄弟缓追以免贼，未闻兄弟之相坐也。闻恶恶止其人，疾始而诛首恶，未闻什伍而相坐也。老子曰：“上无欲而民朴，上无事而民自富。”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。比地何伍，而执政何责也？

御史曰：“夫负千钧之重，以登无极之高，垂峻崖之峭谷，下临不测之渊，虽有庆忌之捷，贲、育之勇，莫不震慑悼栗者，知坠则身首肝脑涂山石也。故未尝灼而不敢握火者，见其有灼也。未尝伤而不敢握刃者，见其有伤也。彼以知为非，罪之必加，而戮及父兄，必惧而为善。故立法制辟，若临百仞之壑，握火蹈刃，则民畏忌，而无敢犯禁矣。慈母有败子，小不忍也，严家无悍虏，笃责急也。今不立严家之所以制下，而修慈母之所以败子，则惑矣。

文学曰：紂为炮烙之刑，而秦有收帑之法。赵高以峻文决罪于内，百官以峭法断割于外。死者相枕席，刑者相望，百姓侧目重足，不寒而栗。《诗》云：“谓天盖高？不敢不局。谓地盖厚，不敢不跼。哀今之人，胡为虺蜥！”方此之时，岂特冒火蹈刃哉？然父子相背，兄弟相慢，至于骨肉相残，上下相杀。非轻刑而罚不必，令太严而仁恩不施也。故政宽则下亲其上，政严则民谋其主。晋厉以幽，二世见杀。恶在峻法之不犯，严家之无悍虏也？圣人知之，是以务和而不务威。故高皇帝约秦苛法，以慰怨毒之民，而长和睦之心，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。是以恩施无穷，泽流后世。商鞅、吴起以秦、楚之法为轻而累之，上危其主，下没其身，或非特慈母乎！

【大意】

周朝以礼治著，秦朝以法制显。

御史说：《春秋》上犯罪的人不写罪名，统称“盗”，是为了鄙视犯罪受刑的人。

文学说：古时候，规定周全的礼义，宣扬教化，礼义完备，教化严明，不服从的人再按其轻重不同程度，处以相应的刑罚。刑罚恰当，百姓就没有怨言。

御史说：人们已经知道做了坏事一定受到惩罚，而且要连累父兄，必然感到害怕而去学好。

文学说：商纣王设有炮烙的刑罚，难道就杜绝犯罪了吗？商朝不久就灭亡了，这都是法令太严不施仁德和恩惠的缘故。

诏圣第五十八

御史曰：夏后氏不倍言，殷誓，周盟，德信弥衰。无文、武之人，欲修其法，此殷、周之所失势，而见夺于诸侯也。故衣弊而革才，法弊而更制。高皇帝时，天下初定，发德音，行一切之令，权也，非拨乱反正之常也。其后，法稍犯，不正于理。故奸萌而《甫刑》作，王道衰而《诗》刺彰，诸侯暴而《春秋》讥。夫少目之网不可以得鱼，三章之法不可以为治。故令不得不加，法不得不多。唐、虞画衣冠非阿，汤、武刻肌肤非故，时世不同，轻重之务异也。

文学曰：民之仰法，犹鱼之仰水。水清则静，浊则扰。扰则不安其居，静则乐其业。乐其业则富，富则仁生，赡则争止。是以成、康之世，赏无所施，法无所加。非可刑而不刑，民莫犯禁也；非可赏而不赏，民莫不仁也。若斯，则吏何事而理？今之治民者，若拙御之御马也，行则顿之，止则击之。身创于箠，吻伤于衔，求其无失，何可得乎？乾谿之役土崩，梁氏内溃，严刑不能禁，峻法不能止。故罢马不畏鞭箠，罢民不畏刑法。虽曾而累之，其亡益乎！

御史曰：严墙三刃，楼季难之；山高于云，牧竖登之。故峻则楼季难三刃，陵夷则牧竖易山巅。夫铄金在炉，庄■不顾；钱刀在路，匹妇掇之。非匹妇贪而庄■廉也，轻重之制异，而利害之分明也。故法令可仰而不可逾，可临而不可入。《诗》云：“不可暴虎，不敢冯河。”为其无益也。鲁好礼而有季、孟之难。燕哱好让而有子之之乱。礼让不足禁邪，而刑法可以止暴。明君据法，故能长制群下，而久守其国也。

文学曰：古者，明其仁义之誓，使民不逾；不教而杀，是虐民也。与其刑不可逾，不若义之不可逾也。闻礼义行而刑罚中，未闻刑罚行而孝悌兴也。高墙狭基，不可立也，严刑峻法，不可久也。二世信赵高之计，漂笃责而任诛断，刑者半道，死者日积。杀民多者为患，厉民悉者为能。百姓不胜其求，黔首不胜其刑，海内同忧而俱不聊生。故过任之事，父不得于子；无已之求，君不得于臣。死不再生，穷鼠啮狸，匹夫奔万乘，舍人折弓，陈胜、吴广是也。当此之时，天下俱起，四面而攻秦，闻不一期而杜稷为墟，恶在其能长制群下，而久守其国也？

御史默然不对。

大夫曰：瞽师不知白黑而善闻言，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誉议。夫善言天者合之人，善言古者考之今。令何为施？法何为加？汤、武全肌肤而殷、周治，秦国用之，法弊而犯，二尺四寸之律，古今一也，或以治，或以乱。《春秋》原罪，《甫刑》制狱。今愿闻治乱之本，周、秦所以然乎？

文学曰：春夏生长，圣人象而为令。秋冬杀藏，圣人则而为法。故令者教也，所以导民人；法者刑法也，所以禁强暴也。二者治乱之具，存亡之效也，在上所任。汤、武经礼、义，明好恶，以道其民，刑罪未有所加，而民自行义，殷、周所以治也。上无德教，下无法则，任刑必诛，劓鼻盈纂，断足盈车，举河以西，不足以受天下之徒，终而以亡者，秦王也。非二尺四寸之律异，所以反古而悖民心也。

【大意】

诏圣，就是告之以圣人之道的意思。

御史说：法律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。

文学说：严刑峻法不能挽救国家的灭亡。

御史说：礼让不足以禁止邪恶，而刑法却能制止暴乱。圣明的君主凭借法治，才能长期统治民众，永久地保住政权。

文学说：只听说推行礼义，刑罚就能运用得恰当，没有听说过施行刑罚，孝悌之风就能兴起的。用严厉的刑法治理国家，不可能长久。刑法条款太严酷，连普通人都敢和天子拼命。陈胜、吴广不就是这样吗？

御史默然不回答。

大夫说：现在愿听听治和乱的原因，周、秦为什么不同呢？

文学说：政令就是教化，用以引导百姓；法律就是刑罚，用以禁止强暴。二者是治理国家的工具，效果如何，还在于如何使用它。上边不用仁德教化，下边没有法则，滥用刑罚，厉行诛杀，以至于黄河以西的地方都不够容纳天下的犯人，终于导致国家灭亡。秦始皇就是这样的。不是法律不一样，而是背离了人心。

大论第五十九

大夫曰：呻吟稿简，诵死人之语，则有司不以文学。文学知狱之在廷后而不知其事，闻其事而不知其务。夫治民者，若大匠之斫，斧斤而行之，中绳则止。杜大夫、王中尉之等，绳之以法，断之以刑，然后寇业奸禁。故射者因絜，治者因法。虞、夏以文，殷、周以武，异时各有所施。今欲以敦朴之时，治抚弊之民，是犹迁延而拯溺，揖让而救火也。

文学曰：文王兴而民好善，幽、厉兴而民好暴，非性之殊，风俗使然也。故商、周之所以昌，桀、纣之所以亡也，汤、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，桀、纣非得跖、■之民以乱也，故治乱不在于民。孔子曰：“所讼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！”无讼者难，讼而听之易。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，古之所谓愚，今之所谓智。以桎楚正乱，以刀笔正文，古之所谓贼，今之所谓贤也。

大夫曰：俗非唐、虞之时，而世非许由之民，而欲废法以治，是犹不用隐括斧斤，欲挠曲直枉也。故为治者不待自善之民，为轮者不待自由之木。往者，应少、伯正之属溃梁、楚，昆卢、徐谷之徒乱齐、赵、山东，关内暴徒，保人阻险。当此之时，不任斤斧，折之以武，而乃始设礼修文，有似穷医，欲以短针而攻疽，孔丘以礼说跖也。

文学曰：残材木以成室屋者，非良匠也。残贼民人而欲治者，非良吏也。故公输子因木之宜，圣人不费民之性。是以斧斤简用，刑罚不任，政立而化成。扁鹊攻于湊理，绝邪气故痈疽不得成形。圣人从事于未然，故乱原无由生。是以砭石藏而不施，法令设而不用。断已然，凿已发者，凡人也。治未形，睹未萌者，君子也。

大夫曰：文学所以称圣知者，孔子也，治鲁不遂，见逐于齐，不用于卫，遇围于匡，困于陈、蔡。夫知时不用犹说，强也；知困而不能已、贪也；不知见欺而往，愚也；困辱不能死，耻也。若此四者，庸民之所不为也，何况君子乎！商君以景监见，应侯以王稽进。故士应士，女因媒。至其亲显，非媒士之力。孔子不以困进见而能往者，非贤士才女也。

文学曰：孔子生于乱世，思尧、舜之道，东西南北，灼头濡足，庶几世主之悟。悠悠者皆是，君暗，大夫妒，孰合有媒？是以嫫母饰姿而矜夸，西子彷徨而无家。非不知穷厄而不见用，悼痛天下之祸，犹慈母之伏死子也，知其不可如何，然恶已。故适齐，景公欺之，适卫，灵公围，阳虎谤之，桓魋害之。夫欺害圣人者，愚惑也！伤毁圣人者，狂狡也。狡惑之人，非人也。夫何耻之有！孟子曰：“观近臣者以所为主，观远臣者以其所主。”使圣人伪容苟合，不论行择友，则何以为孔子也！

大夫抚然内惭，四据而不言。

当此之时，顺风承意之士如编，口张而不歛，舌举而不下，暗然而怀重负而见责。

大夫曰：诺，胶车倏逢雨，请与诸生解。

【大意】

“大论”即《盐铁论》的大概，要略。

大夫说：治理国家要依靠法律。想用敦厚朴实时代的办法，来治理那些狡诈的坏人，就像是慢腾腾地去拯救淹没的人，互相谦让去救火。

文学说：国家的盛衰并不在于百姓。不从根本上推行仁义给以引导，而总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用刑法去制裁，古时认为这是愚蠢的，而今天却以为是明智的。以刑杖来制止社会混乱，用严法代替仁义，古时认为这是奸臣，而今天却当作贤者。

大夫说：现在的风俗不是尧舜时的风俗，世上也不都是像许由那样的百姓，而你们却想废除法律来治理国家，对暴徒修礼义，施仁德，肯定是妄想。

文学说：只会处理已经发生的案件，挖除已暴露的坏人，这种人只是普通的人，在问题还未形成就能及时处理，这样的人才是君子。

大夫说：孔丘明知道他的那套行不通，还要到处游说，这是顽固；明知道处处碰壁，还不死心，这是贪婪；不知被人瞧不起而四处奔波，这是愚蠢；走投无路，遭人侮辱，还想苟活下去，这是卑鄙无耻。可见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才能啊！

文学说：孔子之所以不被重用，是国君糊涂和朝中大臣的嫉妒，有什么可耻的呢？假如圣人表面伪装的好看，苟且迎合别人，不根据品行去选择朋友，那么又怎么能成为孔子呢？

大夫感到失望和渐愧，沉默不语。

盐铁会议遂散。

杂论第六十

客曰：余睹盐，铁之义，观乎公卿、文学、贤良之论，意指殊路，各有所出，或上仁义，或务权利。异哉吾所闻。周、秦粲然，皆有天下而南面焉，然安危长久殊世。汝南朱子伯为予高，当此之时，豪俊并进，四方辐凑。贤良茂陵唐生、文学鲁万生之伦六十余人，咸聚阙庭，舒六艺之风，论太平之原。智者赞其虑，仁者明其施，勇者见其断，辩者陈其词。闾闾焉，侃侃焉，虽未能详备，斯可略观矣。然蔽于云雾，终废而不行，悲夫！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，而不知广德可以附远；知权利可以广用，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国也。近者亲附，远者说德，则何为而不成，何求而不得？不出于斯路，而务畜利长威，岂不谬哉！中山刘子雍言王道，矫当世，复诸正，务在乎反本。直而不徼，切而不■，斌斌然可谓弘博君子矣。九江祝生奋由路之意，推史鱼之节，发愤懣，刺讥公卿，介然直而不挠，可谓不畏强御矣。桑大夫据当世，合时变，推道术，尚权利，辟略小辩，虽非正略，然巨儒宿学恧然，不能自解，可谓博物通士矣。然摄卿相之位，不引准绳，以道化下，放于利末，不师始古。《易》曰：“焚如弃如，”处非其位，行非其道，果陨其性，以及厥宗。车丞相即周、吕之列，当轴处中，括囊不言。彼哉！彼哉！若夫群丞相、御史，不能正议以辅宰相，成同类，长同行，阿意苟合，以说其上，斗筭之人，道谀之徒，何足算哉！

【大意】

此篇类似于现在的“后记”。

本书编者桓宽说：我看了盐、铁问题的讨论，看到了公卿、文学、贤良的议论之词，主张截然不同，各自都有自己的见解。有的崇尚仁义，有的注重权势财利。这些都是我们从未听到的。特别是文学贤良们，聪明的人表达了自己的谋略，仁厚的人表明了他们的措施，勇敢的人显示了自己的果断，善于辩论的人陈述了他们的言辞。虽然没能谈得面面俱到，但我认为这也很可观了。然而他们的办法却没有被采纳，这是令人痛心的。

